

异世界迷宫最深部为目标

第 5 - 6 章

作者 割内タリサ

插画 鹈饲沙树

翻译 落地死的流星

jeff99886、Plague

2019/04/27

目录

第 5 章. 庭师和无名的故事	4
186. Prologue 新的起点	4
187. 第 66 层	29
188. Save Point 迷宫孤岛	62
189. 决定地下生活的方针	88
190. 千年前的重演	131
191. 提出问题	163
192. 咒术『咏唱』	208
193. 被唤作 load 的少女	231
194. 准备完毕	258
195. 挑战开始	292
 第 6 章. 唯二人的家族	 327
282. 这就是斯诺	327

9

割内タリサ

イラスト 鵜飼沙樹

異世界迷宮の最深部を目指そう

Aim the deepest part of the different world labyrinth

OVERLAP

第 5 章. 庭师和无名的故事

186. Prologue 新的起点

—— 从梦中清醒了过来。

在意识清醒，重新取回思考能力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 ——

[—— 阳潼!!]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名字。

我睁开眼睛，起身并四处张望，四处寻找著她的存在。

然而，映入眼裡的，只是间惨淡的房间罢了。

只有一张床的单调摆设，充满霉味的石造空间。没有任何其他人或者是生物存在的跡象。

对于这个什麼都没有的房间，我完全没有在裡睡觉的印象。

[没有人在吗.....?]

立刻开始搜寻自己的记忆。

脑袋难以思考就彷彿被蜘蛛网缠住一般，即使如此，在撕开一条又一条的蜘蛛丝后，我终究还是想起了失去意识之前所发生的事。

——好像，我是和帕林库洛战斗在黑暗中战斗来著。

然后，在莱纳和海莉的帮助下，应该已经完美的达到了復仇的目的才对。

想说这会不会只是个梦罢了，又立刻摇头并否定了这个想法。

不可能有错。

那场战斗结束之后，我确实见到了。

看见了比生命更為重要的家人——阳潼的『復活』。儘管那只是帕林库洛的策略之一，但是作為我人生最终目标的妹妹，她确实在那裡出现了。那是从灵魂层面的传来直觉，我确信她绝对不是

假货。

重要的是在这之后。

我在与帕林库洛的战斗中因为耗尽所有的力量而失去了意识。好像，之后还被『世界奉还阵』给吞了进去。

我以为我只有死亡或者是被吞噬两种选项，但看起来我好像意外地抵达了第三种可能性。

我立刻恢复了冷静，慢慢地确认起身体的状况。

之后将盖著自己的毯子掀开，从床上下来。

或许是因为睡得很好的缘故，并没有感到身体有任何不适。只是有点睡过头了所以身体有点迟钝。

但对于魔法的构筑并没有任何影响。

[——《维度——多重展开》]

现在比起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情报的取得。

扩大了魔法感知的范围，对于时间、地点和其他

人的存在——进行确认。

石造房间的外面——有著一条古风的走廊——
然后是无数的房间——但是，没有半个人在——
走廊很长，大量的装饰著各种古色古香的家具——
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有著一间大厅——
不对，这个是——……！

[这裡是城、城堡裡面吗？]

从结构上就可以明白了。

这裡无疑是一座古老的城堡。

但是，无论怎麼想，一个人都没有还真是一个奇怪的景象。

明明是这麼大的一座城堡，还保持著不错的整洁，却没有任何人在。稍微有点恐怖呢。

儘管整座城堡都被涵盖在《维数》裡面，最终我还是连一个人都没见到。

然后，就在我想说没办法了，打算将感知范围往

城外延伸去找人的同时。

我感觉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魔力。

并不是藉由《维数》感应到的。只是单纯的感觉到有股过於巨大的魔力块正高速的向自己的这边逼近罢了。

[什、什麼 ——，这个魔力是 ——!?]]

那个魔力块正在空中飞行。

以这个房间的窗户为目标在空气中以超快的速度的进行移动。

我立刻想从《所有物》中取出剑。由於《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不在的缘故，我拿出了《新月琉璃制直剑》。

在那一刻，伴随著如同巨大的气球被撕裂一般的破碎声，一个少女从窗户外飞进了房间。由於其高速急停的缘故，引起的暴风袭击的了整个房间。

接著，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少女。

首先看到的是，那头有著梦幻般色彩的翠绿色长髮。和绿宝石的颜色有些相近，是那种会令人联想到大自然的浅绿色。而由於头髮有被好好的绑在头后面，漂亮的颈部便露了出来。这也就是所谓的单马尾吧。

那头翠绿的头髮下面是张活泼类型的女孩子面容。她的五官有如一朵朵充满了朝气的花，鲜明而又美丽。并且，那眼角下的一颗泪痣，更增添了她做为一名女性的妖艳感。是一位同时拥有著两种不一样的魅力——小孩子的元气和成年女性的艳丽的少女。

穿著直到下颚，类似於高领毛衣的衣服。由於丰满的胸腺清晰可见，可能会因为各种男性的目光而感到困扰吧。

但最重要的不是少女身体的丰满亦或是美丽。我

所在意的是另一点。

少女的最為突出的特徵——是羽翼。

她的背后长著一对和头髮一样的顏色的翠绿色翅膀。而那对翅膀大到足以令我确信她可以使用它来进行飞行。

那足以包住一个成年人大小的羽翼，缓缓地收了起来。

然后，少女往我这边看了过来，带著微笑朝我说道。

[早～上好啊，涡～波波。]

并用著超级熟悉的态度对我打著招呼……。

但是，不能大意，我握著剑继续『注视』。

【五十之守护者】风之理的盗窃者

获得了令人紧张感十足的情报。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实在是太过突然了。

為什麼，我會在这裡。

為什麼，她不出現在其他地方，而出現在這裡。

為什麼，这个少女正好是五十之守护者。

疑問多的数不清。

但是，从以往的经验中可以知道，對於应付守护者来说，比起与之敌对，与其交谈是个比较有效的选项。

於是身体自然地做出了礼貌的回应。

[初、初次见面……。我是相川涡波……]

听到我的回应的风之理彷彿听见了什麼不可置信的事情般将嘴巴大大的张开，接著又立刻变成了一副如同猫看见了玩具一样的表情。

[诶～，还真的不清楚人家的事情耶。跟莱纳说的一样呢]

接著，便輕鬆随意地朝我靠了过来。

儘管有些吃惊，我仍然用没有握剑的那隻手，制

止了她的举动。

[请、请稍等一下！请让我稍微整理一下现在的状况，您是『风之理的盗窃者』，同时也是五十层的守护者，没有错吧？]

[哦，哦哦……！是使用著敬语的涡涡耶，好厉害喔，真是不错。再说多一点……！]

但是，不知為何对方的回应十分的兴奋。

我将其认定為緹达那种无法对话的类型，我又重新握紧了手中的剑。

我怒视著毫无警戒心的她。似乎是感受到了我的敌意，风之理温和地对我说。

[不用那麼的警惕啦。嗯，人家确实是『风之理的盗窃者』呦。也确实守护著 50 层。……但是，对人家使用敬语说话，感觉被当作外人稍微有点悲伤呢。因此，禁止使用敬语呦，因為姐姐我和涡涡之间的关係很好嘛]

貌似风之理的盗窃者是对我十分的友好。

好好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不仅仅是心的距离，也拉进了物理层面的距离。

[不、那个，可是 ——]

[—— 没有、对吧]

将我原本想说的话，用重重的声音盖了过去。

只是一瞬间。真的是十分难以查知的刹那之间，风之理的魔力一瞬间爆了出来。

她的魔力十分的庞大。是足以和实力全开的诺文或玛丽亚匹敌的巨大魔力。

理所当然事情。她也是守护者 —— 以守护 50 层为目的，那被称为怪物的存在。

对于她那巨大的魔力所给予的压力，我本能地感受到恐惧。

不过，不会输的。这种程度的话，已经习惯了。
已经不会再对『怪物』这种程度的威压感到胆怯了。

不输给正在接近的风之理，我也向前走去。

[我知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何称呼比较好呢？]

[人家的称呼吗 —— 那麼，罗德？缇缇如何？或者说，和以前一样，随意的称呼人家為『国王酱』也可以呦]

[那麼请多多关照，罗德。如果可以的话用涡波来称呼我就可以了。]

[因為涡涡永远都是涡涡，所以这个请求可做不到呢。如果不喜欢『国王酱』的话，想要用被封印起来的『姐姐』称呼也行喔。]

[虽然很可惜，因為我只有一个家人，所以姐姐是不可能的.....]

[切。虽然没有记忆这回事是真的，防御还是一如既往的坚固啊 ——]

解除了警戒。

眼前这位名为罗德的少女确实没有任何敌意。回想过去，除了初战的缇达是个战斗狂之外，其他三个人都没有突然地袭击过来。也许，愿望是『好玩的事』的缇达是属于特殊的存在吧。

也许，不用跟这位守护者战斗也说不定。

[妳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已经稍微明白了。那么，我有些想知道的事。]

我像对待阿尔缇和诺文的时候一样。

如果，我的预想没有出错的话 ——

[妳是被称为『支配之王』。一千年前的国王没错吧？]

这个少女也是一千年前的登场人物。

而且，从她的名字可以知道，她毫无疑问是个十

分重要人物。

听到我的问题的罗德，那张掛著輕鬆笑容的脸渐渐的转变為了什麼更為有分量的东西。

[——哈哈，确实是呢。即使没有了记忆，还是能明白人家的本质呢。]

稍微漏出了点隆重的气息。

虽然从她的遣词造句上完全看不出来。但是，确实有著与王相称的威严。也许，这才是她本来的说话方式吧。

[可是，人家已经没有任何支配的对象了呦！]

罗德立刻将刚才沉重的气氛散去，回到了之前的讲话方式。

而且，还主张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什麼王了。

[然后，由於种种原因被『世界奉还阵』给吞噬，并成為了守护者？]

[就是这样。但是，已经有几百年没有去管 50 层

了耶。]

恩.....

『几百年』、『不管』——从她的话语中感到了些许违和感。

[总之，妳不想跟我敌对，我这麽想可以吗？]

[吵架是不好的喔。爱与和平是人家的人生信条呦！]

[那麽，即使我现在不管妳而去做其他事情，妳也不会阻止对吧？]

[诶，為什麼!？]

确实罗德对我十分的友善，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感到不安。

老实说，不想和她扯上关系才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不，对我来说，比起跟妳打听事情，寻找其他人来探听情报，更能够帮助我了解现况。]

[诶，诶～。你这样说的话，姐姐我会哭喔？]

[呜.....]

对于真的好像快要哭出来的罗德，我开始往后退。

就在我踌躇的时候，便产生了破绽。

[不会让你跑掉的——！]

趁著我产生破绽的同时，罗德大喊著并朝我飞扑了过来。

我将《维度 多重展开》切换成《维度 决战演算》，并准备迎击。

然而，却没有赶上。

确实利用了次元魔法，将那个行动完全掌握了。但是，其速度却快到让人无法反应，罗德就这样迅速贴近并制住了我的双腕。

[——什!？]

虽然刚睡醒有些迟钝，但应该是没有任何大意才

对。

确实是抱持著在她触碰到我的同时将其击飞并全力逃跑的打算。

但是，那个打算却被那压倒性的高速轻而易举地给击碎了。罗德只是单纯的，在我能做出什麼反应之前迅速的行动了。就是只是这样而已。

[嗯，阿哩.....？ 涡涡，怎麼好像稍微变弱了一点？
”

在极近的距离下紧握著我双手的罗德，彷彿想弄明白原因一般，窥视著我的瞳孔。

看起来，我完全没有抵抗很出乎她的预料。

正确的来说，是我做不到。

[可能，真的变弱了也说不定.....]

我虚张声势一般的回道。

虽然双手正尽力的想摆脱束缚，但有如被钳住一般，完全动弹不得。

确实，与『始祖涡波』或『持有阳滝魔石的我』相比确实弱了不少。但是，像对面这样轻松的样子明显是过於异常的。

[嗯～，对于没有记忆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

罗德放开了禁锢的双手。

看来，正在思考我被削弱的这件事。

我想趁这个机会逃跑，但罗德的视线仍然没有离开过我。

[会带你做参观并给予各式各样的说明的。不接受拒绝的呦，因为看起来现在是人家比较强呢。
嘿嘿 ——]

然后，像个小孩子一般笑了起来，走出了房间。
在门外面对我招著手的罗德，令我感到冷汗直流。

我没有办法只好默默地跟上。再逃跑也只是会被

捉住这种事还是能够明白的。

没办法的我只好出了房间，走向了漫长的走廊。

对著欢快地走在前方的罗德，我又提出的问题。

[那个，罗德。我们这是要到哪裡去？]

[秘密、秘密呦。但是，马上就会到囉。]

虽然我现在很想立刻逃跑，但这是不可能的。

那个速度和飞行能力之下。逃走确实是办不到的。

儘管如此，不是身体，只有感知范围的话，利用《维数》的力量应该就可以办的到。

可是，这种事也不被允许。

[那个，禁止呦。《无序之风》]

柔和的风吹了过来，我正在发动的魔法被『魔法相杀』了。

那种既灵动又緻密的魔法构筑，令我感到了战慄。

这个少女不仅仅是拥有著速度和力量。魔法方面也同样优秀。不，更确切地说，恐怕魔法才是她真正擅长的地方。

罗德回过头来，嘻嘻的笑著。

[那种过於轻松的事情，麻烦之后再去做吧。果然就应该像现在这样，好好的用自己的脚走，好好的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呢——！]

不仅是封住了我的行动，连眼睛也被封印了，我不禁露出了苦笑。

不是我在自夸，我的《维数》魔法完成度是非常高的。恐怕，地上能对《维数》做到『魔法相杀』的人类一个都没有吧。即使是之前的海因，使用同样的魔法时，只是要做到妨碍便得用尽全力了。而罗德却是，轻描淡写的便完成了『魔法相杀』。

如果，罗德是敌人的话，恐怕没有任何胜算吧。

我認為她确实有著这样的实力。

所以，為了不去影响她的情绪，只好老实地跟在她的后面。

我们走在有如蛇腹一般的长廊上，转过了数不清的弯道。每隔一段间隔，便可以看到有黯淡的光线从一旁的窗户透了进来。由於不能使用《维数》，从窗户往外望去，除了中庭和邻接的建筑物外，什麼也看不到。仅仅只能理解到，这座巨大的城堡彷彿是為了让人迷路一般设计的十分复杂。

在漫长的走廊之后，登上了长长的阶梯。最终，在罗德后面跟了数分鐘之后，抵达的是——

[涡涡，到了哟！]

位於城堡的最上层的瞭望台。

映入眼睛的景象是，對於这漫长的步行来说完全值得的美景。

并且，我終於真正的理解到自己所在的场所是个怎麽样的地方了。

从城堡顶部往下望去，能清楚的理解『这裡』的全貌。这座古堡的外貌呈圆锥状，裡面有著森林一般广大的庭院。

是的。这个城堡巨大到足以包含一整座森林。

这座城堡还被河流所围绕著。是条大到足以令我想起劳拉维亚的法芙拉河的河流，而其仅仅只用一座桥连接著城外。如果说要进攻这座城堡的话，恐怕也只有走桥这一个选项了吧。

此外，在河川的外围，城下町十分的辽阔。向彷彿能延伸直到地平线為止一般广大的城市望去，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人们正拥挤的来回行走於街道上。那满满的活力也是一眼便看的出来。可以确信这绝对是一个有名的国家。

——然而，问题是出在除此之外的地方。从刚刚

开始便察觉到了，这实在是过於异常了。

看向更深处。直到城下町的外侧，我将视线望了过去。

那裡有著被染黑了的天空，地平线..... 也就是大地，在中途便被切断了。

我惊讶的来回扫视著周围的一切。

没错。

这个国家，在城市的尽头那裡什麼也没有.....

平原啊，海啊，之类的什麼也不存在，有的只是一片虚无。因為这一点，看起来就像是这座城堡和整座城市正在一片黑暗中漂浮一样。

[什、这是什麼.....?]

[欢迎回家，涡涡！我们的『魔王城』！如果用了《维数》的话，肯定不会被这样的风景给感动到吧。那绝对会是你的损失喔！]



[魔、魔王.....、城.....?]

[哦，这是还是涡涡命名的呦。因為是支配著魔人们的王，因此称之为魔王城这样说来著。]

[不，跟名字没有关系。想说的不是那个。我比较想知道这座城——不，『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恐怕，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

『这裡』不是迷宫联合国，也不是大陆本土。

我现在只想要知道，在那场战斗之后，我究竟被带到的何处。而罗德这样回答。

[『这裡...』在迷宫裡面呦.....]

过於简单的答案。

我还想说至少是在外面，但那个答案完美的背叛了我的期待。

[这裡是涡涡為人家特别製造出的空间呦。如果要用阶层数来表示的话，就是『第六十六层的背面』呢。]

[背，背面.....？迷宫还存在背面这种东西？]

[正确来说好像应该称为『外侧』啦。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区域，涡涡用次元魔法，将过去存在的『北』的王国，就那样做了出来。在这裡的话『想起』是比较容易的，涡涡这麼说过喔]

当然，我并没有那样的记忆。

那麼，有能力做出这种事的人只会是一千年前的『始祖涡波』。

而對於那个新领域的存在，我除了烦恼以外什麼事也做不了。

187. 第 66 层

“也就是说，我是.....落到这里的是吗。”

“嗯嗯，就是这样。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真的掉下来的时候吓了一跳。”

将情报的碎片组合起来，理解了现在的状况。

由于《世界奉还阵》与迷宫的《最深部》相连接。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由于这个《连接》，我好像掉到了这里。

立马我就确认了最重要的事情。

“呐，罗德。没有我之外落下来的家伙吗？”

“有哦，落下来的是。涡波和莱纳两个人哦”

“其他人呢？又该还有一个女孩子才对啊.....”

“恩.....？不在呦？真的是两人哦。之后问莱纳的话，就知道是真的了。”

我的脸扭曲着。

命还是在是值得高兴地事但阳潼不在就没有什么

意义了。

罗德说的话是真的话。那个大灾难一般的战场上，就只剩下阳潼一个人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立马就要去帮她。

被连血液都沸腾一般的焦躁所驱使着----但是，立马就被强迫压制住了。

接着，冷静的就是为了这种时候技能发动了。

《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发动了》

以特定的感情为交换使精神安定了

赋予混乱 +1.00 的补正

这股焦躁无法完全处理，我很清楚。

千年前始祖涡波一样不让怨恨暴走而把感情积

累起来。

为不向着黑暗一边狂乱一边尖叫着冲而擅长把恶感情分离出来。

理所当然的，并没有办法做的完美。什么都没有确实很轻松，但作为人类来说是不可以的。曾经因为做了那样的事吃了一次苦头。

焦躁好好地残留着，但是控制在了不会暴走的程度。

“呼……”

与未完成是的技能《???》不同，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能够任意调节。

不合理的也无感情的，以最合适的感情向罗德投去疑问。

“那么，现在莱纳在哪里？”

姑且先确保同伴。

也许，莱纳有知道在地上的战斗的始末的可能。

“恩～莱纳的话现在正在向着低六十五层的迷宫挑战着。”

“挑战中？那家伙，一个人去挑战迷宫了吗？”

“恩。今早出发的，恩～再过一会就回来了吧？”

从六十五层这个单词看来，明白了莱纳向着地上进发着。

果然，与莱纳会和很重要。被海莉所调停的我们，应该是能放下刀刃互相合作的。

“那么我就要等那家伙了”

“是吗？那么，等的期间，一边说话一边在这地下街散散步吗？肚子也饿了吧？”

确实肚子饿了，也想在《这里》散步。

但是，可以的话想远离眼前的 BOSS 级怪物，一个人收集情报。但是，罗德那像小孩子一般的纯粹的好意的目光却抓着我不让我离开。

阿尔缇和艾德一样，看不出罗德隐藏着什么。

总之，看起来像诺文那样纯粹的守护者。从之前的话来看，过去的我《始祖涡波》貌似和罗德有所交集。也就是说，这就是她对我有所关照的理由。

在我的心里与阿尔缇的分别深深地扎着根。

可能的话我不想重复那样的分别。可以的话我希望和像与亲友诺文分别一样与这名为罗德的少女分别。

现在的我没有这种余裕，话虽如此，现在我也不会舍弃一切只思考妹妹的事。都已经失败好几次了。

意思是平衡是很重要的。妹妹的事是第一考虑的事---但是，那种第一考虑以外的事全部舍弃的极端的不平衡的情况要避免。

对于以前的我应该是很难掌握的平衡感。但是显

得我的话，能掌握这纤细的平衡感。得到了让那为之可能的技能。

信赖着新的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最深部的制约着），接受了罗德提案。

“..... 那么，就这么办吧。带路就麻烦你了，罗德”

“恩，了解。来来来，跟着我跟着我~”

罗德开心的点点头，拉起了我的手。

然后，向着地下街出发了。

为了出去，在没有任何人的城里走着。向着长长的走楼梯和长长的走廊前进，通过郁郁葱葱的被漂亮的整理好的庭院的路。在这途中，我尝试了《Dimension》以外的魔法。

当然的冰结魔法无法构建。

下一个尝试的是《Connection》。但是相对着的《connection》没办法感知到。看了状态，MP最

大值没有减少。看来是与帕林库洛的战斗中无意识的解除了。

接着，最严重的是，与莉帕的《链接》切断了。在许许多多的解除系魔法的影响下，那顽固的诅咒一般的《链接》也失去了。这样的话我平安无事的消息就没办法传达给在地上的伙伴们。

再度确认到了刻不容缓的事态。

自然扭曲起了脸庞。

在测试状态的时候，穿过了广阔的庭院，通过城门。

由于无需管理门便一直开着。

最后通过了桥，便到达了城镇。

那个瞬间，时间改变了。

离开了无色的静寂城堡，色彩的喧闹街道映入眼帘。

宝石与矿石所装饰的迷宫联合国所不同的活力

充满了这里。

没有《魔石線》，代替的是石头与植物。

不是石头，柔软的土地的道理感觉很柔和。不论怎么说，让我回忆起了真正的故乡。

自然的味道很强烈，乡下特有的安宁感。

排列着的房屋很老旧，砖块所造的家几乎看不到，尽是木造的，高度超过两层的建筑很少见，扁平的家很多。

在自然中开拓出来的与联合国不同，《这里》是与自然一体化的所做的，温柔的国家。

行人的质量也不同。

没有人带着凶恶的武器。这是迷宫联合国绝对见不到的光景。

街道的平稳迹象，就这样之间显示在人们的装束上。这是一个一看就知道与战争，细小的斗争无缘的国家。

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奇妙的地方。

不仔细注意观察就会不会发现，对于《看》这方面得意的我来说马上就明白了。桥上的行人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人类。

让人吃惊的是尽是兽人。不论是谁在耳朵或者长着尾巴这种地方有着动物的特征，甚至还有着让人想着是不是怪物呢一样的人走在街上。

“罗德..... 这是，千年前《北》的再现吗？”

“是的哟”

“只有兽人啊。”

“现在是称呼为兽人啊，千年前是可是被人叫做魔人呢。千年前的《北》可是兽人最后的乐园哦”

想没什么一样罗德说着。

那句话貌似存着什么阴暗面，便决定不详细的询问下去。决定就把这个街道认为成那样好了。

如果罗德的话是真的话，这就是千年前的《北》
的王国。

深感兴趣的一边东看西瞧一边走着。

“涡涡！那么总之，先去吃点什么吧。我知道好吃的东西，就由我带着你去吧！”

以习惯的样子罗德打算混入了街道。

但是，周围目光的注目无法回避。

比较可爱的兔耳朵的狗耳朵的兽人，全身被鳞片覆盖的蜥蜴人也，所有的兽人的目光都对着我们。

在这里的话，我这样的完全的人类反而是少数派的样子。

所以抱着真是少见这样的想法，一个猫耳的少女跑了过来，在她的后面站着亲属一名猫耳的大人的女性。在迷宫联合国连一名猫耳的女性也很少见。这个样子来看，这里有很多兽耳。

“罗德大人！你好！”

“你好～今天天气真好呢～贝丝。”

好天气？

不，完全就是阴天啊……。

如果这是游戏的话，完全就是被魔王所支配的黑色天空。

可是，被称呼为贝丝的猫耳少女看着仰望黑色的天空，笑着回答。

“恩，好天气！----比起那个，呐，罗德大人！这个人是谁？！”

那个手指指向了我。

“恩，这可是我们的魔王军，近卫骑士团长，漩涡！”

“好，好厉害！果然是真的啊！那个传说的！但是好普通！就像是人类一样！”

“好好的～感受一下吧。漩涡毫无疑问，是最强

《魔人》哟”

“哇，真的。好厉害的魔力………！”

少女用憧憬的表情望着我。

我浮现出亲切的微笑的表情。

“团长大人也起床了，我要去和大家说！”

少女像猫一样跑开了。

取而代之，其他人靠近了过来。好像是计算着打招呼的时机一样。少女纯真的问候，成为了他们的契机。

有着怪物样貌的人也混了进来，亲切的微笑在我脸上凝固。鸟的翅膀的持有者鱼的鳞片的持有者，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

“诶，这就是近卫骑士团长大人……？和传说中的样子很不一样啊……？”

“但是，只要看到《咒术》，就可以确认是本人没有错。”

“听说是真的《魔人》，完全看不出很强的样子。
”

“什么都没有戴着啊，传说是假面的骑士啊.....”
男女老少的兽人谈论着。

接着罗德挡住了我，驱赶着聚集在这里人群。

“话虽如此，《这里》很和平所以也不需要什么骑士团长！喂，别像看着什么珍奇的东西一样看起来去看去！不论何时都能看到的！”

周围的人们苦笑着，选择了服从。

“说的也是，骑士什么的，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题呢。”

“是啊。总之，这里是个没有纷争的世界啊。”

“那么，再见了，涡波先生。”

新参加的人向我轻轻地挥了挥手后就散去了。

虽然是很稀奇，但也只是这样的样子。就像失去兴趣了一样，人们纷纷散开了。

顺便我也挥了挥手。

但是内心中并不平静。

这个幻想世界是扭曲的。

对着这个不好的感觉很迷惑，一边被罗德拉着手走在街道上。

就好像在童话中迷路的感觉一样。

街道之外是黑暗。这里的存在是本不该存在的千年前的《北》的王国。然后，这里的我《始祖涡波》是《近卫骑士团长》大人、

如果不是在与帕林库洛的战斗中确信了《我就是我》的话，脑袋要变得奇怪了。

“罗，罗德，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我的事？”

“那是因为，千年前《北》的王国，涡涡十分的有名哦。”

到，到底在干什么。始祖的我.....。

但是，话说回来《这里》是千年前的什么《时候》？

确实，回忆起的记忆中，有和使徒西斯一同前往《北》的事，那场路途的目的是《收集魔力》。接着，魔力收集的结果就是-----阳潼的《怪物化》。《这里》是当时路途中的故事，还是其他时代的事情呢.....。

毕竟是千年前的事，范围太广了。

在烦恼时代考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一处在街道中也格外巨大的房屋。

读了巨大的看板，了解到了这里是《餐厅》。

常客的罗德进入店内，被带到了店的深处。

大厅的装潢和酒店相近，深处的单间像贵族的房间一样十分的豪华奢侈。

“这里是 VIP 房间哦！怎么说人家可是罗德哦！”

对着上来点单的女店员罗德回以《菜单上的全部！》这元气的回答。

对着脸色苍白的店员罗德笑着进行追击。

“不断地给我端上来！这是回复的庆祝！”

“好，好的！”

店员慌忙的离开，于是深处的厨房里也慌张了起来。

接着，一瞬之间单间的桌子上摆放上了料理。对着这个不讲理的点单，这家饭店完美的解答了。对于同样在饮食店工作的来说，这家饭店的练度是显而易见的。

“来吧！今天请你吃！不断地塞进肚子里吧！”

“.....我开动了。”

想着在冷之前吃而懂起了《筷子》。

于是我注意到了异常的地方。

桌子上并列着的食物与食具，是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东西。与在联合国瓦尔德的酒店见惯的东西不同、

而是在原来的世界见惯了的东西让我着实吃惊。
使用者筷子，把日料一般的东西送入口中。
在口中扩散的是酒与酱油的味道。也许可能，使用了料酒也有可能。

“好吃……。话说回来，这个调味料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是理所当然的，教会这个的就是涡涡啊。”

“我吗……？”

真的在做什么啊《始祖涡波》……。

怀念的味道刺激着舌头，让我不由得吐槽了。
好好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店内的装潢与我的世界很接近。工作的电源的衣服，都是制服一般的整齐。这是迷宫联合国所没有的文化。

可以看出有着《异邦人》地道的布教活动的痕迹。

“哎呀，那个先放一边。在此之前，有重要的话。”

但是，现在是无关紧要的话题。点点头，想起了关键的问题。

现在位子也坐定了，有必要确认下细节问题。

“好啊，好好地聊一聊吧。”

“在来这里之前，我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我和莱纳，以及陷入沉睡的女孩子。那个最后的女孩子罗德真的没有看到吗？”

“恩～真的不知道。掉到这里的只有莱纳和涡涡你们两个。如果，有第三个人入侵这里的话，人家绝对会察觉到的。”

罗德看起来不在撒谎。

这个事实让我咬紧牙关，但是依旧冷静的推进话题。

“那么莱纳先醒来，然后向着迷宫推进了对吧。”

“就是这样。难得客人来了，所以想进行大款待

呢。想举国欢庆级别国家的大祭典呢，但是莱纳却拒绝了。呐～涡涡想不想开祭典呢？”

“不要。没有那么富裕的时间。”

自然的语调说了严厉的话语。

新的技能的原因虽然能够保持努力冷静但是并不完美。

看到了这个焦躁的样子，罗德看出了我内心的感受。

“恩～难道说，和阳潼有关所以才焦躁不安吗？”

刻意不指明名字的。但是，罗德却很淡然的把妹妹的名字说出了口。

“.....你也知道阳潼的事吗？”

“那当然知道啊，为此涡涡才向全世界复仇的不是吗。”

“那么，在那之后的事情你了解吗？”

“复仇之后？不知道诶。因为，在那之前人家就被涡涡背叛死掉了啊。”

接着简简单的淡然的说出了自己的死因。

至少，不是该在么呼么呼嘴里塞满食物的状态下说出口的事。

“那，那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

“诶~.....，该不会说，你怨恨着我，《始祖涡波》吗？”

“恩~。我已经不在意了哦。因为拜托背叛的，就是人家自己啊。”

“啊？”

“涡涡实现了人家的愿望。而且，死后只为人家准备了这么棒的世界。所以，人家对于涡涡是最喜欢了！”

“等，等一等，我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完全看

不出来……。”

“恩~，说实话，因为完全不想回忆起来所以不想说啊。倒不如说记忆丧失什么的真是令人羡慕！啊~，人家也好想忘掉……。”

“但是，只有你知道千年以前的事情。稍微一点的话----”

许多的守护者死了，现在知道千年的事的只有莉帕，使徒西斯和艾德而已。可以的话想在这里稍微收集一点情报。

但是罗德一边漏庞大的魔力一边点着头。

“----过去什么的，已经怎样都无所谓了。因为，已经和地上的《北》毫无关系了。人家只要得到《这里》的和平就可以了。所以说，以前的愿望也好，世界和平也好都无所谓了！”

罗德展现着笑颜这么说着。

可以看到十分幸福的样子但是，但是感觉它的中

心是扭曲的。《这里世界》也是感觉到了同样的扭曲。

在那光明后的阴影中，感觉到了守护者特有的危险。

正因为有着死后的迷恋，所以不论怎么或者都无法得到满足。但是，那个死后的迷恋连自己都不了解，只能看到死后悲惨的悲怆的样子彷徨着。所以，怎么回答这样断言的罗德，现在我完全不知道。

我对罗德的事了解的太少了。被一方面的知道《涡波》的事。想着还是不要做刺激性的事比较好这样想着。

“明，明白了……。对你而言，过去什么的无所谓。只要在这和平的生活就好。是这样吧？”

“就是那样哦。”

“那么就安稳的生活就好。但是，我和莱纳要马

上思考出发的事。”

“唔姆，说着和莱纳一样的话。明明再在这里玩一会也可以。”

“那么，在地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之后，就再来一次。到时候再一起玩吧。”

“恩！约定好了哦！”

总之，为了能平稳的分别做好了约定。罗德就好像看见了下次见面的情景一般。下次与她一同盘踞而坐的机会就是集齐所有同伴的时候吧。

接着就是一边确认这《这里》，一边等着莱纳。

桌上的料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着。我的食量很小，罗德以恐怖的和恐怖的速度消灭着食物。不禁感到种族间的食量差异。

从罗德那里听说她的种族是《飞翼族》，在迷宫联合国没有听说过的种族。是斯诺的亲戚那一圈的吗。

谈话的期间，桌上的东西已经全部都没有了。

在这大胃王的诱惑下，我也配合的喝了口汤。接着，再次体验到了故乡的味道。

“呜哇，真的很好吃。倒不如说，这不是味增汤吗？”

“涡涡教授的料理，由人家让其传播在大街小巷哦。这些都是最棒的对吧！”

“啊，让人安心……。”

虽然知道没有多少时间了，却被这杀人般的味道和食材压倒。

把热热的味增汤收进胃里，吐出暖和的吐息。眯起眼睛，恍惚的看着天空。

现在我确实沉浸在安心之中。

----但是，把这些余韵全部破坏的杂音在耳边响起。



VIP 的房门被粗暴的打开，金发的少年进来了。

虽然衣服多少变了，但是没有错。那个人是莱纳。

“是该安心的场合吗，基督……!”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责备我。

莱纳踩着大声的脚步朝我靠近了过来。

罗德对以无礼的客人，用笑容表示欢迎。

“莱纳，欢迎回来!”

“罗德，城里谁也不在可是急死我了。下次记得写个纸条。”

“啊，这么说起来确实。给忘记了。”

罗德一边转着脑袋一边《抱歉抱歉》的道歉。

用发愣的脸看着莱纳，我也搭起了话。

“莱纳，你没事吗。太好了……”

“啊，我没事。”

知道了我们正在吃饭中莱纳也随便找了个空位随便的坐了下来。

“莱纳，这么突然很抱歉，打败了帕林库洛之后的到底怎么样了能告诉我吗？”

“我知道的。我会进行说明。必须要马上动身出发才行。”

一边进行着进食。莱纳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正想要情报，他也应该已经与想到了，便开始了说明。

“那场战斗之后，精疲力尽的我们被《世界奉还阵》所吞入。接着基督的剑，用水晶保护身体而没被溶解，从大陆的深处掉落下来。他的目的地，就是《这里》。《迷宫的背面》这个地方。”

“掉下来的只有我们两个吗.....？其他的呢----”

“----十分抱歉。掉下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你的妹妹，在你在地上昏迷的时间里。被守护者艾德带走了。”

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在预想中。

和罗德不一样，莱纳清楚地回答了我的疑问。但是在艾德的名字出现的时候罗德进食有一瞬间停止了。《木之理的盗窃者》和《风之理的盗窃者》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是毋庸置疑的。总之，艾德曾堂堂正正的说过《支配之王（罗德）》。

“艾德.....，那家伙.....？”

“不好。那孩子是你的妹妹，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

“不，为什么守护者会知道阳渥.....？”

“艾德那家伙是天生的教育者体质，建国笨蛋。恐怕，是为了建国而搜集人才。对于国家来说人才是必要的一直这么嚷嚷着。从罗德的话来看，那孩子应该相当的强吧？那一定就是原因吧。”

“库，是这样啊.....。但是阳渥陷入了沉睡。可不是普通的诅咒陷入的沉睡。明明就不能构成战

力.....”

“那可是艾德啊.....。有着超一流的非战斗系魔法。肯定有什么办法结局的不是吗？”

让阳潼苏醒过来，并不是什么坏事。

对我而言是严厉的守护者，对他人而言是礼仪端正的任务。魔石人类的那些孩子也很喜欢他，艾德教师体质应该不是谎言。

恐怕，对阳潼也应该是很真诚的。

但是，不能一直托付给他。

守护阳潼是我的使命。

看到我的险峻的表情，莱纳说出了想说的事。

“啊，对啊。必须早点回到地上，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这一点倒是表示赞同。”

东挑西拣的解决进食的莱纳站了起来。

“我也要快点出发去保护现人神才行。”

以前绝对不会说出这句话。这个样子，毫无疑问

是骑士的样子。看来他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莱纳，已经不会和拉斯提亚拉吵架了吗？”

“吵架，我本来是打算互相残杀的……。嘛，就像你说的一样已经不会吵架了。从此以后，我要继承兄长的意志，那个女骑士的也是预定内的。”

“太好了，真是让人高兴。”

那就是说，于成为我的同伴是一个意思。

回到地上之后就向大家介绍下莱纳吧。一直反对的女性阵营，看到现在的他也总归会理解的。

“那么，差不多要出店了。基督和我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已经没有时间了，赶快朝迷宫出发吧。”

“啊，对的。出发吧。”

莱纳打算从房间出去，我则是跟在他的后面。

但是，在这途中，脚却被缠住了。

“话虽如此，状态还没调整好。魔石被剥离的负担是很大的。”

身体虽然恢复了，平衡部分却没有补足。两人份的活力一下子失去了一半。行走这么简单的行为就纠缠着不安。

但是，看到了这个莱纳却说出了另一个理由。

“别勉强，基督。不管怎么说，这一年里你都在沉睡。”

“啊，是啊。很长的，深深的，沉，睡-----？”
但是这句话中的一个单词，让我的话中途切断了。

无法置若罔闻的一个词。

“----诶？一年？”

“啊，一年啊。”罗德这么说着，“那场战斗之后，经过了一年了。所以他才说没有安心的时间了”

恍惚着的我，与赶着把桌上的留下的食物送入口中的罗德目光相对。她么呼么呼的咀嚼着食物像喝一样强行吞了下去后开始说明。

“呼～，那是，就算是人家想要把那坚硬的水晶完全分离也要花上许许多多的时间哦。是因为水晶太硬了哦？不是人家的错哦？”

好像是真的。

感觉像是只经过了一天的样子，可是实际上已经过了好久。

命是得救了，但是取而代之代价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拿走了。

一年。

虽然也很担心阳潼，但是留在地上伙伴们的样子也让人担心。

仅仅只是几天的话还是会老老实实的等着的，但是一年的话这个话题就不一样了。

地上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她们有着让人不安的力量。

要赶快回到地上的理由增加了。

度过与帕林库洛的一站本该舒畅的脑袋又开始疼了起来。

并且莱纳也十分焦急我十分的清楚。

“快，快出发吧……!”

没有喝着味增汤优哉游哉的时间了，我痛感到。

188. Save Point 迷宫孤岛

[啊、等一等等一等。今天人家打算跟你们一起去哦]

当我们俩儿打算外出时，罗德喊住了我们。

话说回来，我才跟莱纳聊了这么一会儿，原来摆在桌上那堆积如山的料理居然就被她一扫而空了。

[罗德也要跟我们同行吗？]

[你们不是要在那儿战斗吗？那样的话，不是风魔法使的涡波波搞不好会死翘翘的说]

她轻描淡写地发布了对我的死亡宣告。那个六十六层难道危险到这种程度了吗。

对罗德的同行，莱纳以不情愿的口气回应道：

[基督由我带着飞，用不着你跟来]

[带、带着飞……？]

这词儿可有点危险，我向两人投以疑问的目光，

打探莱纳语中所指。

[因为六十六层是『天空』嘛。没有回廊和错综复杂的路径，是货真价实的『天空』]

[那条盘踞在『天空』之中的龙非常棘手。我已经挑战过好几次了，但是完全找不到攻略的门路。所以我一直在等待基督的苏醒]

[是『风龙艾尔芬里斯』酱哟～。嗯～，真让人怀念啊～]（译注：这里的『空』究竟是 kara（空无一物的地方）还是 sora（天空）因为 web 没有注音所以不清楚）

看来六十六层的空中盘踞着一条龙的样子。

而且还是让莱纳评为 [完全找不到攻略法门] 的龙。

[出发吧，基督。让我们两个人合力干掉那条龙]

[龙吗……。交给我吧。怎么说我好歹也有『屠龙者』这个称号呀]

莱纳朝我伸出一只手，以示协力之意。而我也有力地回握住那只手。

【队伍】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加入了队伍。

如此这般，映于视界的『表示』上这样写道。

一想到设计出这个系统的是我本人，我便不由地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一脸津津有味地开发出『表示』这一魔法的我的那副模样总觉得历历在目。『始祖涡波』这游戏中毒的性格可真不是盖的啊.....。

不过我也不是说这个『表示』不合理。其实有它在还是有很多便利之处的。

接着，我确认起加入队伍的莱纳的 Status。

【Status】

名字:莱纳·赫勒比勒夏因 HP369/369 MP102/246

职业: 骑士

级别 25

力量 12.24 体力 9.21 技巧 10.56 速度 15.34 贤能
12.00 魔力 9.89 素质 3.87

【Skill】

先天技能：风魔法 2.01

后天技能：神圣魔法 1.25 剑术 2.34 血术 1.00 最
适行动 1.22 不屈 1.02

通过实现了真正的 Level Up，莱纳成长为了不比
拉丝缇娅拉她们逊色的人才。再加上对海莉的魔
力和魂的吸收，他实力的水准和 Status 也提高
了。

既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性格也正经（跟其他同伴
相比）。最重要的是跟我同性啊！值得依靠的同
性最棒啦！我总算是得到一个正儿八经的同伴了
呢。

姑且无视在我们身后 [人家也是同伴！人家也是

同伴！]地闹个不停的守护者，我一边在心里暗自感激一边走出食堂。

因为要前往迷宫需要抵达这座城市的边缘，所以我们在街上穿梭着。

路上，我顺手确认了一下自己的 Status。

【Status】

名字：相川涡波 HP293/293 MP945/945 职业：探索者

级别 22

力量 12.55 体力 14.55 技巧 18.57 速度 22.96 魔力 38.34 素质 6.21

【Skill】

先天技能：剑术 3.79

后天技能：体术 1.56 次元魔法 5.27+0.10 感应 3.56

编织 1.07 诈术 1.34 魔法战斗 0.73 锻造 0.69

跟帕林库洛战斗时出现了乱码的 Status 恢复正常了。看来是因为战斗落下帷幕之后，『表示』终于得以跟上产生的变化了。

从而我也可以再次确认阳渢的魔石被拔除后产生的影响了。技能跟最后一次确认的时候相比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其他的数值则发生了变动。

首先是按理来说绝对不会改变的素质的数值有一点减少。与之相应地，魔力的数值也减少了。不过，如果说这是因为阳渢的魔石被拔除而产生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影响实在是有点太小了。尽管我试图去揣摩理由，但终究找不到头绪。虽说这不算坏事所以到不了悲观的程度，但说实话也不是能让我高兴的事。

最后一点就是我的级别提高了。跟莱纳打听了一下，他说是在我沉眠的时候，作为治疗的一环，也帮我施展了 Level Up 的魔法。似乎是因为罗

德提醒他一直放着能够升级的状态不管的话很危险的缘故。

在像这样一路确认过来的时候，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而看到眼前这无以言表的离奇景象，我不由噤口。

这座城市的边缘——亦即大地的延展就在这里中断，化作了悬崖。虽然远眺之际已经为之震撼，但来到近处细观体会到的这种恐惧感却是远超其上。

向脚下望去，只有深邃无比的黑暗。尽管将一颗石子掷向其中，但石子顷刻间便为黑暗所吞噬。回声之流根本不存在。理解了这是一道无底深渊之后，我打了个冷颤。

悬崖将整个城市环绕起来。从远处望向这里的话，看到的估计是一幅一座城市漂浮在黑色的天

空中的景象吧。

而在悬崖边上，矗立着一道相当显眼的紫色的『Connection』。

不过这道『Connection』的完成度颇为异常。与我打造的门相比，其密度之高一眼可见。丝毫感觉不到一触即散的氛围，反而给人以巍巍荡荡的安心感。

看来是以高位的次元魔法（Connection）为基础，辅以更高位的次元魔法打造而成的。应该是使用了某种魔法连同空间一起固定下来了吧。这道门将永远镇座于此，无论何人何物都无法毁之坏之。作为次元魔法使的我能够清楚地理解到这一点。

[走吧，基督——]

穿过『Connection』的我们三人就这样来到了六十六层。

经过次元的跳跃从迷宫的内侧来到了表侧，回到了那座引人怀念的迷宫。

在门的对面迎接我们的，是一片辽阔的草原。

明明这里是在迷宫之内，但草原上却吹荡着阵阵清风，青草则在风的吹拂下来回舞动。尽管还是有些阴暗，但这里带给人的开放感却到了让我一瞬间误以为回到地上的水平。

没有任何可以阻碍视野的障碍物——虽然想这么说，不过并非如此。在草原的正中央，耸立着如高塔一般的螺旋阶梯。

像是在解释说“这里姑且还是保留着迷宫的形式的哦”一样的阶梯。

这就是那个空之阶层——

[这里就是六十六层……。空荡荡的啊……]

[没错，你抬头看看。看了就懂了]

在莱纳的提醒下，我仰头望向上方。

一时间，我没有搞懂莱纳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要看到什么、又会懂得什么呢。

那东西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花费了点时间去把握情况。

一开始，我还以为那黄莺色的东西是迷宫的天花板。

但是这个判断一下子就被推倒了。因为那黄莺色的天花板居然在动。简直就像是生物一样。

[诶、难道说.....]

[对的，那就是挡在前往六十五层的路上的龙。『艾尔芬里斯』]

那匹体型远超云海的巨大生物，悠然自得地飞行着。

明明它在那么远的地方盘旋，但如果龙头没有摆动的话，我在这里甚至看不到那个生物的翅膀。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久前，我杀掉了一头叫做黯淡之龙的龙。

在斯诺·诺文·莉帕以这一万全的布阵，才有惊无险地将其讨伐的那段记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样清晰。

然而，这条龙跟那堪称劲敌的黯淡之龙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次元的东西。

【Monster】艾尔芬里斯：Rank 67

级别在黯淡之龙的两倍以上。体型则是十倍——不、搞不好足足有五十倍。

如果说看到黯淡之龙的时候，还给人一种要打倒这家伙并不是不可能的感觉的话，那么在看到这条巨龙的瞬间，我根本想象不出能将它讨伐的景

象。只有一种以地震和飓风这样的天灾为对手的非现实感。

[正如你所见。这家伙拥有大得骇人的躯体，以及深不可测的魔力。再加上是风龙，所以在空中战斗也是所向披靡。而且还能使用风魔法，所以速度和感知能力都是顶尖水准。知性也不差，通晓战斗的策略。而且还没有一丝一毫的骄气。镇守通往六十五层的阶梯的，就是这么一个怪物]

[原、原来如此啊.....]

根本就是 Boss 房间不是嘛。

也没有规定说只有守护者才是 Boss 之类的。那么在多达百层的迷宫中，会有这样的阶层也不无道理。

[让我先收集一下情报好了。——『Dimension』]

总之先用次元魔法探测一下整个阶层的状况吧。

通过将我的魔力布满整个六十六层的方式，我很

就容易掌握了整个阶层的全貌。

这片草原直径有二十公里，边缘被石壁和天花板包围。高度约一千米。自然螺旋阶梯的长度也与高度相同。而中央螺旋阶梯的上下两端则是通往各阶层的洞穴。看来这个封闭空间的出入口只有这两个洞穴以及『Connection』而已。

[话说，能直接去六十七层吗？]

[能的，往下走的话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就算去了下一层，在那里等着的可是两只更大规格的龙哦？]

[这、这样啊]

目前也没有去下一层的必要。跟以往不同，我们现在并不以『最深部』而是以『地上』为目标进发的。

[嗯、嗯~……。那先接近它试试好了]

[在攀登台阶的途中它就会袭击过来的，要小心

哦]

莱纳用十分期待的目光看着我说道。我说你该不会是觉得我能干得那条龙毫无还手之力吧。

虽说我确实是打算挑战一下看看情况来着。

在盘旋的巨龙产生的“嘎嘎嘎”的效果音伴奏下，我们来到了石造的一看就不是很坚固的阶梯之前。

我们也没啥好多说的，操着武器就上。我拿着『新月琉璃』，莱纳则握着『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和『Rokh Bringer』，都是随时准备迎击的状态。顺带一说罗德是赤手空拳在登台阶的。

等我们攀登了一段时间后，莱纳喊出了战斗开始的信号。

[基督，那家伙要来了——！]

我也用『Dimension』掌握到了。在空中盘旋的巨龙扭动身躯，将头部转向了这边。它那双近似

于太阳的巨瞳中映出了我们的身影。

与此同时，我察觉到龙开始构筑某种强大的魔法。不过，即使能用『Dimension』掌握到这个事实，也无法实现『魔法相杀』。因为我现在无法运用冰结属性的魔力。

艾尔芬里斯最先采取的动作是展动那双巨翼。仅仅如此便生成了含有魔力的飓风。连干涉都极其困难的『龙之风』向我们袭来，打算封住我们的行动。而它接下来的追击才是正式的攻击。

[——噶啊啊啊啊嘎嗷嗷嗷啊啊!!]

体型凌驾于高山之上的巨龙用惊人的速度向我们突进过来。

单纯的身体冲撞。是低阶层的怪物们惯用的攻击手段。

然而来到六十六层之后，规模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如果是普通的怪物当然不值一提，但是对手

要是拥有比山还庞大的巨体那可就是两个概念了。这将化作以人力完全无法匹敌的纯粹的暴力。

连回击的闲暇都不给，龙的巨体迎面撞上阶梯。同时它的双翼也在一刻不停地持续生成『龙之风』。无数的暴风就如开花弹一样炸裂开来，像蹂躏糕点一样将阶梯撕得粉碎。

被风袭击而失去了立足点的我们就这样被丢向空中。

如果是常人的话基本就得准备去见阎王了，不过我们三人接下来的行动都十分冷静。

抓着崩坏的瓦砾，莱纳成功确保了新的立足点，罗德则展开双翼飞了起来。确认到友方都安然无恙后，我进入攻击态势。

蹬着掉落的碎片，我在空中翔跃。

只要有『Dimension•决战演算』的话，我就不

可能失足，也不会让重心的平衡崩毁。明明是在空中，我却如履平地一样地向巨龙逼近。

我产生了自己行动的速度不亚于疾风的错觉。也只有这样才能形容我现在的身体能力了。我保持这个速度冲到了巨龙视线的死角。不过我没有什么余裕去选择要害部位。

只能顺势挥出一剑，劈向巨龙的脊背。

[——! ?]

然而我的攻击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我全力挥出的一击，就连贯穿艾尔芬里斯的鳞片都做不到。不如说受到伤害的反而我自己，因为这一击的反冲，我的整个手臂都被震麻了。

意识到剑完全派不上用场之后，我再次于空中跃动起来。

接着我在纷纷坠落的瓦砾中找到莱纳，向他喊道：

[莱纳！把剑跟我换一下！！]

可能是预料到会这样了吗，莱纳二话不说就将『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丢向我这边。相对地，我也将手中的『新月琉璃』掷向他，装备的交换完成了。

接着我重复了跟刚才一样的顺序，又一次试图击穿艾尔芬里斯的龙鳞——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就像电影的片段重播了一遍似的，剑再次被弹开。

[这、这也太硬了！暂停！先逃离这里！！]

我能够使用的攻击手段很有限。

要么用剑攻击，要么用冰结魔法攻击。就这两种。次元魔法没有直接的攻击能力，所以跟其他同伴们比起来，我能用的花样真的很少。

而现在的我还无法使用冰结魔法。如果用诺文都砍不动的话，那就只能逃了。

知道了现在没有有效的攻击手段后，我选择了逃

亡。

但是艾尔芬里斯并不打算这么放过我。

从龙的腮下释放出了无数的风弹。

这恐怕是风属性的基础魔法吧。正常来说应该只有篮球大小才对，但龙的风弹却像陨石群一样从空中降注而下。

[啊嘎啊啊嗷嗷——!!]

[——风魔法『Wind Wing』!!]

相应的莱纳也施展出魔法。

他不再作壁上观，而是缠绕着风飞向了空中。尽管不像魔法名那样在身上生成了翅膀，但包裹在他身上的风之衣确实能够无视重力。比起飞行，应该说是将跳跃力发挥到极致的魔法。

莱纳抓住我的手之后继续飞翔。

一边躲开坠落的风弹，一边以地面为目标滑翔着。

我们就这样跟四散的瓦砾一同落地，与此同时一直在安全范围内啪嗒啪嗒地飞着的罗德也过来跟我们汇合了。

她一脸坏笑地等着我发表感想。我倒也不逞强，说了句丧气话权当回应她那份期待。

[虽然看到级别就知道会很难对付、不过真没想到能到这种地步……。完全没有胜算…….]

我青着脸仰望头顶。

艾尔芬里斯依旧在空中翱翔着。看来它只会把接近空中的东西当做敌人，对落地的人则丝毫没有兴趣。

[我说、基督。试试用你的冰结魔法击落那家伙怎么样？]

不过，莱纳对我似乎还抱有期待。

确实，如果用我的冰蛇，没准可以对飞在空中的敌人产生一定效果。如果我还能用的话，估计现

在已经开始尝试了吧。

[那个、该怎么说好呢.....]

[怎么了吗。使用你之前攻击帕林库洛那家伙的冰结魔法的话，应该很容易就能给那条龙击落不是吗？]

[用不了啊]

[啥？]

因为瞒不过去了所以我只能坦白。

[冰结魔法是我妹妹的才能，现在的我只会使用次元魔法而已.....]

[只能用次元魔法.....？那、那么，你现在都能做什么呢？]

[探、探测和转移之类的？]

我现在有自信能用好的魔法只有『Dimension』『Foam』『Connection』这三个而已。

我也实在不是谦虚，这些魔法完全没有攻击力

哦。

知道这些之后的莱纳，看我的眼神从期待变成了失望。

[那个，这不就只能起到探测器的作用而已吗……]

[抱、抱歉。哎呀、其实我自己也很吃惊来着。我也想不到没有妹妹之后，自己的能力居然变得这么和平主义什么的……]

我也发现了自己是个特化了辅助的魔法使这点。

说得极端点应该是非战斗系的生产要员才对。

如果我没有在跟诺文的修行中习得剑术的话，估计真的只能当个探测器了吧。

不过，其实仔细去想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每个人的先天才能经常能反映出本人的性格。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魂』，那没有战斗系的技能实在是再正常不过。而阳潼是拥有超级攻击性才能的人这点也是理所应当。

[这、这样啊.....。不过我本以为如果是基督的话肯定能有办法的呢.....]

莱纳倒没有责备我。他应该是觉得拥有温和的能力并不是什么该被责备的事，而应该被褒美才合理吧。但话是这么说，他的失望还是很明显的。

[不、不是、等等！确实我可能没办法打败那条龙，但是并不意味着无法突破啊！别看我这样，骚扰和搅乱我还是很擅长的。没错，很擅长。就算不打败那条龙，我也一定能想办法突破它的阻拦的。交给我吧，莱纳！]

是的没错，这个在拼命鼓吹自己有用的人就是我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在莱纳面前，我很想将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可靠一点。

[不不.....，说到那条风龙哦，最难的其实就是『突破』的说。我对自己的速度也是相当有自信

的，但是啊，怎么都赢不过它啊。先不说只要接触到风的话就会被它感知到，而且它明明是那种体型，飞行的速度却比我还快的呀.....]

[比莱纳还快.....?]

[是啊。刚才那场攻防，实际上风龙根本就没有认真起来。对它来说大概就跟我们甩开小苍蝇那种程度差不多吧]

他应该不像是在说谎。

那条龙确实拥有这等力量。毕竟连我的剑都无法伤到它分毫。

目前只能承认是我的完败。

[确、确实凭现在的我，可能对它无可奈何.....。

不过，迟早会打倒它的——]

虽然敌人很强大，不过总有一天我能够战胜它。我知道这座迷宫就是为了让让人变强而设计出来的。毕竟创造者就是我本人嘛。

但是，跟我的乐观态度相反，莱纳的脸色相当阴沉。

[不对哦，基督。最麻烦的一点啊，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了战胜它而锻炼实力的途径啊……。在六十六层和六十七层的，只有那个风龙而已。其它的怪物什么的，一匹都没有啊。而且我们还没办法在低阶层慢慢提升级别]

迷宫是为了将挑战者向『最深部』引导而创造的。但是，那是以假设挑战者自上而下攻略为前提的。并没有考虑到像我们现在这样自下而上进发的情况。正因为我是创造者，所以也能明白这一点。

正因为明白所以才理解到：

现在我们进了一条绝望性的死胡同——

[我们完全被困在六十六层里了。所以，我一直都期待着涡波的苏醒来着…….]

没有其他获得经验值的途径，我们被强迫只能在当前的级别下打破困境。

而要命的是我们现在这个级别偏偏赢不了。

我也跟莱纳一样脸色阴沉起来。

看到我俩这样，罗德倒是满面春风地说道：

[姆呿呿。慢慢来不着急哟～。如果能永远留在这里就更好不过了呢]

罗德也确信了。

就凭我们两人现在的实力，没有办法突破六十六层。

[这、这算怎么回事啊.....]

简直就像是 RPG 游戏里进了无法离开的迷宫还保存了进度一样。不对，应该是一开始游戏就被丢到了最终关卡前的地方，然后又离不开一样。不管怎样，现在是确认了没有办法离开『这里』这一点了。

189. 决定地下生活的方针

把握了现状之后，从迷宫中撤退的我们就接下来的事情进行了一番交流。

[我说，罗德。如果是作为《风之理的盗窃者》的你的话，有办法解决那条龙吗？]

[那当然是有办法的啦。但是就算得到人家的帮助又能如何呢？到了其他的阶层不还是要受苦的？要是六十五层还是一样的构造，那不还是饮鸩止渴么？]

[如果你能护送我们回到地上的话，要我怎么回报你都行。所以能拜托你么？]

我也不管什么面子的问题，低下头恳求她。但是罗德却坏笑着说：

[抱歉啦~、涡涡。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其实人家更希望你们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哦。协力什么的，不存在的哟。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

人家（孤）跟始祖（涡涡）的交涉都得在对等的立场下进行]

在先前的战斗中，罗德完全没有出手。她从始至终都只待在适当的距离处旁观。可能这就是她现在的立场吧。

虽然对我们善意相待但不会积极地进行协助。

但我没有就这么死心。

[那么能不能给一点建议呢.....？站在《风之理的盗窃者》的角度，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就好]

[建议.....吗、这种程度的话，倒也不是不行]

看来虽然不会直接协助，但间接性的帮助罗德还是愿意提供的。我渐渐能辨清她定下的界限了。

[有了有了。既然提升级别这个正攻法被锁死了，那你们能采取的对策也就剩下这么几个了。首先是第一条：锻炼技能和魔法]

说着，罗德竖起食指。

紧接着她的指尖上就生成了一阵旋风。罗德构筑魔法的技艺有多么娴熟、由此便可见一斑。

在缇亚和玛利亚之上——达到了可以跟阿尔缇相媲美水准。

[顺带一说，莱纳就已经选择了这个途径哦。在被誉为魔王的我的指导下、他最近一直在进行风魔法的修行哟！]

我一将目光转向莱纳，他便点了点头，承认罗德所言属实。在我之前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界限的莱纳，似乎一早就采取了对策。

[第二条呢？]

[多攒点钱，雇人帮你们就好了啦。虽然除了我之外没有能打倒那条龙的人，但能影响战局的人还是不缺的]

这确实是我完全没考虑过的方法。

不过也没办法，毕竟要找到实力能跟我们比肩的

人可没那么容易。察觉到我的这一想法，莱纳补充道：

[这个不用担心，基督。这里可是千年前的城市。跟我们所在的地上世界相比，实力不俗的人比比皆是]

这条情报倒是振奋人心。既然如此，之后就用钱雇佣一些打手帮忙好了。

[确实、如果能多找到一些援手的话，没准就有戏了.....]

[然后就是第三条——也是我最推荐的方法：多准备一下能够对付那条龙的装备不就好了嘛]

罗德说出这条建议时的语气、就像是告诉我舍此之外再无他法一样。

虽然我倒是觉得这条建议是最不可行的就是了。

[不不，装备什么的已经很足够了吧？比诺文还厉害的剑啥的，不存在的]

[不光是剑哟？这里可是千年前的世界。像《神铁锻冶》之类的技术也是留存着的。虽然要花不少钱，但能多准备一些针对风龙的装备的话，应该会轻松不少哦]

[这样啊，原来如此.....]

不是以提高装备的质量为目标，而是专门去收集对风龙有效的道具。

比如说，我现在戴在身上的赤色护身符这种东西，如果具备从风属性攻击性保护持有者之类的功能，那么与风龙战斗时当然会顺利很多。罗德的意思就是要我多收集这类的道具。

[嗯，就是这样。你们两个不是以回到地上为目标吗？那就多收集一些能甩掉那条龙的、单纯为回到地上服务的魔法道具不就行了？我能介绍不错的锻冶师给你们认识哦？]

[确实如你所言。那就拜托你介绍了，罗德]

[好滴、那就把这座城里最好的锻冶师介绍给你们吧~]

罗德莞尔一笑，开始在街上漫步。

路上，她边跟形形色色的人打招呼，边在绿意盎然的路上行进。走了几分钟后，我们抵达了一栋似乎是用来避暑的别墅。别墅房顶满是苔藓和常春藤，跟自然融合得恰到好处。

在别墅外的庭院里，有四个小孩子正聚在一起玩球。其中一人注意到了我们的到来。是今天早上遇到的那个猫耳少女。

[啊、罗德大人！还有骑士团长大人也来了!!]

[又见面啦，贝斯。呐、你爷爷现在在家吗?]

[嗯，在的哦！他就在老地方一个人嘀嘀咕咕的呢!]

[谢啦。我们这就去找他喽]

罗德和少女元气满满地寒暄过之后，就大大方方

地进到人家的家里去了。

我正要跟着她进去的时候，注意到猫耳女孩贝斯酱冲我挥了挥手。她脸上泛着些许红潮、向我微笑着。

明明没说过几句话的，可我好像不知不觉间博得了她的好感。不对，那种眼神，应该说是憧憬才对吗？

看来我自己还不是很了解的《骑士团长》这个位置，对那孩子来说挺特别的。

我也笑着同她挥了挥手，便走进房中。

闯过玄关和满是生活感的大厅，再经过一段不短的走廊，最后推开一扇相当厚实的门。在门的对面等待我们的，是一个跟一般家庭不相配的空间。

在这里有两个不同于泛用桌椅的异形的工作台，一眼就看得出是专门为了特定的工作准备的。再

里面还有特大号的锅炉，周围的墙壁上也全都挂满了专业的用具。

我立马就理解到这里是一间《工房》。虽然规模不同，但这里跟《史诗探索者》的《工房》构筑相似。

不过，这里可是比艾利巴茨的房间高到不知哪里去了。而且炉子现在没有生火，所以空气也很舒畅。

一位老者正坐在房间正中央的工作台旁边。尽管面容写满了沧桑，但目光中却不失霸气。老者给人一种很难伺候的印象。这名老者应该就是贝斯酱的爷爷了吧。虽然他的猫耳跟一般的不同，但确实属于猫科的一种无误。

他正使用着像老花眼镜一样的东西，鉴赏着七彩的宝石。



罗德毫不客气地冲他搭话说：

[雷纳尔多老爷子！有客人来了哦！]

被喊到名字的雷纳尔多将视线从宝石上移开，并看向了我。

他与我就这样目光相合。

我当即对他使用《注视》。他身上散发出的压力（强度）不容小觑。

【Status】

名字：雷纳尔多·沃尔斯 HP589/589 MP123/123

职业：锻冶师

级别 31

力量 13.78 体力 12.23 技巧 10.23 敏捷 5.12 贤能 5.11 魔力 5.66 素质 1.44

【Skill】

先天技能：斧术 1.22 火魔法 1.34 地魔法 1.21

后天技能：锻冶 3.12 神铁锻冶 1.26 精工 1.55 炼

铁 1.98

不仅有前所未见的高等级，而且技能也相当丰富。不少数值还比我和莱纳更优秀。如果是在地上，他毫无疑问是英雄等级的人物。

[——!?]]

不过，面前的雷纳尔多表现出的惊讶之情甚至在我之上。他那双原本被眯细的眼睛瞪得老大，直勾勾地看着我。

尽管他立刻试图隐藏自己的动摇，但我并不会看漏老者那一瞬间表现出来的狼狈。

丝毫不在意我们的惊讶，罗德将话题向下推进。

[那啥、老爷子，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人分别是漩涡和莱纳]

[.....呼。真想不到、你居然会把这小子带到老朽这儿来啊]

[人家也是一样的想法啦。不过呢，他们两个确

实很需要老爷子你的力量。至少能听他们解释一下怎样？]

[.....无妨。说吧]

我小心翼翼地挑选措辞，开始自我介绍。

一眼就能看出雷纳尔多是个性格乖僻的老者。必须要谨慎一些，不能坏了他的心情。

[初次见面，小辈名为相川涡波。冒然来访多有得罪，据闻若关乎锻冶技艺、城内无人能出您之右，此番前来便是有所不情之请。我们虽然意图前往地上，但无奈能力有限，奈何六十六层那风龙不得。可否劳您锻造些许法宝，以便助我等一臂之力？]

[哼。这次还挺有礼貌的啊，小子.....]

[这次？敢问您说的是——]

雷纳尔多意味深长地哼了一声。

尽管我试图打探他话中深意，但立马就被打断

了。

[——啊啊，你说风龙是吗。那估计就是说《艾尔芬里斯》了吧。虽然谈不上绝对，但是能有效对付那家伙的魔法道具确实是有的]

我也立马意识到他并不想在那个问题上多说什么。

毕竟我现在站在求人的立场上，所以也不便追问。

[.....感激不尽]

只能低下头表达感谢。

[不过价格可不便宜哦？]

[没关系。钱的话还是有一些的]

我就像往常一样装出是从腰包里拿的样子、实际上是从《持有物品》中取出钱来。

尽管我恭恭敬敬地将钱摆到了桌上，但雷纳尔多却邹紧了眉头。

[姆.....。喂，小子，你在跟我开玩笑——倒也不像吗]

[诶、您是指什么？]

莱纳尔多将桌上的金币拿起来看了看之后冲我摇了摇头。

[虽然有点对不住，不过这钱用不了。这不是能在《这里》使用的金币。原因仅此而已]

听到这单纯的解释，这回轮到我皱眉了。

[诶、诶？难道说，流通的货币不一样.....？]

我立马看向一旁的罗德。

结果她又是一脸坏笑。

看她的表情，我就确信了自己身上的货币无法使用这点，接着看向了另一个值得信赖的同伴寻求建议。

莱纳跟我一样流下了几行冷汗，不过他还是建议道：

[.....基督，要不去把你手里的魔石卖了好了。如果是凭借您的实力入手的魔石的话，应该还是值不少的]

[啊，嗯。有道理]

听到这番话，雷纳尔多催促我直接在这里把魔石拿出来。

[拿出来吧。要换钱的话就给我看看。鉴定的活儿我也有在干]

我立马从《持有物品》中取出了自己在直到四十层的探索中取得的魔石。

然而，即使看到这些魔石，雷纳尔多的表情也没有变化。还是很严峻。

[.....不行。全都是破烂。就凭这些是不够代付费用的哦？]

明明是在地上可以吃喝玩乐一辈子也不愁的财物，但雷纳尔多的评价却很冷淡。我有点怀疑是

不是罗德和雷纳尔多合在一起讹我。但看到面前这名老者那认真的神情，我的疑虑也就打消了。说来我在地上确实也听说过好像千年前的魔石质量比现在高来着。而且自己也亲眼看过不少过去留下的高性能装备了。

在意识到他那无情的评估并非谎言后，我只能拿出最后的手段。

握紧莱纳还给我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剑柄，将魔力注入最便宜的宝石中。

[这、这样的话，我就将钻石精制一下！——水晶魔法《Quartz》！]

被称作破烂的魔石就这样变换成了光辉夺目的宝石。

跟之前的沙子不同，本来就是魔石的东西变换起来也更快。

[呾姆.....。这还真是，又变出了一堆破烂宝石

啊。事到如今，就算你拿出黄金和钻石之类的东西，在这边也不值钱的啊.....]

就算拿出我身上所有的财物，莱纳尔多的眉头也依旧紧蹙。不如说，他对我的态度就像是在安抚一个捡到石头还瞎乐呵的小屁孩儿一样。

时代——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文化不同的话，东西的价值也是会改变的啊。意识到这点的我隐藏不住自己的惊愕。看到我这副模样，莱纳尔多像是怜悯一样说道：

[至少也得准备出中位的魔石吧、不然你这些东西在现在的这个国家里，都是用不上的玩应儿]

[那么，这边这个新月线形石怎么样.....?]

我把在持有的诸多魔石中最有自信的一个展示给他看。

[在这边这个也只是低等级的东西罢了]

然而它的价值一下子被贬得一文不值。

本来在地上我可是个超级有钱人来着，结果到了这里却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穷鬼。

如此巨大的反差造成的冲击让我差点站不稳，接着雷纳尔多继续问我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魔石。

[虽然不太好意思，但是你付不出钱的话，我也实在没法给你打造道具……。话又说回来，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魔石？就算你拿在身上也没什么用，而且在这座城市里，也只有在《锻冶场（这里）》才能变现的]

[那个……，那就拜托您了……]

我留下可能在地上还派的上用场的新月线形石之类的魔石，其余积攒的魔石则全部在这里变现了。再加上似乎只能在这里换钱，所以就顺便把《持有物品》中能卖钱的东西也全部兜售了。

虽然变现本身并没有花上太久的时间，不过相应

地换完了钱也就没有什么下文了。

[如果不打算下单的话就走吧。老朽本来就没什
么闲工夫]

[啊，好的.....]

既然本来的目的无法实现，那我自然只能点头遵
从。

我们就这样被赶出了雷纳尔多的工房。一脸懵逼
的我在贝斯酱她们的目送下回到街上、变得走投
无路。

罗德可就高兴了。一边在街上徘徊，她一边开心
地嘀咕着：

[这样啊～。涡涡你们没钱哦～。嘿嘿～，不得了
不得了～.....]

喜出望外的罗德地揪着我们的财政难题一遍又
一遍地重复道。

虽然魔石呀钻石呀什么的不值几个钱，但是丝线

和锥子之类的日用品能卖个高价这点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视文化和状况的不同，需求和价值似乎会产生巨大的差别。

路上我打听了一下事情的原委，似乎是因为在这里能够精工魔石和矿石的人只有雷纳尔多而已。

既然缺少能够进行精工处理的场所，那么自然就难以形成用魔石和钻石做饰品的习惯。

没有铺设《魔石线》的话，也不会有觉得宝石漂亮的美学品味。

最惨的是，在千年前的世界，如果要学习魔法的话根本不需要使用魔石，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这点。由此，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魔石的价值跟会跟千年后有这么大的出入了。

当然，对状况的恶化也是再理解不过。

[铜、铜币和银币虽然有一点……。可是、难道说……]

我晃了晃一只手就能放得下的少得可怜的通货。跟在迷宫联合国使用的货币完全是两个东西。质地和铸造方法都不相同。

话说数额偏偏跟第一天迷宫探索那时候差不多，你说巧不巧。

估计用不了多久，找个地方住宿，再吃几顿就会花光了吧。

如果这是在地上，只要稍微去几趟迷宫，日常生活的花销就不需要担心了。然而，现在就连《稍微去几趟迷宫》都做不到。

[啊哈。岂止是迷宫探索，就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呢！]

我一边瞪着将严峻的事实笑嘻嘻地说出口的Boss Monster（罗德），一边跟同伴商量起来。

[莱纳。你到今天为止的生活费都是怎么处理的]

[卖掉我身上的饰品凑的。不过差不多也到极限

了]

[这样啊.....]

[不过，真想不到魔石会这么不值钱.....。罗德，你是故意隐瞒的吗？]

莱纳也瞪了罗德一眼。

然而，即使同时承受着两名一只脚已经踏进《怪物》领域的人的威压，罗德的态度依旧是那样轻描淡写。

[谁让你们没问人家嘛～。.....啊，对了！如果你们想使用城堡里的房间的话，就收你们一天十枚铜币好了～。从今天开始，《魔王城》旅店就正式开始营业啦～]

[喂！你这绝对是刚想的鬼主意吧!？]

莱纳谴责罗德那充满恶意的点子喊道。

[嗯嗯！毕竟让你们多费点功夫人家会更愉快嘛！]

[你、你这家伙.....！干脆现在就给你干掉，把你变成魔石卖了算了.....！我说，基督、我看还是这么做简单又省事！！]

莱纳气到恨不得现在就拔剑砍过去。而罗德则是一副放马过来谁怕谁哦的样子笑了起来。

感觉在这时候跟高水准的守护者打起来会很不好，所以我介入两者之间进行调解。

[莱纳，冷静点！不要冲动！.....我说，罗德。我们的情况是真的很紧急。倒也不求你能让我们免费住宿，但是就不能再便宜一些吗？可能的话，希望你至少不要有意刁难]

[嗯~，人家没有刁难你们哦？一晚上十枚铜币本来就很便宜的说，而且也有好好给你们建议了。难道还不够吗？]

罗德没有撤回前言。应该是因为她有就算打起来自己也能完胜的自信吧。看来不管我多认真地跟

她说，她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步调。

在我的介入下莱纳也变得冷静了一些，他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以推进话题。

[啧.....。怎么办，基督？先露宿一段时间？]

[啊，你们要是露宿的话，视场合而定可能会被逮捕的哦~。其实就是会被人家逮捕的啦要小心喽~。毕竟人家姑且也有负责自警团的工作嘛]

罗德明显就是在刺激莱纳。正中她的算计，莱纳很容易就上钩了，他气得直爆青筋。

[喂，罗德。既然你说视场合而定，那你倒是告诉我哪里没问题啊.....？]

[如果影响到市民的话就不行]

[那不就是任你随便解释嘛、我说.....]

[顺带一说，如果被逮捕的话就要关三天的禁闭！这条法律是人家刚刚想好的！毕竟人家可是国王哟！]

[这不就是针对我们制定的法律嘛！果然还是干掉你算了！！]

即使 Level Up 了，莱纳还是那么容易血气上涌。无可奈何之下，我再次介入调解。先全盘接受罗德的提议好了。

[住宿费我会付的。赚钱的事儿总会有办法的就是了]

[但是，基督——！]

尽管莱纳还有些不服，但被我制止了。

[罗德，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找工作做没有问题吧？]

[那当然没问题啦。不如说人家正希望你们那么做呀。毕竟你们两个能永远住在这里才是最棒的嘛]

冷静地确认过条件后，我将手中的铜币掷给罗德。

[那就好——接着吧，这是住宿费。城堡内的一个房间我就先借用了。这是今天的，明天之后的钱等我在《这里》赚到钱之后再付]

[嘿诶~.....]

看到我这么老实地交出贵重的铜币，罗德颇感诧异。

我则摆出了一副扑克脸回应之。

说来很悲伤，经过了那几周的异世界生活，我对尔虞我诈越来越上手了。技能《诈术》正活力十足地运转着。

[嗯。好的，客人您的住宿费本店确实收到了。欢迎来到《魔王城》旅店。这就领客人前往您的房间~]

[好好，有劳你了]

罗德嘴上开着玩笑，实际上则试图看穿我的想法。

寄宿在她那张笑嘻嘻的脸上的双眸，向我释放出比刃物还要锐利的目光。这等眼力，果真不愧是支配一国的王。

不过，我也能感觉到她十分享受这种互相欺骗的过程。

罗德露出了带有一丝怀念的微笑，转身前往魔王城的方向。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就工作的问题进行了商谈。

罗德试探着询问我们的意向。

[虽然知道你们打算以人家的城堡为据点工作，但是到底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嘛，虽然如果是你们两个的话，去哪儿都赚得到钱就是了的说？]

[可能的话，我打算在刚才那个锻冶场工作。雷纳尔多需要帮手吗？]

[诶、刚才那里？那个老爷子可是相当难伺候的

哦？]

[我想一边工作一边磨炼锻冶技术。而且，如果我自己能够锻冶的话，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么？]

[嗯～，毕竟一开始就是人家向你推荐的啊。好吧，没问题的。这座城市里的人的铁制品，全都是老爷子他一个人负责修理的来着，如果能有涡涡帮忙的话，他应该会很高兴的吧。人家之后去跟老爷子说一声好了]

对这事罗德倒是没什么怀疑就做出了承诺。

看来是因为我的这个选择在她的预料之内吧。

接着，莱纳谈及了自己的工作。

[那我该做什么好呢。可能的话，我是想找个报酬丰厚的就是了]

[莱纳要不要考虑来帮人家做事呢？]

[你的工作、是说自警团的事吗？不过话说回来，

你啊、不是国王来着么？我怎么感觉你完全没有国王的样子啊]

听到莱纳的质问后，罗德的表情产生了一些异样。尽管只有一刹那的停顿，但罗德确实动摇了。[——虽然确实是国王，但是人家的工作是《庭师》哦。另外副业则是自警团的工作。如果莱纳在这两方面都能来帮忙的话，多给你点报酬也可以哟？]

[庭师和自警团吗……。我倒是习惯做一些比这两个要更艰辛的工作来着]

莱纳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而且说的话相当抖M。

然而，从我现在考虑的计划角度出发，罗德的提案简直是再理想不过，因此我不由自主地劝道：[莱纳，听你的描述就觉得对心脏不好，还是算了吧。你就先跟从罗德工作看看情况好了]

我从只有莱纳能看到的角度对他使了个眼色。

察觉到我有所考量的莱纳于是就老老实实地点头答应。

[啊，好吧……。说的也对。既然基督这么说，那就这么决定了……]

[OK~。那么涡涡就去贝斯酱的家里工作，莱纳则要跟着人家干活喽]

看到让我们在这里多生活一段时间的计划顺利进行，罗德乐得连蹦带跳起来。

尽管罗德说的每一句话无不暗藏着某种盘算，但我能感觉到：此时此刻，她因多了两个一起生活的同伴而感到了欢喜，唯有这份心情、其中没有夹杂一丝一毫的心计。

我们两个则苦笑着跟在她身后。

距我苏醒以来，应该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然而，天空却跟我醒来时一样昏暗。漫步于不知

是昼是夜的街道，我们就这样暂且返回了《魔王城》。



抵达魔王城之后，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明明有那么多一大家子人都能宽敞地居住的大房间，却特地选了间这么小的给我们，罗德小姐，你的心大大的黑了哦。

罗德本人是说 [之后支付的铜币数量越多房间的规格也会越大！] 什么的。作为房主来说她这想法倒也不错就是了。我和莱纳都没有发什么牢骚就进了房间。

不过城堡内的厨房和浴场都可以自由使用。从这一点上考虑的话，十枚铜币确实是相当便宜实惠的价格。

我和莱纳两个人一起对作为我们接下来生活场所的房间进行了适当的清扫。

接着，做到了房间内自带的椅子上，我们开始对之后的事情进行商讨。

准确来说——是对我考虑的逃离计划展开说明。

事前已经用《Dimension》确认过罗德离开城堡回到街上了。看来是打算将我们两个之后的安排告知居民们。

[——我希望莱纳你负责监视罗德]

[监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才建议我去给罗德庭师和自警团的工作帮忙吗。但是，为什么要我去监视她呢？就算盯着那个笨蛋，也没办法解决迷宫的问题不是吗]

[不，迷宫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实际上，我已经想到解决那条龙的办法了]

[真、真的吗？真不愧是基督]

[在跟帕林库洛战斗时，我见识到了《始祖涡波》的三种魔法。如果我也能使用那些魔法的话，就

肯定能战胜《艾尔芬里斯》]

莱纳带着尊敬之情，等待我继续往下说。

[那三种魔法、《Torsion（捩菖蒲）》、《Default（行路渐歧）》、《Distance Mute（幻之紫腕）》恐怕全都是最高位的魔法。——分别是《无法被干涉的攻击魔法》《无法被闪避的空间魔法》《无法被防御的即死魔法》，哪怕只学会一种对付那条龙都绰绰有余]

这三种魔法肯定都是原创的东西。是《始祖涡波》专门为了自己创造的魔法。而最适合使用那些魔法的人当然就是我。

正所谓是相川涡波所能想到的专门为了相川涡波而生的最强魔法。

如今的我有自信能将那些魔法再现出来。

当我使用预知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对次元魔法的理解提高了一

个水准，而且现在我的魔力是没有混杂冰结属性的纯粹的次元属性的魔力。要使用新的次元魔法，可以说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

[《始祖涡波》的魔法吗。光是听你说，就觉得全是出神入化的玩应儿啊。虽然已经从海莉那儿听说过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始祖大人来着了……，但是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啊。这感觉可真奇妙]

听到这些魔法那强大的效果，莱纳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同时，再次确认到我是他信仰的宗教的教祖这一事实后，莱纳不禁笑了笑。似乎是事到如今实在难以再把我把当成神一样对待，只好笑了笑了事。

[说起来，莱纳你是弗茨亚茨的骑士来着啊。果然在莱文教的传承中，我的地位很了不起吗？]虽然只会想起了一点，但我记得当初缔造莱文教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千年后的地位来着。怎么说

也是缇娅拉和《始祖涡波》一同兴起的宗教，我姑且也是被算作教祖了吧。

[当然啦，那可是最了不起的哦。搞不好你要比弗茨亚茨的任何人都要伟大]

这应该就是那两人的其中一个目的了吧。

在千年后的和平国家里，得到最大的权力。如果能顺利成功，那么迷宫探索肯定能简单不少。

[那个、跟作为始祖的我谈话会让你感到劳累吗？]

[不会的。但是，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名虔诚的莱文教信徒。也在莱文教教会接受了骑士的授勋。其中就有对始祖大人献上忠诚的誓约。说实话，感觉挺微妙的吧]

估计准备了那个誓约文的就是我和缇娅拉。

要说感觉微妙我也是一样。

[我希望你不要太在意。本身我就不记得多少作

为《始祖》的记忆了。就像平时一样把我当做基督对待就好]

[啊啊，我明白。无论你是神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罢，对我来说你就是你，没有什么不同。话说回来，基督你打算使用哪一种魔法呢？]

先把莱文教的话题搁置起来，回到逃出迷宫的事情上。

[我想使用的是《无法被防御的即死魔法》——《Distance Mute》。如果学会这招，估计只要一击就能打倒《艾尔芬里斯》]

[只用一击？即使它有那么硬的龙鳞？]

[毕竟这个是将手伸进对方的体内，直接抽出《魂》的魔法啊。物理上的防御力再高也没意义的

[真、真不愧是、始祖大人的魔法……。太耍赖了啊……]

[我估计这是跟另一位始祖缇娅拉一起研发的魔

法。恐怕是最强魔法的一种]

这个魔法很明显是在缇娅拉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将施加在迷宫全体的抽取魔石的术式跟次元魔法组合在一起，升华为毫不讲理地就能让敌人无法战斗的魔法。

[你说的这个叫《Distance Mute》的魔法，现在就使得出来吗？]

[现在虽然还不能.....，但是花上一定的时间的话应该做得到。所以我才想要一个可以让我集中意识开发魔法的空间]

[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租用这个房间的啊。好吧，那《艾尔芬里斯》就交给基督对付了。那我具体要做什么呢？]

[就拜托你一边跟罗德学习魔法，一边陪她工作了。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监视住罗德，将她的注意力从我身上移开]

[你不想让罗德知道那个犯规的魔法的存在吗？]

[我想把这当做跟守护者（罗德）战斗时的底牌]

[挺意外的啊……。我还以为像基督这样的天然老好人会更信任罗德来着……]

[这啥啊，你对我那扯淡的印象是从哪来的啊]

[当然是在劳拉维亚那时候得来的]

[咕、都怪那个主持人吗……！]

想起自己在《舞斗大会》时遭受的诽谤中伤就气得我脸都歪了。

[先不说对基督的印象，你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之后会跟罗德战斗吗]

拜托你不要把我的印象问题看得这么轻描淡写啊！

[我觉得罗德在关键的时候一定会来妨碍我们。大概守护者这一存在基本都是这样的。罗德她、毫无疑问在某种地方是扭曲的——我想要极力回

避这一点]

虽然这是没有任何保证的不合理的预测。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觉得不会错。

[既然基督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只能听从。毕竟是已经打败了三个守护者的大英雄的判断，肯定不会错的]

[我说、莱纳。包括那个天然老好人的评价在内、还有这个英雄什么的称呼、还是算了吧.....]

[称呼英雄为英雄有什么不对的？你可是被兄长大人和海莉小姐认可的人，当然是货真价实的英雄，没毛病]

[这、这样哦.....]

一扯到自己的老哥，莱纳就倔的跟死驴一样，我只能放弃说服他。

[好了，那我接下来打算专心开发魔法了.....]

[在那段期间，我只要看好在街上的罗德就行了

对吧。顺带赚钱]

[有劳你了]

[啊，对了。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会顺便买菜回来的。我们这个经济状况，得尽量避免去外面吃。基督有什么喜欢吃的？绝大多数的料理我都会做]

[诶、莱纳会料理吗？]

莱纳姑且也是贵族家的公子来着。

我还以为这种杂事他都不会做的呢。

[不得不会啊。我毕竟是芙兰姐姐大人的弟弟.....]

[也、也是哦.....]

想到那个旁若无人太阳都得围着转的金发双马尾少女，我和莱纳的脸色全都阴沉了起来。

[呿、呿呿，但是、姐姐大人她现在并不在这里！既不用每隔一小时就备茶伺候、也不用为了做点心忙得手忙脚乱、更不会被迫戴上什么鬼东西给

折腾得七荤八素！这还不止，那对抖 S 红黑双子也不在、也不用管那个老喜欢胡来的废材领队、还不需要跟那个笑嘻嘻地给人戴手铐的变态守护者打交道！啊啊、这也太爽了！相比之下，不过就准备个晚饭什么的，小菜一碟！放心交给我好了，基督！！]

莱纳将自己至今为止的劳苦一股脑儿地倾吐出来。我懂的，你的心情我再懂不过了啊，莱纳。因为我跟你一样啊。每隔一小时就会切实地体会到死亡的恐怖、还要忍受窃听和炽热的视线、以及忍受可以将周围一带夷为平地的魔力的恐吓。而现在这些威胁全都不见了。

啊啊，真是爽得不行。

感觉我的胃和心灵被洗涤净化着.....。

[我们能坚持到今天、真是太好了啊，莱纳.....]

[虽然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但是能坚持到现在、

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基督…….]

我和莱纳在强烈的革命友谊驱使下紧紧地握住彼此的手。

真是不可思议，我甚至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回到地上更幸福。

然而我终究不能那么做。我和莱纳带着几乎断肠的惆怅，再次投入到迷宫脱离作战中。

莱纳为了监视罗德而出门，我则在房间里打坐开始统筹魔力。

想象《始祖涡波》的魔法。

我不光是看过，甚至以肉身直接吃了一记那个魔法的攻击。这样去想象那个魔法的构成就很容易了。而且怎么也是我自己创造的魔法，进行再创造应该不难。

在无法使用冰结魔法的现在，为了补充自己减少的手牌，我将意识集中到自己的魔力上。

我开始了对魔法的开发——

190. 千年前的重演

从昨天大概傍晚的时候开始，直到差不多今天早上为止，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从事次元魔法的开发。

多少有些乱来的魔法开发自然导致了数不清的失败和错误，因而我的全身都被倦怠感所支配，时不时也会感到头痛。不过通过短时间睡眠和全力开发的交替进行，我毫无疑问地摸到了新次元魔法的门路。

虽然 MP 已经空空如也，但相应地，在有关技能的『表示』上也出现了新的文字。

【魔法】

次元魔法:Dimension1.69 Connection1.03 Foam1.07
Default1.00

完成度高到能被『表示』认可的魔法目前只有『Default』而已。

『Default』的效果是打造出次元的断层。而我本来就可以使用有类似效果的魔法。虽然规模不同，但『Foam』也是能够以泡沫的形式生成次元的断层的。

之前与诺文战斗时，我就增强过『Foam』的效果以对距离感上下其手。只要再提高那个即兴使出的魔法的完成度，自然就可以学会『Default』了。

当然买这个魔法对魔力的消耗量可不是『Foam』能比的。

现在的我一次也就只能使用几回『Default』罢了。做不到像『始祖涡波』那样在战斗中连番使用。

而我没能学会的另外两种魔法对魔力的消耗程度远在『Default』之上。明明连成功使用的做不到，但却还是会大幅度地削减我的魔力和体力。

即使经过了一整晚的集中开发，仍然只完成了魔法的雏形，距离实践还很远。

『Torsion』虽然能造出次元之花但杀伤力极低，『Distance Mute』就连将食指伸入无机物中都很费力。

虽然这样，但也算是有所进展。

跟常人相比，这种修习魔法的速度绝对称得上异常了。归根究底，在地上的常识中，就连创造新魔法本身都是被视为不可能的。

不过说到底，这些魔法本质上也是在过去被使用的已经存在的魔法。因为魔术式本身已经被烙印于血中，所以我的魔法开发才会如此顺利吧。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既然我在使用阳潼的身体，照理说我也是能使用冰结魔法的。

然而，因为『水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被拔除，现在我完全失去了那方面的才能。

无论尝试几次，我都没能成功地使用冰结魔法。明明魔法构筑的难度是次元魔法更高，但看来无关乎难度问题，就是做不到的样子。

恐怕是我身上只有次元属性魔力的缘故吧。如今我真的是只剩下这一种属性了。

虽然想探索出用次元属性的魔力使用冰结魔法的方法，但估计得等到我穷尽次元魔法的极致时才行吧。

[可能的话，至少能让我使用『次元之冬』也好啊.....]

若论及泛用性的话，恐怕没有什么能够超越那个冬之魔法吧。我是真的非常中意『次元之冬』。现在想来，以前的我，对那个魔法甚至有逢战必用的倾向。可能是因为在无意识中非常喜欢将次元（我）属性跟冰结（阳滝）属性混合起来吧。

[纠结没有的东西也无济于事。只能用现在仅剩

的手牌去战斗了.....]

拂去消极的想法，我决定接受现实。

再说我从今天开始就得在街上工作了，可没有消沉的功夫。

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便叫醒了跟自己在同一个房间休息的莱纳。

莱纳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从床上起身。昨天他为了将罗德的意识从我身上挪开而积累了相当的疲劳。

毕竟罗德不光在街上到处奔走，时不时还会想着打探窝在城里的我的状况，莱纳要转移她的注意力真是相当不容易。

但是醒来的莱纳还是毫无怨言地做好了今天工作的准备。从中能感觉到他无论多么劳累也不会怠慢工作的气概。不仅是因为他本人那认真的性格，也有紧迫的财政压力的缘故。

说实话，我们两个现在是真的穷。

正所谓越穷越忙。根本没有睡懒觉的时间。

得尽快赚到足够的钱，购置好在迷宫探索期间需要消耗的存粮。

想也知道从六十六层赶往地上会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路途。

哪怕将每过一层需要花费的时间乐观地估计成一小时，单纯计算一下也是六十六小时——大概三天，而且不算休息。

在那期间会持续消费水和食物。

如果要尽可能稳妥地去准备的话，那么我打算至少把一周的食物储存在『持有物品』里再进行挑战。

如果只能赚到维持在这里生活的钱，那么我们不论过多久都无法做好回到地上的准备。

既然我们的工作是按日薪制，那在工作

的时候就绝对不能出什么马脚。因为搞砸了而被扣薪水什么的真的是受不了。

我和莱纳都振作精神走出房间，来到了城堡的外庭。

而罗德此时已经在这里站好等着我们了。

我们出来时正碰上她将披下的长发扎起的一幕。

而看到这一幕的我和莱纳都被震撼得难以自持。

茂密的树荫之下、缕缕煦光与罗德的长发相映，反射出翠绿色的光辉。这是与原来的世界绝对无缘的光景。好似宝石的翠色长发与罗德身上那淡淡的魔力之光，都是这异世界独有之物。如果这都不能算是幻想的具象化，那还有什么东西有资格得此美誉呢。

没错、就如同幻想一般——看到这一幕的我，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如梦似幻四个字。

将长发披下的她跟扎成马尾时相比带给人的印

自然体のロードは、まるで大国の若き王女のようなだった。

五十守護者

風の理を盗むもの

ロード・ティティ



象截然不同。

一别先前那天真女孩的氛围，这是只有宫廷内的深闺——亦即王族的公主才具备的典雅气质。无论是她那双清泉般的明眸、还是将翠发扎紧时的动作，都彰显出一种雍容华贵的风韵。

而最让我吃惊的则是这一幕中的罗德才真正符合她应有的氛围。

举止自然的罗德是如此尊贵、好似一名大国的王女。

可惜这种印象并没有持续太久。

察觉到我们接近的罗德立马吊儿郎当地笑着转身看向我们。马尾辫像尾巴一样激烈摆动，连带着将方才那贤淑的气质也一同甩到了九霄云外。

[啊，你们醒啦！早上好！涡涡、莱纳！]

如此剧变直令我们困惑不已，但总算是也[早上好]地回了个招呼。

[那就快开始工作吧。那~个，涡涡是要去雷纳尔多老爷子那边对吧。昨天人家已经跟他打好招呼了哟。而莱纳则要跟我一起。虽然你说工作结束之后立马就要进行魔法训练来着，但是真的没问题吗？不会觉得累吗？]

罗德就像路边小妹一样歪了歪头问道。完全是平时的那个罗德。刚才那种王妃一般的存在感现在就连渣都不剩。

回过神来的莱纳用我们计划好的台词回答说：

[啊、啊啊，没问题。既然基督现在失去了有效的攻击魔法，那我就必须尽快变强才行。说实话，我想学魔法想到连觉都不舍得睡的程度]

为了吸引罗德的注意力，莱纳装作自己才是迷宫攻略的核心。

[嗯嗯，不错的觉悟。就交给被称作魔王的人家好了！但是，涡涡又如何呢？如果是人家的话，在

次元魔法的方面也能给你一些建议哦]

[不，我就算了……。可能是因为魔石被拔除的影响吧，身体的状况不太好。虽然为了赚钱不得不工作，但是忙完工作之后我还是想在城内静养]

[诶？身体状况不好吗？发烧了？]

罗德有些不安地将手贴上我的额头。

她的这份体贴中没有丝毫的恶意和盘算。罗德是真的在关心我的状况。

然而我却要带着盘算继续发挥技能『诈术』。守护者身上同时寄宿着纯粹的好意和狂气这种事，我至今为止见过好几次了。不能松懈。

像阿尔缇那时候一样完全将她看做怪物提防之类的事我自然是不会再做，但至少在我回到地上之前、务必要小心不去刺激到她的那份狂气。

[不，我觉得不至于发烧。只是有点不适罢了，你不用太担心]

[是吗？不过要是恶化了一定要说一声哦。再怎么也不会在你患病的时候刁难你的]

[.....你倒是有刁难我们的自觉嘛，罗德]

[啊、刚才那个不算。不算不算。人家无论何时都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哦！]

察觉到自己失言的罗德像小孩子一样耍起赖皮。而我们对此也只能苦笑，接着便离开城堡来到街上。

路上不少人都冲我们挥手示意。看来，罗德昨天真的是把我们的情况传开了。不少人都欢迎作为新居民的我俩，并告诉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会帮我们之类的。

不过因为我和莱纳都不打算久居，所以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还是始终保持笑容回应。与居民们的交流也是迷宫攻略重要的一环。

就这样在街上居民们充满善意的关怀下，我们来

到了雷纳尔多的宅邸。

那个猫耳少女一如往常地在院子里玩耍。她一看到我们，立马摇着尾巴接近过来。

[啊，真的来了！各位早上好！罗德大人，我爷爷他就在里面哦！]

[早上好，贝斯。不过人家这就要去别的地方了哦，今天只有涡涡一个人要留在这里]

[诶、说要在我家工作的人、原来是骑士团长大人？]

[没错哟。换句话说，就是你家的雇工——不对、是执事哦！随便怎么使唤他都行哦！]

[(*@o@*) 哇～！]

罗德一给她灌输这些有的没的，贝斯酱看我的眼神立马就变得不得了了。

为了不让她误会，我走上前一步进行自我介绍。

[那个～，请多关照啦，贝斯酱。我是接下来将在

你们这里给锻冶打下手的相川涡波]

[啊、是、是滴……! 请多关照, 骑士团长大人……]

贝斯酱一下子就满脸通红地垂下了头。在罗德面前那种快活劲儿不知道去了哪里, 反而因为羞涩而畏畏缩缩起来。

[称呼我用不着加什么大人的。再自然一点也无妨。不过, 唯独『涡涡』之类的爱称还是算了吧。那都是那边那个笨蛋擅自乱叫的。可能的话, 你真的用不着这么严肃地称呼我]

[不不……, 这可做不到呀。因为骑士团长大人就是骑士团长大人嘛!]

贝斯酱将双手置于胸口, 说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話。

她这有些羞涩的态度, 乍看之下仿佛是因为对年长男性的憧憬。然而, 我却有一种确信原因绝非如此的违和感。

这种感觉简直就像在她的心中有不属于她自己的东西一样.....。

当我为了探明她身上这股违和感的原委而打算追问些什么的时候，罗德插嘴说：

[唔呼呼.....。还是老样子，涡涡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呢！连这么可爱的少女的心都被你俘获了！]

[等下，别说这种奇怪的话好不好。我接下来可是要给这孩子的爷爷打工啊.....！]

[可是你看她这样子不完全就是那么回事嘛！来呀！再像以前一样，再跟她说点帅气的台词呀！]

[诶、你说跟以前一样，那大概是怎么个风格.....？]

[诶？嗯~.....。大概就是思春期和反抗期混在一起的妹控复仇者的感觉？]

[你都思考了那么一会儿了，结果得出的还是这

种评价吗。说真的、以前的我到底都干了什么啊.....]

听到对『始祖涡波』的评价是如此滑稽，我有点意外地受到了打击。

[那、那那个、骑士团长大人！我这就带你到爷爷那里去！]

贝斯酱一看到我有些失落，立马牵起我的手打算带我进家门。

于是罗德和莱纳也不多说什么，两人纷纷挥手跟我道别。

[慢走不送啦~！人家就跟莱纳一起去工作喽！]

[你去吧，涡波。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

莱纳认真地说道。

他的话中有一种势必会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气魄。感觉到将罗德的事交给莱纳处理应该没问题的我暂且放下了心。

就这样，我被贝斯酱牵着手带到了她家里。

走在我前面的贝斯酱脸还是像小苹果一样红。不过，有关她的记忆我是真的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所以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害羞。

虽然想趁罗德不再而再跟她打听一下原因，但因为很快就来到了工房，所以我没把握到时机。

[那我就送到这里了，骑士团长大人！工作加油！]

贝斯酱逃也似地离开了。

结果我就这样和待在工房里的雷纳尔多独处。在被静寂支配的工房中，雷纳尔多一脸不忿地瞪着我。

[小子，你对我家孙女干了什么……？]

他追究起我跟贝斯酱的关系来了。这肯定的啊。要是我妹妹像刚才这样带了个不认识的男人过来，我肯定也会像他这样去诘问那个野小子的

啊。

[没有，啥也没干。是、是真的。那啥、真的是真的什么都没干]

我当然也只能这么回答了啊。

哪怕是贝斯酱满脸红潮地用热烈的视线看着我，哪怕是最后像逃跑一样全力疾走地离开我身边，我也只能这么回答啊。因为我真的只做了个自我介绍而已啊。

[哼。你倒不用那么害怕。老朽也不是责怪你。.....这样吗，看•来•还•残•留•了•那•么•一•点•儿•啊]

[哈、哈啊.....?]

说实话我已经做好就这么被质问几个小时的觉悟了。要是我站在雷纳尔多的立场上，那我肯定不问上几个小时绝不善罢甘休的。但是我居然没怎么被盘问就被招进工房里去了。

进去之后我就注意到工房的样子跟昨天有所不同。

首先是房间里的温度跟昨天就不是一个概念。设置在墙壁上的火炉烧得贼旺，边上有不少盛满了水的水桶。就跟我在『史诗探索者』看到的锻冶场差不多。

同时我也意识到今天的工作绝对不容易。

[不过，你还真是多事。真想不到居然要在这里工作。昨天听罗德讲起这事的时候老朽差点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锻冶的工作可比小子你想象的要难哦？]

[我知道的。但是就算这样我还是觉得在这里工作更好]

因为我打算一边赚钱一边磨砺跟迷宫探索有关的技能。技能『锻冶』能有所成长的话，我就能自己打造对迷宫探索有用的东西了。哪怕是当做

体力活的一种延伸，这也是很理想的。

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建立在直觉之上的对雷纳尔多人品的信任。不知为何，我就是无法将这位老者当做外人。

[哼.....]

看到态度坚决的我，雷纳尔多又哼了一声。

接着他就伸手拿起了摆在工房墙壁边上的道具。他轻而易举地就拿起了一把正常来说老人绝对拿不动的超大规格的锤子。

看到这一幕我都呆住了。

就算知道他的 **Status** 我还是吃了一惊。

雷纳尔多将锤子搭在肩上问道：

[那就开始干活吧。小子你有关于锻冶工作的经验吗？]

[那个、算是稍微做过一点.....]

[有点儿经验的话那就行。反正这里也只是做一

点小修小补而已。你去给那边那个房间打开]
这个工房还有通往其他房间的门。被他这么一说
我便打开了那道门，这个房间里摆满了锅呀钳子
呀之类的家庭用品。看来是一座仓库。

[那些都是街上的人拜托修理的东西。接下来就
要着手把歪了的把手和漏洞给修补好。你拿一点
过来]

[好的]

工作已经开始了，我小跑着去仓库里取来了一些
他说的物件。

结果这些的雷纳尔多带着它们去了火炉那边。

[像刚才这样的杂活就是小子你的工作。那就开
工了——]

真真正正的锻冶就此开始。

我一边回想之前给艾利巴茨打下手时候的事一
边行动。虽然因为现在魔力用尽而用不了次元魔

法的辅助，但我还是尽量要做到比那时更机灵。揣摩雷纳尔多的想法，感受整个锻冶场的氛围，从工房里寻找必要的东西。

我首先将锻冶途中会更换的规格不同的铁锤以及为了固定加热的铁器而使用的钳子摆到了雷纳尔多身边。

看到我这番作业的雷纳尔多又哼了一声。

因为我是真不知道他哼鼻子是个啥意思，所以有点害怕。

[哼。看来你还是懂一点的啊]

似乎是被夸了.....应该吧。

[我能做到的也只有打打下手的程度了.....]

[既然你懂一点那老朽就不客气了。——开始了哦]

雷纳尔多锻冶的动作强劲得真是完全不像个高龄的老人。

虽然我现在是以 MP 的回复和赚钱为第一目标，但也丝毫没有摸鱼偷懒的打算。正如我先前考虑的，自己打算在这里一点点磨炼技能。

因此，为了不看漏雷纳尔多的技艺，我专注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锻冶的技术真是比艾利巴茨高到不知哪里去了。虽然所处的国家与时代都不同，但是这水准完全无法同日而语。

虽然这么说对艾利巴茨有点失礼，但经年累积的实力是真的不容小觑。只用了几秒钟，我就明白雷纳尔多的锻冶水平在艾利巴茨的好几个段位之上。

最让我惊讶的是锻冶的过程居然消费了魔力。

雷纳尔多每次挥下铁锤，一股肉眼可见的魔力奔流便应运而生。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铁锤上刻着魔术式。那是一把可以被称为魔法道具的铁

锤。

铁器与锤子每次碰撞，魔力便沁染在铁器上。而魔力就像在强化铁器一般延伸成网状附着于铁的表面，在冷却的同时将铁的形态固定。

这绝不是一般的锻冶技术。不对，这可能已经是跟锻冶不同的另一种技术了吧。

我也是有技能『锻冶』的。说实话我最初是带着跟他一起锻冶而不是像这样打下手的念头过来的。但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不可能的。技术的差距已经无法形容。在现在已经绝迹的千年前的技术面前，我被震撼得说不出话。

而且最了不得的是他工作的速度太快。我连打下手都忙碌不堪。

[——咕!!]

[快点把下一件拿来，小子!]

技术炉火纯青的雷纳尔多的动作快得我都跟不

上。且不说他那毫无瑕疵的技艺，过高的基础能力值也是原因。这两者加在一起催生出了令人恐怖的速度。

还没几分钟，就累得我大汗淋漓。

没办法即使准备好雷纳尔多想要的东西，因此被骂了好几次。这感觉也挺让我怀念的。自从我离开瓦尔德的酒馆以来，就再也不曾像这样被敲打过了。

工作中，我自然而然地露出一抹微笑。

虽然有我本身喜好工作的原因，但也为这预想不到的幸运而不由自主地感到了欣喜。

身边人的技术越高，我就能变得越强。毕竟我可是被诺文打包票赞为『特化了模仿的魔法使』的人。

对攻略迷宫来说，有如此幸事真是再好不过。

我的竞争心和物欲渐渐沸腾了起来。憧憬着雷纳

尔多的技术，我的胸口响起阵阵高鸣，我发自心底地想磨练出这种技艺。

这就跟以前看到塞拉和诺文的剑术时涌起的感情一样。

次元过高的技术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如今的我不仅能理解这一点，甚至能进行掌握。

这怎能让我不感到愉悦呢。

因此我拼命地协助雷纳尔多的锻冶。

因为『并列思考』是妹妹的才能，因此现在的我在思考上没有多少余力。仅仅只能醉心于这份工作中无法自拔。但这不意味着我的动作会比之前逊色。通过升级导致『贤能』数值的不断增加让我的判断力顺利提高。集中于这份工作没有什么问题。

果然，我再次确认了技能『并列思考』实在是一项画蛇添足的力量。不如说因为它的缘故，让我

产生出过剩的思考而投鼠忌器的负面影响反而更多。

可能失去技能『并列思考』对我来说并不是弱化，而是一种强化吧。

在雷纳尔多这里工作不仅是对锻冶能力的锻炼，同时也是重新审视我自己力量的机会。

火炉中放出橘黄色的光芒，为了维持它的热度，我持续不停地将干柴送入其中。再用手动吹风器送风进去，尽可能地抬高温度。

虽然没有让我负责把握细微的温度调节，但这个我是能处理的。历经多次激战的我，即使是过万的温度，也能掌握到精确至小数点以下的数值。恐怕雷纳尔多也做得到吧。正因为他做得到，所以他的技能『锻冶』才会有 3.12 这么高。凭借远超专家的极限、甚至达到人类至宝级别的感觉，他能够将火炉和铁器还有整个房间的热量都精

准地进行掌握。

雷纳尔多敲打铁器，将高温的铁器浸入水中冷却。如此反复。

仓库里的铁制品被接连不断地修补好。

与之同时，工房里也溅着大量的渣滓和灰尘，我便勤勉地用扫帚将它们纷纷清理。清扫的过程中我的目光也没有从雷纳尔多身上偏离。

在冷却的工程中，虽然不多但也确实有使用魔法。不光是单纯为了调节温度而使用的火焰魔法以及水魔法，还有可以补正铁器强度的地魔法。在多种多样的魔法的交织下，一把普通的铁锅就这么升华为了上位的存在。

如果是在游戏里估计就是『改』或者『+1』之类的吧。

说不定连名字都得变成『魔法铁锅』了呢，于是我就对被修理好的铁锅使用了『注视』。

【雷纳尔多的铁锅】

结实的铁锅。

通过技术『神铁锻冶』，升华为了高位的存在。

总觉得这注释像是在描述一把传说中的武器哦。

不过我也有点摸清『表示』的套路了。看来经由一定的技术改造之后，在道具的名称前面会加上施工的人名。

看来就算是喜欢游戏的我，姑且也没有丧心病狂到把『改』和『+1』这种东西引进过来。

就这样，确认了不少铁器都被冠以雷纳尔多的名字之后，我们迎来了暂时的休息。看来他再怎么样也是没有一天不休地挥舞锤子的体力的。

一边擦汗，我一边补充水分，其间我询问雷纳尔多：

[请问，您不打造魔法道具或者武器吗？]

这么厉害的锻冶技术只用在日用品上，我有点惜

才。

[.....因为没有相应的订单啊。就算有也都是生活用的魔法道具而已]

[这座城市里没有对武器的需求吗?]

[需求不是没有。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待在会产生需求的场所了]

听到没人在，我就联想到了现在自己居住的那座城堡。

[请问您说的场所是指『魔王城』吗.....?]

[没错，就是『佩艾希亚城』]

[啊，原来正式名称叫佩艾希亚吗]

[这两个都是正式名称。无须在意]

从雷纳尔多这里得到了与罗德口中有些不同的信息。

想知道更多信息的我继续问道：

[雷纳尔多先生您知道为什么现在那座城里没有

别人在吗？]

[.....。.....小子，休息时间结束了。要不要回答你这个问题，看你接下来的表现而定]

[啊，好、好的]

然而被岔开了话题。

雷纳尔多站起身重新开始锻冶。

现在还在工作中，我当然没权利只顾着自己去讲些与工作无关的话，因此我也站起身。

继续从仓库里取出损坏的铁器，我们重新投入到修理工作中。

这庞大的工作量要是我等级低点估计已经累倒了吧。一般人根本没办法在这像迷宫一样高温的房间里持续不停地工作的。

不过雷纳尔多倒是毫不客气地使唤我。

当然因为我相对地也能偷学到技术所以没有怨言。

直到日落为止，我和雷纳尔多都一直这样持续进行着锻冶工作。

191. 提出问题

[哈啊、哈啊.....]

锻冶工作结束后，我气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

[哼。想不到你真的坚持下来了啊.....]

雷纳尔多感叹道。

看来我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算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虽说作为代价、我的体力基本耗光了就是。

[雷、雷纳尔多先生您每天都这么忙吗.....?]

[哼。要是每天都这样，那老朽早就废了]

雷纳尔多摇头对我的疑问予以否定。

[也是哦.....]

毕竟这是连半只脚踏进怪物领域的我也会连呼带喘的工作量。果然今天的锻冶并不寻常。

[老朽是打算增大难度来让你放弃这份工作的，想不到你居然跟得上.....]

[果然啊.....]

从仓库里的铁器都被搬空，开始把已经修完的东西重新锻造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看来全都是有意刁难我。
对此我苦笑不已。

看到我这副模样，雷纳尔多也微微笑道：

[真是变了啊，小子……。以前明明是个那么急躁的人来着…….]

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些许的怀念。看来在雷纳尔多

的心中还有另一个我的形象。估计是在说使徒西斯和守护者艾德认识的那个『始祖涡波』吧。

[如果是那时候的你，应该立马就咂嘴说 [真麻烦，不干了] 才对的。真是变了啊。.....不，现在这样其实才是你本来的姿态吗。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也是跟现在一样的表情啊。.....哼，这份记忆倒确实令人怀念]

雷纳尔多一个人自言自语着。其内容毫无疑问是千年前的信息。

[请问，您愿意告诉我千年前的事情吗.....?]

昨天见面的时候虽然被委婉地岔开了话题，但现在总觉得有戏。现在的对话大有就这样顺势开始讲述过去故事的趋向。

雷纳尔多露出了有些纠结的表情，接着态度严肃地要我使用魔法。

[小子。你调查一下罗德现在在哪里]

[诶、啊，好的.....]

迫于压力，我连忙使用『Dimension』。

虽然只能稍微使用一下，但所幸很快就找到了罗德所在的场所。她正在一座宅邸的庭院里啪嚓啪

嚓地用剪刀修剪着花草树木。莱纳就在她的身边帮忙。

[她正在一个很不得了的豪宅里工作。那家伙原来真的有在做庭师啊]

[豪宅吗……。嗯，这个距离的话应该没问题吧。不过，以防万一还是去仓库说吧。好了，你跟我过来]

对我倒是毫不客气。雷纳尔多就这样转换了一下场所。接着，他靠到手边的置物台上。

[不过话说回来，居然选择在老朽这里工作，直

觉真是敏锐啊。不愧是你。看来有关老朽的事也留着点什么的樣子呐]

不顾没能理解他话中所指的我，雷纳尔多继续说起来。

从他在意罗德的所在这一点来看，他要说的应该是不想被她听到的事吧。

[如果你还跟我们第二次相遇那时候一样的话，老朽是什么都不打算说的，不过如果是现在的你的话，那么把一切都讲给你听也无妨。就把老朽我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好了。有关千年前的事，还有『这里』——『佩艾希亚』的事情一并呐]
[.....那就拜托您了]

没有拒绝的理由。我果断点头。

[与之相对地——，希望你能去拯救罗德那丫头。
就凭老朽我们的话，恐怕已经没办法救她了]

他露出了相当纠结的表情。

看到他如此阴沉的神情，我便意识到那名开朗的
守护者现在状态有多糟。

[拯救罗德？果然现在的她处于迫切需要得到
拯救的状态吗？]

虽然已经有所预料，但当事实摆在面前，还是让我不由地屏住呼吸。

[整整一千年啊、我等在『这里』想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尽管她本人一直说 [已经够了，谢谢你们] 之类的话，但其实什么都没有解决。那丫头即使过了一千年，她的留恋也丝毫没有解消]
[.....雷纳尔多先生你原来了解守护者的事情啊]

在他说出留恋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了解有关守护者的详细事项。

[是啊，老朽确实了解。不，准确来说，在这佩艾希亚的所有人都是知道的。因为『这里』就是为了杀死罗德那丫头才被创造出来的空间啊]
[为了杀死罗德而被创造的空间.....]

听到这危险的说法，我皱紧了眉头。打造出这个空间的恐怕就是我。为了了解事情的全貌，我等着雷纳尔多继续往下说。

[『这里』是小子你为了罗德而创造的空间。因此，『这里』实现了罗德当时所有的愿望。如果是罗德的留恋是『佩艾希亚的和平与安宁』的话，那么这里的条件绝对堪称完美。但是罗德的

留恋根本就不是什么『佩艾希亚的和平与安宁』。察觉到这一点是在最初一百年的时候。过了两百年世界便开始崩溃，到了三百年人的魂也开始毁坏，在经过五百年左右的时候一切都疯掉了]

因为雷纳尔多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过平淡，导致我没能立刻理解这些事情有多么悲惨。然而，从崩溃、毁坏、疯狂这一类描述中，我能够感觉到那些痛苦的尺椽片瓦。

[我想你大概也察觉到了，这座城市基本上就是从大陆的记忆中经由『想起收束（Drop）』打造出来的。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是如此。不过，基本上所有人的魂都已经消磨殆尽了，就连原型都

不剩。所有人都像我那在外面玩耍的孙女一样，失去了过去的记忆，成为了单纯表现出『佩艾希亚的和平与安宁』的存在。讽刺的是，明明这里是为了消耗罗德的『魂』而打造的世界，但还完好地保留着记忆的却只剩下罗德一个了。那个笨蛋的『魂』实在是结实过头了]

综合从罗德那里获得的信息，我渐渐明白了『这里』——亦即『佩艾希亚』的事情。

在千年前，『始祖涡波』打造迷宫的时候打算向『罗德』致谢。因而才专门为了她打造出这个『可以实现所有愿望的空间』。那就是『佩艾希亚获得和平安宁的世界』，只要待在这里就可以实现罗德的留恋——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无论是『始祖涡波』还是佩艾希亚的人民，甚至就连罗德自

己，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按照预定，只要百年罗德应该就会消失的吧。但是，即使过了一千年，罗德的存在依旧跟千年前别无二致。反过来消失的，却是表现『佩艾希亚的和平安宁』的『佩艾希亚的人民』。

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满是违和感的世界的法则。

但是，这情况实在是过于无可救药……。

因而雷纳尔多才会请求来自这个世界之外的我的帮助。

[原来如此，我大致明白了……。但是，既然到现在还知道这些，也就意味着雷纳尔多先生您的

『魂』也很坚强吧]

[非也，老朽的记忆也满是疮痍了啊。不过，老朽即使在千年前也是在•怪•物•之•上的存在来着。因此才保留了些许的自我——不，不•对•吗。说不定，是因为老朽有不能放着这样的罗德不管就逝去这一留恋吧。哼…….]

雷纳尔多露出一抹温柔的浅笑。然而，这份笑容实在太过凄惨了。

我的年龄虽然也已经过千，但是体感时间终究连二十年都不到。就算能联想到他花费一千年的漫长时间去守护罗德，我也无法切身体味到那种感觉。

我不过只能漠然地慨叹他这段经历真是充满坎坷和痛苦罢了。

[罗德她——似乎一直都在告诉自己说已经被拯救了，已经得到报偿了，这样就足够了，一切都结束了之类的。在上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如此。啊啊，这样的她怎么可能没有坏掉呢。所以，希望你能予她以救赎。就算知道拜托小子你做这件事并不合理，但还是拜托了]

原本以为绝不会向任何人俯首的莱纳尔多向我低下了头。只为了一个叫做罗德的少女。依照他昨天的态度，或做出这样的举动是我无法预及的。

[我还以为雷纳尔多先生你讨厌罗德呢]

[.....是啊，当然讨厌了。无论是罗德还是小子

你，都一样。毕竟就因为你们两人的错，害死了『佩艾希亚』的所有人。就连在外面玩耍的我家孙女也不例外。没错，你也好我也好、所有人都死了。正因如此，感到内疚的罗德才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去别处吧]

[我和罗德的错？能请您详细解释一下吗？]

[也好。小子你也理应知道这件事。.....我等北方诸国与南方国家那时进行着一场战争。而罗德则是君临于战争顶端的御旗。明明是这样，在战争即将迎来胜利的时候，『支配之王（Lord）』和『近卫骑士团长』两人却逃走了。对自己率领的所有士兵见死不顾，舍弃应当守护的人民，就那样不知所踪]

[做、做出了这种事那确实该被怨恨啊.....]

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是因为战争的最高责任人放弃了义务而被害死的。

我反而对佩艾希亚的百姓那能如此和善地接受这两名战犯的宽广胸襟感到了吃惊。

[话是这么说，不过那件事已经无所谓了。已经无所谓了啊。对那件事，在『这里』的所有人都觉得 [已经无所谓了]。只有对有关千年前的怨念这点，这个空间是具有相应的处置机能的。所有人应该都能做到互相原谅。但是只有罗德，即使待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没有迎来终结。应该是因为留恋的束缚吧，不管过去多久，她的存在丝毫没有变得薄弱]

[您对罗德的留恋有头绪吗？]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难办啊。但是，即使抛弃

一切也想要实现的东西，那就必定是作为佩艾希亚的王所无法达成的事吧。只有这点很明确。.....小子你有什么头绪吗？]

我开始推测起来。

考虑到至今为止遇到的守护者们的倾向，恐怕就连罗德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留恋是什么吧。又或许是尽管知道却无法实现的留恋。

她真正的留恋。

说实话，完全想象不出来。没有过去的记忆的话真的做不到。

[不，我也没什么线索.....]

[这样吗。果然，没有记忆这点很棘手啊.....]

[抱歉.....]

[不用，老朽才要向你致歉。有点勉强你了。.....但是，老朽还是这样想：在现在这个时候，小子你会在这里现身，那一定是为了罗德]

看来我受到了期待。

正因如此雷纳尔多才会通过锻冶工作考察我的品性吧。

而考察过后的他则真挚地将一切和盘托出，甚至低下头拜托我。

但这同时也将我置于两难之地。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地上的事。因此才欺骗罗德，并用最快的速度做着回到地上的准备。自己现在的计划跟雷纳尔多的委托是完全对立的。但是，在听到了罗德的现状之后，我确实感到可能应该先帮助她才对。

我将『现在』和『过去』置于天秤上权衡起二者的重量。

但可悲的是，对哪一方更重要这一点，我已经有答案了。因而我尽可能暧昧地回答道：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会尽量帮忙的.....]

[也好，这就够了。只要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毕竟是老朽说的话太强人所难了啊.....]

即使如此雷纳尔多还是接受了。恐怕他也察觉到我更偏向回到地上了吧。但是就算明白我的心思他还是表示这就足够了。

就这样，我们默默地将工房收拾了一番，便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领取了今天的薪水后，为了回到城堡，我打算走出房门。

[啊、那个，骑士团长大人！请等一等！]

但却在门口被贝斯酱叫住了。她就跟早上一样，脸红得像着火一般。

她跑到我身边，将放在漂亮的桃色手帕上的曲奇递给我。

[在您工作的时候，我烤了一些点心！您方便的话，请尝一尝吧！]

看她说话时身体颤抖，就知道是鼓起了勇气才如此请求的。

[谢谢你。那我就收下了]

我自然做不到去践踏她这份勇气，因而点了点头。

但是，接过点心的我的手却像她一样颤抖着。

抑制住双手的颤抖，我笑着将曲奇送进嘴里。

带有些许糖分的点心治愈了我因工作而疲惫的身体。即使是在料理上吹毛求疵的我，也不得不说这曲奇十分美味。

说得准确一些的话，这点心几乎比得上在我的世界里的东西——不，应该不止如此。

这味道实在太令人怀念，只•能•认•为•这•点
心•的•做•法•是•我•教•她•的。

[相当好吃啊.....。看来你很擅长做点心呢.....]
[诶嘿嘿~，太好了！我还会再做的！明天也请您多多期待啦！]

贝斯酱一脸羞涩地摆手。看到这副表情，我就明白她一定是对我抱有好意的。

千年前的贝斯酱恐怕是喜欢千年前的『始祖涡波』的吧。

明明这样，『始祖涡波』却将包括这孩子在内的所有人送上了死路还坐视不管。

即使认为是在对『使徒西斯』的恨的驱使下做出的行为，我也无法轻易接受。我一边责备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责，一边勉强自己微笑着回应她。

[嗯、好，我明天也会好好期待的哦]

[明天见啦！骑士团长大人！]

就这样，我第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同雷纳尔多进行的锻冶工作，不仅让我在『持有物品』中积攒了铜币，磨砺了技能，还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更多收获。

那就是我和罗德过去做的事。我了解了有关这些故事的肇始。

明明刚站到『这里』的入口，我的心情却已经忧虑到了极点。

经过从早上到傍晚的时间，我的 MP 回复了一半左右。

相对的虽然体力消耗了大半，但并不影响我进行魔法开发。

于是我又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断碰壁。

因为『Default』已经熟练掌握了，因此我集中练习的是『Distance Mute』。

将次元属性的魔力集中到手上，以想象成伸入『持有物品』中一样的形式，用手触摸桌椅。紧接着，我的指尖便像掠过立体影像一般划过了桌椅。

但是，就算能够像这样无视质量从中划过，但我却无法对这些物品的存在进行干涉。更进一步来说，也没办法像『始祖涡波』那样将整只手臂都伸进去。

像这样也就跟穿过一道简易的『Connection』没有二致。要说的话也就是在指尖展开『次元斩裂

剑』错开物品的位置罢了。

我于是理解到『Distance Mute』是跟我至今为止使用的魔法完全不同的东西。

非要区分的话，我觉得它跟『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相似。

那是增加一个我能看到的次元的魔法。

而『Distance Mute』则是增加一个我能触及的次元的魔法。

如果不削减生命去挑战『次元之理』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掌握那份感觉。

若现在是在战斗中，那我肯定不会吝惜生命，但在平时我还是打算稳妥一些。再多花费一些时间去钻研也不急——但是，如果在我这么想的期间地上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该如何是好——

之类的纠葛在我心中反复斗争，让天秤左右摇摆。

当然，就算天秤最后衡量出了结果，也不意味着那就是最好的选择。要是我真的能对一切选项都做出最合理的判断，那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了。

当我在房间里独自啜嚅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了嘈杂声。

于是我即刻停止魔法开发，转而使用『Dimension』。

这座城内应该没有其他人在。

如果有人的话，那就应该是——

[是人家啦！成功归宅！是说让人家也加入你们嘛~！]

伴随着咣啷一声，窗户被推开，罗德飞进了房内。被她抱在腰边的莱纳则是一脸深感抱歉的表情，于是我就明白罗德是不顾莱纳的制止带着他强行冲过来的。

[听莱纳说你们两个昨天晚上居然独自享受美味的食物来着！为什么昨天不叫上人家一起吃嘛!？]

看来她对我们独自用餐这事感到挺不乐意的。背后背着一个大麻袋的罗德带着开朗的笑容逼近我问道。看来那个麻袋里装了大量的食材。

看到罗德笑得像个孩子，直引得我内心一阵刺痛。

尽管她表现得如此纯真，但恐怕罗德的内心上烙

印着让人不忍直视的创伤。是被雷纳尔多比作崩溃、毁坏、疯狂的状态。

想到这副笑容是这名熬过千年的漫长岁月的少女的处事之术，我就不忍将她逐出房间。因而我尽可能地像亲切的朋友一般回应她。

[.....我们就是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做了吃的而已。没有招待罗德一起吃的必要吧？]

[但是咱们不是朋友嘛。哪怕是带着尊敬房主的意味，也应该邀请人家不是吗？]

[不，本来就没觉得跟你是朋友来着，而且也完全不打算将你当做房主献上敬意.....]

[诶、诶诶！？好无情好过分！]

[啊，不过你要是付钱的话那让你吃点也不是不行哦？不过，一顿饭的价格要三枚银币。另外提醒一下，与我们做朋友的朋友费还得另算]

[岂止是过分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事啊！人、人家知道了啦。这边会便宜点收你们的住宿费的就是了]

[你一开始就这么说不就好了嘛。我们现在穷得可是叮当乱响，一谈到钱的问题那是没什么情面可讲的]

[嗯~，虽说是人家有过在先，但你这也太小心眼了吧.....]

[如果你肯付朋友费的话，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是朋友了。要是还能护送我们回到地上，那咱们的关系就直升挚友了]

[这种建立在交易基础上的朋友关系也太恶劣了吧!？]

[好了，你到底要给我们减多少房租，赶紧说。根据你减少的额度，我再决定让你吃多少莱纳的料理]

[诶、那个，减少一半怎么样？]

[那就给你吃个半人份的量好了]

[你这啥算式啊!？]

[——开玩笑啦。总之莱纳先去准备晚饭吧。其实我肚子也饿了]

谈笑了一番后，我拜托莱纳去准备晚餐。

莱纳用眼神询问我[罗德在也没问题吗]，我便冲他点了点头予以认可。

经过刚才的魔法开发我的 MP 已经见底了。正在迷茫要不要削减生命使用魔法来着。不过还是想着今天先算了吧。

[我知道了，基督。我去一趟厨房，马上回来]

[啊，果然做饭这种事还是大家一起做更好吧!？而且也可以加深朋友间的感情!]

[.....]

虽然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但像这样加深我心理伤害的行为还是希望能多收敛一下。

在知晓了这里的事情之后，看到罗德这拼命的姿态就让我无比悲伤。

这数百年来罗德不仅不断经历着与街上居民的别离，现在她甚至还要跟已经化作空壳的他们朝夕相处。想到这里，我便觉得她口中的『朋友』两字是多么沉重。

[说、说的也对啊.....。确实三个人一起的话饭做得也更快.....]

因而，我很自然地就选择了迁就她。

我做出了三人一起去厨房做饭的许可。

[成喽！那切蔬菜的事就交给人家吧！不如说人家也只会做这个就是了！]

[.....总之我明白你完全没有料理技能了。到时候你记得老实一点]

[得嘞！]

我们走出了房间，在没有其他人居住的城堡里迈步。

如果罗德她在这样的城堡里一个人待了一千年的话，那遇到像我们俩这样的新入住者确实没办法不高兴。

一边陪罗德聊一些没营养的话题，我们三人一边做着晚餐。

结果摆在我们饭桌上的尽是简单粗暴的荤菜和

面包。

明明罗德自己说什么要切蔬菜之类的豪言壮语，结果喜好却跟个小孩子一样挑剔，最后就变成以荤菜为中心的结局了。

以大量使用佩艾希亚特有的香料烤成的牛排为首，其它还有鸡肉海菜汤、蒸猪肉菜卷什么的。本来就是偏男性向的料理，加上罗德的喜好，营养平衡一下子就炸了。

罗德就算是在开始吃晚饭之后也还是说个不停。不如说她比之前还要兴奋。

谈话途中，我提起了魔法方面的话题。

我想了解一下罗德教授给莱纳的魔法的详细内容。

[说起来，罗德在教莱纳学魔法对吧。莱纳有

学会什么新的风魔法了吗？]

[哎呀，莱纳他呀，真是没天分啊～。到现在也就学会了两个而已哟]

罗德一将莱纳揶揄为不成器的弟子，莱纳便闹别扭地反驳说：

[是你太异常了啊。别拿我跟千年前的传说之王相比好不好。只过了几天就学会两种魔法在地上已经很了不起了]

[莱纳！正所谓比上不比下！不对，在这里的话地上才是上面吗.....，那就比下不比上！应该吧？总之，你不能安于现状。在这世上像怪物一样强的家伙一大堆，不发愤图强怎么行呢。比如说漩涡这种人，还有『南方』的那些骑士们！]

[基督和诺文吗.....。确实我也很想追上这两二

个人的水平啊.....]

[嗯？莱纳，真亏你知道阿雷亚斯的名字啊。难道说那家伙在千年后的地上很有名吗？死了之后才出名，那家伙还真是老样子啊]

[不啊，诺文他是三十层的守护者来着，我在地上有见过他哦]

[呜哇.....。也就是说、那家伙，现在就待在地上啊.....]

[不，已经不在了。因为诺文已经被基督打倒了啊]

[你说啥？]

罗德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认为诺文依旧存活在地上。

但是她的错误认识立马就被莱纳摇头订正了。罗德旋即露出一副太阳从西边升起的表情。

看到她的表情一直没变，我便也附和莱纳的话说：

[没错，诺文被我打倒了]

[那家伙、被涡涡？真的假的？]

[是真的]

[诶、诶？使用陷阱给他阴死的？]

[是在决斗中将他打倒的]

[你说的这个决斗是指拉开一个国家的距离进行
远距离狙击的决斗吗？]

[是在观众的见证下、在竞技场上、面对面形式
的决斗]

[面对面决斗.....？啊啊，懂了懂了，就是说你绑
了人质要挟对吧？]

[不，什么阴招我都没使啊。是真的在正式的决
斗中光明正大地战胜他的]

[诶、诶诶？你这说的实在有点难以置信啊.....。

看到现在的涡涡，人家觉得你应该是绝对没有胜算的说.....]

[.....嘛，你不相信倒也无可厚非吧]

说实话，战胜诺文确实是好几重偶然叠加起来的结果。

而且给怪物『地之理的盗窃者』的最后一击还是在莉帕的帮助下完成的。

再怎么吹，我也不敢说自己比诺文还强。

但是不知为何莱纳的反应倒是很激烈。

[罗德，我们可没有说谎啊。基督他毫无疑问是超越了诺文的剑士。基督继承了诺文的剑就是证据]

因为莱纳用目光控诉，所以我只好将『阿雷亚

斯家的宝剑诺文』从『持有物品』中取了出来。

[这股魔力.....，难道说是诺文•阿雷亚斯.....?
]

[是的，正是诺文的魔石。实现了留恋之后的他
化作了剑。顺带一说，阿雷亚斯家的剑术被传授
给了我和莱纳继承]

[嘿诶~，好好死掉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啊.....]

罗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摆在桌上的水晶宝剑。
但是，她始终没有伸出手触摸。
带着有些胆怯，又有些憧憬的表情，她就这样确
认着自己未来的姿态。

[呐，跟那家伙的决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
家超级感兴趣。毕竟他可是『北方』用数量作战

都打不倒的怪物啊。实在想象不出他被打败的样子]

[.....让我想想。现在回顾起来，我与诺文的决斗从相遇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那是一场要如何去理解诺文的剑术的战斗]

[嗯嗯。然后呢然后呢——]

为了也能传达给一旁的莱纳，我将自己与诺文之间的经历从邂逅到离别热情细致地讲述出来。莱纳一直都对诺文表示出了敬意。我想他肯定也想了解这段故事。

[——就这样，我为了取回自己的记忆，参加了『舞斗大会』]

[嗯～，就算被打倒了也要使坏，缇达真是让人吃惊啊。那家伙的这份坚持哪怕是再度得生也改不

过来啊。果然是因为生前我们没有做他的对手的原因吗？]

为了说明记忆的问题，我也解释了帕林库洛和缇达的关系。在听到缇达的名字时，看到缇缇瞪大了双眼，我就明白她们是彼此相识的。

[诺文在大会期间的状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莱纳应该知道。那时候的事情我也了解一下，能拜托你说明吗？]

[当然了，基督。诺文他肯定也是如此希望的]

莱纳用不输给我的认真劲开始描述起来。

诺文同作为当时『最强』的格连战斗的故事。与贵族们打交道被穷追不舍的故事。最后与作为现代『剑圣』的芬里尔·阿雷亚斯相遇，找到自己

的答案的故事。

之后，我与诺文在决赛中再会，而诺文也由此消失。

[真是符合守护者的消失方式啊，诺文那家伙.....]

[是啊.....]

听到最后，罗德似乎打从心底里羡慕那样的诺文。

不过她立马就切换了表情笑道：

[不过说起这个，阿雷亚斯他这不是被弱化再弱化了嘛。而且最后还两个人一起用抄袭招式打倒他什么的，再卑鄙也得有个限度啊。这样的根

本算不了决斗嘛]

[对、对我们两个来说，这就是最棒的决斗了]

其实罗德说的没毛病。不过，当事人双方都觉得是场光明正大的战斗，所以就当做在决斗中取胜了。

罗德是接受了诺文的败北了吗，她以爽朗的表情从座位上起身。

顺带一说趁我们说话的期间，她扫荡了桌上八成的食物。

[好滴，那人家也要以符合守护者的方式消失为目标喽。既然阿雷亚斯那家伙将自己的剑术留给你们两人继承了，那人家就把魔法传授给你们好了！]

看来因为饭一吃完她就打算展开魔法的修行了。
被『始祖涡波』称为魔之王的少女罗德。
在次元魔法的学习上遇到瓶颈的我，对她说的魔法产生了一点兴趣。

192. 咒术『咏唱』

莱纳也起身附和。

[好啊，求之不得。幸好我和罗德擅长的属性相同，领会起来也方便]

[如你所愿，莱纳。那就开始今天的授课喽]

[.....嗯，等、等一下。罗德，难道你打算在这里教我吗？]

[诶，是这样打算的啊，怎么了吗？]

莱纳对我使了个眼色询问这样是否妥当。反正我今天也没法继续魔法开发了，因而就允许了他们在这间房里练习。

[知道了。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接好这个。在人家叫停为止，你要一直用风将这

个勺子浮在空中。只要你失去平衡让勺子掉了，人家就会挠你的痒痒哟]

罗德将木制的勺子递给莱纳，之后摆出了一副跃跃欲试地要挠莱纳痒痒的架势。

[挠痒痒这种惩罚太轻了吧，不如你直接揍我一拳来得好.....]

[为、为什么你这么想被揍啊.....？真是不可思议啊.....。轻松点特训不好吗、莱纳.....]

[感受不到痛苦的修行什么的，总觉得静不下心]

[这、这样啊.....]

看来在过去的生涯中体验过无数不讲道理的待遇的莱纳感性也有点异于常人，在我认识到这点时，那两人已经发动风魔法开始修行了。

是罗德先作出示范，而莱纳模仿学习的形式。

收在他们手中的勺子在风的作用下离手几公分后浮在了空中。虽然罗德的勺子就像是固定在了空中一样一动不动，但莱纳那边则逊色不少，勺子噗噜噗噜地摇晃着。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

[——咕！]

看上去虽然朴实，但根据莱纳的表情，我就能意识到这是相当磨练意志力的训练。本来所谓的风就是自由奔放的东西。要让人将风完全控制到静止的地步，就跟要求别人造出完全不凉的冰一样强人所难。这个练习的难度恐怕可以跟上级魔法相提并论。

虽然罗德一副轻而易举的样子，但莱纳却累得汗流浹背，拼命地将勺子留在空中。

我本以为他们的训练会呈现厉害的风魔法满天乱飞的状况，不想罗德的授课会如此朴实。

[真意外。跟看上去不同，原来你这么重视基础啊]

[诶，那是~，毕竟如果精通了基础，那不就随便怎么应用都行了嘛]

[啊啊，确实如此。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如果连不动之风这样矛盾至极的魔法都能学会，那肯定什么风魔法都能自如地驱使了吧。这合理的想法确实让人易于接受。



[哪、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真受不了你们这两个天才.....]

汗流如注的莱纳在一旁小声埋怨道。虽然他想多抱怨几句，但因为必须把精力集中到练习中，因而没法讲得太大声。

现在想来，在场的两人一个是『魔法的始祖』，一个是『传说中的魔王』。

要论及魔法才能的话，恐怕无人得以望其项背。不得不跟上我们节奏的莱纳自然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结果，莱纳只坚持了几分钟就无法维持风的平衡，被罗德处以了狂挠侧腹之刑。

重新调整好呼吸的莱纳，控诉罗德的教育方式。

[哈啊、哈啊……。我、我说，就不能不用这种天才特有风格的基础训练，换个跟普通人相衬的方式好不好？我想尽快增强实力啊]

[倒不是没有哦。比如说像使用『咏唱』支付『代价』的办法]

[.....就它了]

[要说这方面的话，那涡涡可是有关『代价』领域的专家——准确来说是『咒术』的专家吧.....，你还有印象吗？]

罗德将谈及的对象转向了在旁观的我。看来她觉得让我做『咏唱』的导师更合适。不过，有关那个技术的记忆我现在完全想不起来。

[没了，『咒术』之类的我根本不会用。就连知

识都不知道多少]

[那就只能让人家来说明了呢。.....那~个，实际上『咏唱』这个技术，严格来说是『咒术』的一种。也就是说，将用『咒术』增强『魔法』的力量这个说法美化了之后才冠以了『咏唱』这个名字]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以前坦然自若地使用的咏唱居然背后居然还有这样的秘密。

[『咒术』的基本，大抵就是以什么为牺牲并将之转换为力量。被莱纳称作神圣魔法的『Level Up』这个魔法，本质上其实就是『咒术』。它就是将『毒』作为代价牺牲掉之后转变为力量的]

本以为『咒术』是魔法的一个种类，但看来并非如此。『咒术』是一种独立的技术，与『魔法』在某些方面互为表里。

[看来有些被我们视作魔法的东西，其实是『咒术』换了个名字变的啊.....]

[嗯。因此所有人应该都在无意识的层面掌握了『咒术』的基础。之后只要将与『魔术式』不同的『咒术式』传授给你就可以了]

听到罗德的解释，莱纳露出无畏的笑容。

[就是简单粗暴的意思喽。感觉不错。我喜欢]
莱纳似乎很中意『代价』的样子，我倒是相反。
我使用过的『咏唱』只有从诺文那里继承而来的『致亲爱的一闪』和模仿阿尔缇的炎蛇的咏唱两

种。

尤其是模仿炎蛇的咏唱时，每吐出一个字，就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心中某种重要的东西的丧失。因为感觉到了对身体的危害，自与阿尔缇一战之后，我就再没有使用过。

因而，我对『咏唱』实在是没有什么积极的印象。

[我说，罗德。『咏唱』是不是会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啊？我不怎么希望你把这种东西传授给莱纳啊]

[当然有啊。但是如果不学会的话，真到大难临头的时候不就后悔了吗？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那也比死掉要好啊]

[虽然你说得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

要说跟丧命相比，『咏唱』确实有它的好处不

假。

[.....嘛，用不用姑且不说，但是人家还是觉得至少要把它当做关键时刻的手牌予以掌握的]

察觉到我心思的罗德，摆出了一副这终究只是将最终手段传授给你的架势。

不过莱纳这小子，一定会想都不想地频繁使用的。而且还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其他人。因为能料到这点，因而我摆不出什么好脸色。

不过，如果掌握这种技术的话，确实能在关键时刻救自己一命，这我也无法否定。

莱纳倒是一脸期待地等着罗德的教授。

[能多一点手牌没什么不好的。快教我吧，罗

德]

[那就把风魔法的咏唱教给你喽。基本上都得使用跟自己的属性相衬的咏唱才行哟。另外根据属性的不同，『代价』的倾向也会发生改变所以要注意哦]

[从刚刚开始你们就一直『代价』『代价』地说个不停，究竟是会失去什么呢？]

[一般的『代价』就是支付与咏唱所花费的相等时间呢。从这个级别开始，随着咏唱危险度的提高，还会导致失去第二天理应回复的魔力以及体力哦。在这之上，如果更严重的话——]

在解释的过程中，罗德的魔力突然膨胀。

是我跟她相遇时感觉到那种与守护者相符的庞大而凶恶的魔力。

[—

『玉座既临路一条』

『残躯已化风千束』、

『孤以此生銘此愿』

『遍历悠世凭徒步』。

——风魔法『Wind』！]

风魔法伴随这段咏唱被发动。

一经咏唱的加持，本应是基础魔法的『Wind』就完全转变成了更高次元的东西。周围的空气被剧烈凝缩，汇集到罗德的手中，化作了风之玉。

过程中我注意到了这房间里的空气变得稀薄。

再看向罗德手中的风之玉，其密度之高令人汗颜。将整个空间压缩到一处的浓烈的风之聚合体就像一块定时炸弹般引人不安。

即使明白罗德没有恶意，但只是待在这个可以说

是力量的具象化的风之玉旁边就足以让人心神不宁。

看到我和莱纳纷纷却步，罗德娴熟地将手中的风驱散后笑道。

[——就会这样！啊哈、哈哈哈哈！风・属・性
・的・咏・唱・大・抵・会・让・内・心・变・轻・松
・哟！简单来说，就是会让人的情绪变得跟畅饮过一杯美酒那样高昂!!]

通过风魔法的咏唱，将本来就已经很高昂的罗德的情绪一下子拔到了顶点。

看到她这样，莱纳轻叹了口气。

[什么啊。最严重的『代价』也就这种程度啊]

[然后就是使用者会再也无法从这种情绪中恢复过来！]

[再也不会？]

[嗯，再也不会。会一直像人家这样哦？]

[.....我、我会当做王牌谨慎使用的]

听到这过于沉重的『代价』吓得莱纳的脸都抽筋了，而且也有点畏惧居然能这么随性地使用这种咏唱的罗德。

而罗德丝毫没有在意这点，用像是喝醉了一样的神情继续解释。

[此外最具代表性的负面『咏唱』就是火属性的咏唱会燃烧内心，而水属性的咏唱会使内心冰冷这两个吧]

阿尔缇的咏唱真是如此。

那种丧失感，似乎就是因为将心中重要的东西当做薪柴烧•掉•了。

[那莱纳就练习一下程度比较轻的咏唱吧。『天路垂临』『续道碧霄』——虽然这也是会让情绪高昂的咏唱，但很快就会恢复的，放心尝试吧]

接在罗德之后，莱纳也模仿她咏唱起来。
机会难得，我也打算练习一些咏唱。代价较轻的咏唱学会了也没有坏处。

[『天路垂临』『续道碧霄』]

[『天路垂临』『续道碧霄』]

我做出使用魔力操作空气的流动的想象。
接着，就像咏唱中的台词一样，打造出了一条空

气流动的道路。但是从我手中释放出来的却只有次元属性的魔力。因而我没办法操纵这道风。相对地，身旁的莱纳则非常熟练地操纵着螺旋状的微风。

[看来莱纳这边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呢]

[总觉得心情有点飘啊。这就是『代价』吗。确实能感觉到魔法的效果提高了]

[相较之下，涡涡就.....]

虽然我拼命地试图操纵，但周围的空气还是岿然不动。

这便是我正确地意识到这个世界的魔法学习不是那么简单的瞬间。

[涡涡你、完全没有风魔法的才能呀.....。不，

应该是因为你太偏向次元魔法了吧]

[唔、无话可说.....]

因为我在魔法上还挺有自信的，所以有点不甘心。不过我还是抑制住更认真地挑战使用风魔法的想法，断了这份念想。现在不是让我较劲儿浪费魔力的时候。

[我还是死心老老实实地使用次元魔法吧.....]

[涡涡那么做也确实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呢。你以前就能依靠次元魔法捏造出其他属性魔法的效果来着，所以不用勉强自己学习其他属性的魔法也无所谓哦]

[果然，次元魔法是能够对风魔法之类的东西进行模仿的吗。可能的话，希望你能教我相应的方法]

[但是人家并不知道具体的做法！因为涡涡是个超级秘密主义的人嘛！]

看来就连擅长魔法的罗德都没办法将上位的次元魔法传授给我。

也就是说，能够将次元魔法教授给我的人就只有『始祖涡波（自己）』了。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寻找其他的途经。

[这样啊.....。那这里有有关次元魔法的书籍吗？这么大一座城堡，应该有藏书室的吧]

[嗯～，城内的藏书室里应该有吧。对现在的涡涡来说，直接读千年前的魔导书的确是最好的办法。啊，那藏书室的入场费就收你十枚铜币好了呢！]

[.....你以后还想不想在这吃饭了？]

[这、这就是藏书室的钥匙、请您笑纳]

通过威胁的方式拿到钥匙之后，我打听出藏书室的位置，便打算离开房间。

魔王大人的授课就留给莱纳听吧。我只能去找始祖大人教我了。

[——但是，可能的话希望你不要进入其他的房间哦——]

我点头答应罗德的要求，便留下他们两人，自己走出了房间。

在寂静无人的漫长走廊里，响起了我孤独的足音。

进行魔法修炼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之后调查一遍藏书室，今天的行程也就差不多了吧。

穿过没有人在的食堂和大厅，我来到了藏书室前。用森严的荷包锁锁着的厚重门扉牢牢地嵌在墙壁之中。

使用从罗德那里入手的钥匙，我推开藏书室的大门。随着金属锈蚀的声音和落下的阵阵灰尘，我意识到这里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被使用过了。

看了一眼藏书室内部的样子，我便不由地露出苦笑。要是空间狭窄和书柜林立之类倒还好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是这里就像是遭遇了地震一样，大量的书籍都掉到了地上。这不是没有被整理之类的问题，而是到了根本发挥不了藏书室作用的地步。

这是一间跟这座宏伟的城堡相衬的广阔的藏书

室。因为过于宽广以至于在入口处看不到藏书室的边缘，估计在这里逛上一圈就得逛到天黑。就算是在城里当一家书店营业都绰绰有余。

话是这么说，但要说找东西我还是很擅长的。只要稍稍展开『Dimension』，寻找与魔法有关的东西就好了。再顺便收拾一下杂乱的书籍。虽然这里的书没到按照读音顺序排列起来的水准，但姑且还是保有作为藏书室最低限度的体裁。

过程中，我发现了不少颇感兴趣的书籍。

从这个世界的植物和动物的图鉴开始，到千年前的世界地图和兵书。这里书籍的种类可谓应有尽有。

其中最吸引我眼球的，则是历史书和英雄谭。

这个国家的历史书和英雄谭。——那就等于是与佩艾希亚的英雄『支配之王（罗德/Lord）』相关的资料。

想到那名在我的房间里欢声笑语的少女的面容，我便先搁置自己本来的目的，翻开了这些书阅览起来。

历史书写得并不完善。光是看一下上面的年表就能感到满是瑕疵，根本无法与我的世界里的教科书同日而语。

这这份年表的一开始，写着这样一句话。

——『王』降临于佩艾希亚，将北方诸国团结在一起。

193. 被唤作 **lord** 的少女

在之后的书页上记载着对罗德的介绍。

上面篇幅浩繁地叙述着她成就的伟业，无所不至地讲述她是多么拔萃出群的人物。毕竟是自己国家给作的史书，多少夸张一些也在所难免。对这些夸张的情节我秉持着权且一看的态度。

继续往后翻，就看到了与南方进行的战争相关的记载。

在北方诸国纷纷趋亡迁灭之时，被唤作『支配之王 (Lord)』的少女飒爽登场——上面这样写道。
(译注：以后每个支配之王一词都会带 Lord 的注音，不再赘述)

接着——在『支配之王』的领导下，北方成功击退了南方的侵略，并迎来了数年的和平时光。然而，南方却很快就重新积蓄好力量反扑了过来——之

类云云。

恐怕是在说那场之前提到的在千年前爆发的大战吧。

接下来出现的就是单纯记载战争经过的年表了。何年何月在何地爆发了战斗，有哪位将军出战，以怎样的形式决出了胜负这样。

其中就有『雷纳尔多·沃尔斯』这个名字出现。果然那位老人在佩艾希亚名气不小。上面记载说他率军打了不少胜战。

不过，这样想来，『这里』所处的年代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根据史书的记载，在那之后佩艾希亚就一直深陷战火之中，不曾再有过和平时期。

既然如此，那是将战前数年的和平时期给再现出

来了吗。不过，如果是这样又没法解释雷纳尔多的年龄。

说不定这里是只将佩艾希亚美好的地方拣选出来后打造而成的世界。对『想起收束』的成法和顺序稍加注意的话，应该不是做不到。

将历史书泛泛地浏览过一遍之后，我将目光移向了『支配之王（Lord）』的英雄谭。

但是刚将书翻开，我就注意到了异常之处。书中有几页被撕碎了。将掉落在地的书页拾起来之后，我便开始阅览罗德的人生轨迹。

人生波澜壮阔到被撰写成英雄谭这种程度的少女的物语。

我简明扼要地读了下去——

——物语的主人公、罗德·缇缇是一个弃儿。

在大陆北方的边境出生，被双亲舍弃，再被一对隐居的老夫妇收养便是她物语的开始。

在这对老夫妇的精心呵护下，罗德得以茁壮成长。然而，因为丧尽天良的南军士兵的加害，老夫妇失去了生命。而罗德作为英雄的经纬之才也是在这时候开始发挥的。年纪尚幼就能用谋略击退入侵家园的南军士兵，由此可见她绝非池中之物。

之后，失去了监护人的她被孤儿院收养，在那里她邂逅了众多未来的将星。

在孤儿院的登场人物中，就有艾德的名字。看来这两人是总角之交。

于是，与这些自己未来的下属们缔结了深厚羁绊的罗德，后来去了一座城堡里当起了『庭师』。

故事的齿轮就从这时开始加速运转。

在战火中，北方诸国风雨飘摇，局势岌岌可危，罗德供职的城池也难逃一劫。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罗德就在这时揭竿而起。

率领在孤儿院结识的同伴们，罗德成功地夺回了被南军占领的城池。接着，取代已经逊国的王族，罗德就此告别了庭师的身份，改号为『王(Lord)』。

凭借她那稀世的魔法才能和与生俱来的王者气质，罗德在北方四处征战，捷报频传，一改颓势，力挽狂澜。

就在北方的百姓纷纷认为只有罗德才能拯救北方时，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突然被公之于众。那就是罗德体内流着北方传说中最古老悠久的王族的血。

得知传说中的血脉回归，万民无不心悦诚服，诸侯莫不俯伏俟命。君临北方诸王之上、一匡九合

的王中之王『支配之王』就此诞生。

就这样，为了拯救饱受荼毒的芸芸众生，『罗德/Lord』的永恒之战正式开幕——综上便是她物语的全部内容。

真所谓是正统至极的物语。王道过头的故事。
约定俗成的英雄谭。

一切顺理成章到了不自然的地步。

但是我在意的却是所谓 [为了拯救饱受荼毒的芸芸众生，『罗德/Lord』的永恒之战正式开幕] 之后的故事，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才是我最关心的。

因为到这里为止，一直没有出现『涡波』这个名字。毫无疑问，这个故事还有后续。

为了知晓这个后续，我使用『Dimension』对周

围的书进行检索。

MP 的消费换来了相应的成果，我发现了一本像是日志的东西。

似乎是住在这座城里的学者的手记。作者为了将之后的事流传下来，把・后・来・发・生的事记录在了手记中。

[终于到『始祖涡波』登场了吗.....]

——在北与南的战争激化，陷入一进一退的胶着局面时，一名叫做『涡波』的骑士现身了。

在手记的记录中，他被描述为在北方的策反下背叛了南方投靠过来的传说中的骑士。原本『支配之王』的力量就形同战神，再加上被誉为『始祖』的传说中的骑士助阵，战争的局势为之一变。

在始祖涡波的帮助下，北方连战连胜。接着，北方距离胜利只差咫尺之遥——写到这里，手记上的字迹变得潦草了起来。

——『支配之王』和『近卫骑士团长涡波』消失了。

——舍弃了北方的人民，前往南方不知所踪。我们的两位英雄就这样背叛了我们。

上面如是写道。

到这里手记的内容就结束了。如果雷纳尔多所言属实，那么因为这场背叛，佩艾希亚最终毁灭了。

[这就结束了吗。不过，为什么罗德会抛弃北方的百姓呢？至于我那么做的理由……、嘛啊，大概是因为当时在追杀使徒西斯所以多少想象

得出来就是了.....]

恐怕『始祖涡波』之所以倒戈加入北方，就是因为使徒西斯在南方阵营吧，最后果断舍弃了北方的原因，应该也是因为使徒西斯的动向。但是依靠这些书本上的信息，还是猜不出罗德的理由。

[像这样的手记要是再多点就好了.....]

多收集一些居住在这座城堡里的人的肺腑之说的话，没准能一窥罗德的心思。

带着这样的考量，我进一步扩展『Dimension』，随后便在藏书室的角落发现了一道门。既然被设置在藏书室旁边，那可能是保管机要文件的地方，想着我便将手搭在了门上。

但是门被锁住了。

有点纠结。

罗德嘱咐过我不要进入其它的房间。但这也就意味着她在其他房间里有不想被我看到的东西。

让她内心呐喊着不想回忆起来的『过去』的某种东西.....。

将自然恢复的魔力全部使出，我将魔法施加到食指上。

[.....魔法『Distance Mute』]

不能继续畏首畏尾。

缠绕着紫色魔力的食指与世界的位相就这样产生了错位。虽然现在的我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但以锁这样小型的无机物为对象，这就足够了。

使用『Dimension』把握锁的构造后，我将食指插了进去。

没有太复杂的构造。操纵次元属性的魔力，只与有必要接触的东西相接触，接着便响起了咔嚓一声，锁被打开了。

[太好了、成功了……。不知道再出来的时候不能再像这样把锁锁上啊……。?]

可能的话还是不想让罗德发现。
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以防被察觉。

[——!!]

确认到内部的景象后，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里面带给我的冲击比进入藏书室时更甚。

这里乱七八糟地摆着无数的绘画——当然程度远远不止如此。

虽然跟藏书室相似，但还是不同。这里的乱象很明显是源于人的恶意所致。

没有一幅是完好无损的。绝大多数的油画都被撕碎，或揉成一团。其中还有被刀划破的画。毫无疑问是经由某人之手将这些画破坏的。

而且不是出自理性，而是一种本能的破坏。

就像是在展示当事人已经失了智一般，这些画作彻彻底底地被・肆・意・蹂・躏・了・一・番。其中甚至能让人嗅出一丝狂气。

我驱使『Dimension』和记忆能力，将破烂不堪的油画重新拼合起来。重新拼合起来的绘画上画着的则是——

[——罗德？]

尽管与她现在给人的氛围全然不同，但画上描绘之人确实是『支配之王』。

放下现在扎成一束的长发，身着奢华的礼服，画中的少女美得像一颗宝石。如果今天早上没看到正在扎头发的罗德，我现在甚至可能认不出画中的人是她。此间差距由此足见一斑。

画中罗德的双瞳，并不像现在这样写满活泼与可爱。

那是一双无比冰冷的眼神。是无论将怎样的牺牲置于眼前也不会眨一下眼的一国王女才有的表情。



被毁掉的绘画上，全都刻画着罗德的雄姿。

[也就是说，这里是绘画的保管室.....?]

我一边将被毁坏的绘画拼合起来进行确认，一边在保管室内漫步。

紧接着，我在房间深处的墙上发现了几张完好无损的画。在几乎被破坏殆尽的画作海洋中，它们格外引人注目。

但这些画跟其它的比起来，实在显得过于稚拙。一眼就能看出描绘王的雄姿的画作都是出自宫廷画家之手，而这些则不过是小孩子的涂鸦。明明是这样，但这些涂鸦却被用看上去最为高价的画框装饰着。

挂在其中的一幅画上画着一对『老夫妇』。

以某个草原上的一间小屋为背景，兽人老爷爷和老奶奶开心地笑着。

我立马意识到这上面画的是罗德的家人。因为在他们旁边画着一名带有罗德面影的小女孩。

而那个女孩跟我认识的罗德很像。跟那些刻画出王的形象的画作不同，这里的她显得天真烂漫。

下一幅画还是一栋建在草原上的房子。

但是跟前面的小屋不同，这一栋房子规格稍大。根据一连串的发展，我推测这画的是『孤儿院』。

而在孤儿院前面的孩子们当中，站着与我认识的现在的罗德拥有・一・模・一・样・的姿态的她。

此外，就站在她身边的少年拽着罗德的袖口。我对这名少年的面容有印象。准确来说，是从面影中捕捉到了线索。

在那里画着的是拥有比我认识的艾德·小·上·两·圈·的体型时的他。

被挂在墙上装饰起来的这些绘画，是按照之前我读过的英雄谭的顺序排列的。

挂在孤儿院那张画之后的，是描绘担任庭师在城堡工作的罗德的画。画上的罗德正戴着草帽在城堡的庭院里修剪着花草。在她的身边陪伴着稍微长大了一些的艾德。

——画中的她笑容嫣然。

担任庭师的罗德脸上，挂着被毁坏的『支配之王』脸上所没有的无上的笑容。这是一张与现在的罗德和作为『支配之王』的罗德都不同的笑容。

以这些绘画的方式呈现出的物语，到这幅『城中的庭师』为止便结束了。

不知为何，我觉得罗德真正的笑容，恐怕也就到那里为止了。

[毁掉这些画的是罗德吗.....? 还是说，本来就已经被毁了.....?]

说不定这座城堡在被『想起收束』的时候，这间保管室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既然王背叛了国家，那她的画像被破坏也是理所当然。

又或者是，对作为王的自己抱有心理阴影的罗德自己，在某种冲动的驱使下毁掉了这些画。原因不外乎这两种吧。

此外保管库里就没什么值得在意的东西了。

将现场恢复原状之后，我离开了房间。然后再次使用『Distance Mute』，利用开锁时的要领重新将锁锁好。

[本来是为了调查魔法才来的……。想不到却得到了不少有关罗德的信息啊……]

虽然仅限于文字，但我姑且对罗德的人生有了大概的把握。

既然会与她这名守护者战斗，那这份收获可以说价值斐然。

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找的了。我拿起了几本一开始收集到的魔法书，返回自己的房间。

漫步在走廊时，我刻意放缓了脚步。

我确实跟莱纳说过要欺骗罗德尽快回到地上。但是，在听过雷纳尔多的话、又读过藏书室的英雄谭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决心产生了动摇。

罗德她是跟诺文那种类型相似的守护者。

她是个本性善良，活泼的和平主义者。

尽管不想承认，但我还是和她成为了朋友。

可能的话，我想救她。我想在拯救她之后，再回到地上。

然而，我对此却完全没有头绪。

因为我根本没有该如何救她的线索。

尽管放缓了脚步，但终究还是没想到任何答案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接着，刚回到房间，映入我眼帘的便是瘫倒在床上的莱纳。明明我才离开这里一个小时，莱纳的魔力就空空如也了。

我一脸懵逼地询问陪在莱纳身旁的罗德。

[罗、罗德……。你这是对莱纳干了什么啊……？]
]

[诶？就是让他修行地稍微认真了点儿哦？没事的没事的，等明天他就会满血复活的]

[那倒还好……]

莱纳虽然瘫倒在床，但呼吸还是很平稳的。

看来不会一下子翘辫子。

[哦～，涡涡。你手里拿的不是魔导书嘛。真亏你能在那乱七八糟的藏书室里找到啊～]

[是啊，费了我不少劲来着。那里一开始就那么乱吗？]

[不是哟，是人家去调查了一番之后才变成那样滴！反正再也不会去第二次了！]

罗德笑得像个捣蛋鬼一样。这样的她身上真是一点也看不到那些被毁掉的画中的『支配之王』的威严。

[好喽，莱纳已经累瘫了，涡涡也找到了想要的书。那人家也差不多该出门喽~]

[说起来，罗德都是在哪里休息呢？]

[这可就承蒙形形色色的人关照了啦~。要是在这座城堡的话，那就会在院子里找个地方睡一觉吧]

这座城堡里有她的房间。那是专门为王准备的寝

宫。但她并没有选择那里当做自己的居所。
听到她这故作自由实际上却是蒙受限制的回答，
我便确信了她的扭曲。

[这样啊.....]

是正因为如此吗。
看着转身打算离去的罗德的背影，我不由地啜
嚅。
即使明白并无意义，我还是询问她：

[我说，罗德。你有什么希望我做的吗？你的留恋
是什么呢？]

摇动修长的马尾，带着孩子般的笑容罗德转过身
来。

明明是一直迷失在『这里』的少女，却毫无迷茫地回答我道：

[——嗯 ~，人家想想哦。要是你能陪人家一起生活在『这里』的话，那人家会很开心的哟？因为人家的留恋，就是和平安稳地生活在『这里』呀]

不是这样的。

即使在『这里』得到了和平与安宁，你的留恋也没有实现。

正因如此，你才会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千年。

——虽然这样想，但我却说不出口。

这种事情，很早之前她自己就明白了。

纵使如此，她却陷入了不得不让自己这样说的境

地。

说到底，在我能理解罗德的心情并为她做些什么之前，都是没有资格对她的现状置喙的吧。

我对她的了解还是太少了。即使想也无法伸出救济之手。

因而，我的回复注定是掀不起波澜的。

[.....这就有点难为我了啊。我必须尽快回到地上才行，所以没办法在『这里』生活的。.....但是，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愿望，如果我能做到的话，那我会尽全力为你实现的。这句话绝无虚假，罗德]

[怎、怎么了这是？突然这样、有点吓到]

看到我的态度突然如此严肃，罗德有些疑惑。

但是，察觉到这是我的真心话之后，罗德有些害羞地说。

[不过，谢啦。虽然涡涡是・第・二・次・跟人家说这番话了，不过还是很让人开心的哟]

留下这句话，罗德便取道窗户飞走了。

第二次。

我并没有第一次的记忆。只凭这句话，就知道在她眼中看到的東西与我眼中的是不同的。

连眼中所见都不尽相同，那理解她就更是痴人说梦。

我感到好不甘心。

目送罗德离开之后，我将手中的书摆到桌上。

到头来，我能做的事还是只有一件。

那就是压住心头的不甘，打开魔导书，研究次元魔法的理论。

为了置罗德于不顾、赶紧回到地上而收集千年前的知识。

我能做的真的就只有这件事而已了啊.....。

就这样，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都一直彻夜未眠地攻读魔导书。

194. 准备完毕

到了翌日一早，与之前不同，我可以成功构筑出那些次元魔法了。

被记载于千年前的魔导书内的知识实在令人叹服。钻研过书中的内容后，我对次元魔法的理解程度大为加深。尽管『次元属性』在作为现代的地面上较为稀奇，但在千年前却十分普遍，有关的资料颇为丰富。

与其它那些盛行于当世的属性不同，次元属性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

根据书中的记载，『次元魔法』似乎是所有人都拥有的才能。

书上甚至还写有这样一番豪言壮语：其它的属性魔法如果没有才能的话，那终其一生都无法使用，但只有次元魔法，任何人只要有心就能习得。

至于原因，则是所有的存在都具备专属的『领域』，而这一点在潜移默化中就成了『次元魔法』的才能。无论是芸芸苍生还是飞禽走兽，是路边石子还是天上浮云——皆无例外，世间万物都有只属于自己的『领域』。哪怕是这个『世界』本身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领域』。

而所谓的次元魔法就是要对这些普遍存在的『领域』进行干涉。

即使看到这样天马行空的说明，我也并没有感到迷惑不解。尽管内容抽象不得要领，但我却像是在看自己写的东西一样清楚明了。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的我于是去确认了作者的名讳，但上面并没有出现我的名字。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作者拥有与我相近的感性。

带着这种奇妙的感觉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又看到了对次元一词概念的解释。跟地上的书籍不同，对这些细节问题也做了详尽的介绍，着实亲切。

对次元一词的解释最初以将人类眼中的世界分作一次元到三次元为开始。之后再论及四次元五次元以及更高位的次元。与其说是魔法知识，倒是更像我原来世界里的知识。

从其中有只言片语暗示平行世界和异世界的存在这一点来看，可以推定这本书的执笔过程与我这样的异邦人脱不了干系。

对次元魔法林林总总的解释内容读得越多，我驱使次元魔法的水准也变得越来越高的。有种自己一直欠缺的部分得到补足的感觉，就跟想起被自己

遗忘的东西时的那种感觉很类似。

原本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去看待的对次元魔法的印象，在得到了书籍的帮助后转而坚定了下来。使用次元魔法的话可以操纵整个时空——当这个想法被证实后，魔法的完成度便得以迅速提高。

由此，我对超越次元进行想象这一行为的所有顾忌被一扫而空。

才能早已具备。我欠缺的正是这份确信——

[——次元魔法『Distance Mute』]

到昨天为止还只能用指尖发动的魔法，这一次却遍及整根手臂。

我将发着淡紫色光芒的手臂伸向房间内的桌子。
紧接着，我的肢体便在没有实际接触的状态下与
桌子重合。
魔法成功了。

但是每过一秒就要消费庞大的魔力。对信息的处理也让大脑悲鸣不已。必须要尽快发挥出这个魔法的真正力量才行。

我的手在桌子的存在内部摸索着，试图找到作为其存在根本的核心。

并非映在眼中的三次元，也不是在其之上的四次元——而是以存在于所有事物当中的『领域』为目标伸手。

这是无法用数字表示的魔法的次元。
是在常识束缚之外的只有魔力存在的世界。

是被这张桌子所拥有并为这张桌子所独有的『领域』。

我要将存在于其领域之中最为醒目的『魂』给拔除——！

在攥住像石头一样的东西的瞬间，我一口气将整只手臂自其中抽离。接着立马解除了『Distance Mute』。

置于我手中的是一颗光芒黯淡的魔石。

『魂』被拔除的桌子就这样化作光芒消失了。这幅光景同迷宫内的怪物临终之际一模一样。

[好、好的，成功了……！这样就能挑战六十六层了……！]

经过一整晚的研习，『Distance Mute』终于完成了。

虽然靠剩下的 MP，今天挑战是没戏了，但到了明日应该可以与风龙一决雌雄。

我这一招应该不比『始祖涡波』逊色。当然对象从物品转为生物的话，难易度自然会抬高。

但那是只要增加对魔力的消费就能解决的问题。只要魔法的构筑本身已至精密，那么是否通用便取决于灌注的魔力总量。『Distance Mute』就是这样一个不讲道理的即死魔法。

将手中的魔石收进『持有物品』之后，我看向自己的手臂。

对不同次元的世界上下其手的那份余韵依旧留存在手上。

同时还留下了对『Distance Mute』这一魔法的

『下一阶段』的预感。

虽然现在的我只能让魔力缠绕于整根手臂，但这个魔法的真髓应该远不及此。恐怕它的最终形态是将魔力缠绕于全身吧。

仅成功运用了一次，我就能作出这番预测。

我还能变得更强。

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做好早饭的莱纳回到了房间。看来魔法练习的时间也该结束了。

得赶紧吃过早饭，投身到今天的工作中去。

在吃完早饭并向莱纳报告了魔法练习的进度后，我来到了街上。

今天的预定跟昨天一样。我在雷纳尔多的家里工

作，莱纳则负责对罗德的监视。

抵达了作为我工作场所的工房之后，映入我眼中的是眉头紧蹙的雷纳尔多。

本以为这意味着今天也有海量的工作等着我，却不想他的回答与我的预料完全相反。

[没活儿了。昨天修得太多，做过头了]

一旁的仓库里已经没有待修的物品了。
这都是昨天以非人的速度修理的功劳。

[诶、一点工作都没有了吗？]

[是啊，委托修理的东西全都修好了。摆在那个仓库里的原本是打算用上一周的时间去解决的.....，但是因为小子你来了的缘故一天就给干完了]

原因并不是我来的缘故，而是因为您故意刁难我才对吧？虽然这么想，但我说不出口，只能苦笑。

[那个，那今天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

[不，让小子你有事做也是老朽的义务啊。不能让你就这么回去。……对了。那就一边等等看有没有紧急的委托，一边进行锻冶的训练好了。正好老朽也想找个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技艺]

这对我来说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我当然不会有丝毫的不满，便点头同意。

[小子，你身上有什么可以拿来做练习的东西吗？只要有你就尽管从那次元魔法的空间里拿出来]

[啊，好的]

看来我『持有物品』的事暴露的一干二净。想来拿来锻冶的话没什么东西好藏的，我就把里面所有的武器和装备都取出来了。

从『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开始到破损的直剑和护手，我将身上形形色色的东西全部摆到桌上。

[这数量可真不得了。呼，里面还有品质上乘的东西啊。.....其中尤属此物最为不凡]

雷纳尔多首先看向了『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

[那个，这把剑镶有作为我挚友的守护者的魔石]

[.....难怪魔石的品质如此绝俗。不过，上面这

些没用的装饰是怎么回事。要是削去这些装饰的话还能更实用些。说得再刻薄点，这造型纯粹就是拿来看的花把势]

[说的是啊]

『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上的装饰在艾利巴茨的作品中风格还算是偏稳重那边的。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中那种对帅气的执着追求在这把剑上毫无体现。考虑剑的性能的话，该削除的无用装饰确实很多。

比起造型更重视性能的雷纳尔多一边触摸剑柄附近的装饰一边[全削了算了]地喃喃自语道。

语毕，我便注意到『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隐隐约约地闪起了光。看上去就像是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的样子。

技能『感应』也擅自发动，并探明已经死翘翘的这位守护者的心情。

[抱、抱歉，雷纳尔多先生。剑本人似乎不愿意这样，能不能算了呢？]

[你说剑本人不愿意？小子你还能听到剑的声音吗？]

听到我这句跟胡话没什么区别的发言，雷纳尔多不但没有怀疑，反而摆出了颇有兴趣的神情。

[不，应该仅限这把剑而已吧。.....大概]

[什么啊。无趣]

不过将来会怎么样我就知道了。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魔石』其实是『魂』的具现

化这点。根据次元魔法的用法，通过『魔石』听取装备的声音可能也不是天方夜谭。

[呼。既然这个花把势不行，那就挑这边这些下手吧]

雷纳尔多接着指向了那些我从迷宫里捡来的道具。

我记得这些都是在三十三层附近陪拉丝缇娅拉寻宝的时候捡来的东西。因为『表示』上显示有精神污染的字样，所以全都被我破坏了。

[这些被破坏的装备也都是不错的物件]

这也是当然的啊。毕竟是出现在迷宫的东西，那就是千年前的作品了呀。能入得了雷纳尔多的

法眼并不意外。

[雷纳尔多先生能将它们修好吗？]

看着【Call Outer】【All Confess】【Blood Sword】
这些原本因为精神污染而没法使用的东西，我不
由地期待起来。

[要试试看才知道。虽然一般来说整个剑身都
被折断的是没法修复的，但是视手法而定的话并
非无计可施。.....好吧，要不今天就进行这方面
的训练如何？]

雷纳尔多从位于工房角落的架子上取来了不同
于修理时使用的道具。以前在艾利巴茨的工房里
我也看到过类似的东西。跟打造魔法道具时使用

的那些很像。

[跟昨天使用的道具相比有些不同呢]

[因为这些装备使用了魔石啊。其中不乏刻有魔术式的东西。如果要连同这些一起修复的话，就必须使用这些道具]

[原来如此]

看来跟修理单纯的铁制品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不过通过这种意料之外的形式，我似乎也得以一窥魔法道具的打造工艺。

[小子你会铭刻魔术式吗？]

[仔细点的话姑且可以刻一些简单的]

多亏在艾利巴茨那里稍稍练习过一点，基本的东

西我已经掌握了。如果能一边接受教导一边尝试的话，我有自信能铭刻难度更高的东西。

[那就开始吧。这些就是在老朽这里用于铭刻魔术式的道具。涉及魔石的修复的话，需要用到的特殊道具为数不少。比方说，如果要研磨破损的地方，就要用这个——]

我专心地听取雷纳尔多对道具用途的说明。

工序之复杂与昨日相比简直判若云泥。

多亏了他简明易懂的介绍，我很快就掌握了修理魔法道具的工艺顺序。

既然记住了知识，那之后就只管去实践了。我取来损坏的装备，着手修理。

一开始上手可能不会那么顺利，但这些本来就是

坏掉的东西。我就不客气地把它们当做技能『锻冶』成长的垫脚石了。

[那我开始了——]

因为雷纳尔多在一旁教导，我便挥起手中的铁锤。对锻冶动作的模仿早已烂熟于心。被折断的【Blood Sword】的剑身重新接合，满是伤痕的轻盔【All Confess】也被修补完善。

只是外形的话，很轻易就能将之修复回原状。但光是外形恢复并不能取回它们原来的强度。因而一般的武器防具大多都是用坏即丢，修复起来并不划算。

但是这里可是异世界。

而且雷纳尔多还是拥有技能『神铁锻冶』的人物。

所以接下来，就要转入一般人做不到的将术式的文字刻到恢复原状的装备上面，让它们取回原来的力量的作业了。也就是将魔术式铭刻到修好的武器和防具上，将魔石的力量予以最大限度的激发。

这项作业对精密性的要求达到了超人的水平。但是依靠我现在的 **Status**，应付起来并不会感到辛苦。这都是多亏了在艾利巴茨那里打下基础，现在又得到身旁的雷纳尔多事无巨细的教导的福。加上 **Status** 的强度，我甚至从容到可以与人交谈的地步。

就这样，原本带有精神污染的问题儿童们纷纷获得新生。

过程中，感到光是动手修理未免有点浪费时间的我，打算跟雷纳尔多打听罗德的事。昨天晚上了解过千年前的佩艾希亚的事之后，我有不少事想问。

听到我询问的雷纳尔多随即皱了皱眉，开始烦恼要不要回答。当然，即使烦恼他也没有停下手把手传授我『神铁锻冶』的动作。看来他也相当富有余裕。这位长者果然也不是一般人。

[——哼。因为你自己没有相关的记忆，所以就去城内的藏书室了解了一番千年前的事吗]

[是的。但是，罗德作为王那时候的形象我怎么都难以想象……。实话跟您说，我有点怀疑历史记载的真假]

[那也是自然。毕竟现在的她与那时相比完全判若两人]

言毕雷纳尔多又在句尾轻声补道 [虽说小子你也是一样啊]。不过，比起我自己的事，现在还是罗德那边更要紧。我再次询问：

[罗德她真的将北方的众多国家统合在一起了吗？]（罗德九合一匡，君临北境之事属实吗？）

[这话不假。那个时候的罗德，确实是比任何人都更具风范的王。其威严近乎神明，仅仅立于人前，便足以震慑百姓使之噤口]（此言无虚。彼时罗德王者之风，天下毋能出其右者。天威浩荡，仿若神明，所临之处，万民莫不耇伏噤口）

到了现在再提到她的威严，也就跟小孩子没什么两样吧，而且随便到哪里，怕是就足以让周围的人被她的天真行径惊得合不上嘴。根本就是两个极端。

[请问您知道罗德成为王之前的事情吗？根据书中的记载，说她是住在孤儿院来的]

[在成为王之前，她的职业应该是庭师。至于在那之前的事情就真的不得而知了。.....要说可能知道的人，那估计也只有宰相阁下了吧。记得那位大人也是孤儿院出生的。虽说没有血缘关系，但据说罗德和他是姐弟关系]

[宰相.....。您说的难道是艾德吗？]

听到宰相一词，我联想到现在在地上的守护者。论及他在国家的职位，与我对他的印象还真是没什么不符。

听到罗德跟他是姐弟倒真让我大吃一惊。

[没错，就是艾德阁下。那位大人即使在罗德

和小子你消失之后，也作为中流砥柱一直支撑着北国。作为真正的忠臣，他坚信着王的归还，战斗到最后一刻]

既作为家人，又作为臣下跟随在罗德身旁的艾德。

最理解罗德心境的人应该非他莫属了吧。

[那么如果我去地上跟艾德打听的话，会不会就能明白罗德的留恋是什么呢.....?]

[哦？你说艾德阁下他现在在地上吗？]

我刚说完，雷纳尔多立马神色大悦。跟面对我和罗德时的表情截然不同，由此可见生前的艾德人望极高。

[啊，是的。他作为迷宫的守护者已经被召唤了。现在似乎打算再次在地上缔造国家来着]

[呵，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如果有跟王关系最接近的艾德阁下在，那么罗德那一直为人不解的留恋说不定也能被揭晓了啊。毕竟这两人可是姐弟呀。果然，家人的关系就是不一般呐]

[家人关系不一般——我也是同感呢。……话说、怎么觉得比想象中要简单啊。搞不好只要让地上的艾德和地下的罗德相见，两个人立马就能成佛了呢]

要是我是守护者的话，我有一见到阳潼立马成佛的自信。

果然，与家人分离是一种极其难以忍耐的痛苦，而与长久分离的家人再会则是无价的至宝。

[虽然不觉得会那么顺利，但寻访艾德阁下确实是个妙计。如果小子方便的话，老朽倒是希望你能把他从地上带来.....]

[当然，我会的。本来我就有事要找他，这件事就当顺水推舟好了]

把阳潼从艾德手上夺回来之后，就给他绑了一路带到这里便是。这样刚刚好。

[很好。既然这样，那小子你就得赶紧回到地上才行呐。.....现在确实是因为风龙的阻碍陷入困境了对吧？]

[是的。所以我才为了能够自行打造对付那条风龙的道具而在这里工作的]

[也好。反正修理的训练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来打造对付风龙的魔法道具吧]

[诶，但是我付不起魔法道具的钱啊.....]

[钱的事情不用在意。将来你有钱了再付也行。不过要对罗德保密啊]

[非、非常感谢！]

以意料之外的途径得到了雷纳尔多的全面协助，这让我喜不自胜，连连低头道谢。

如此一来攻略迷宫的进程就得以大幅缩短。果然，比起老老实实攒钱，还是打人情牌抄捷径更正确。

在取来对付风龙的魔法道具之前，我将修理过的装备摆到桌上，确认它们的状态。

当然，成果算不上完美。有几件的修理以失败告终，再也无法使用了。

我对要收进『持有物品』中的装备进行最终确认。

【Call Outer】

防御力 6

【All Confess】

防御力 4 耐魔力 1

这两件修理得还算不错。

【赫勒比勒夏因家的神圣双剑『片翼』】

攻击力 2

失去了片翼，丧失了原本的力量

这个本来就是件宝物。但是，可惜的是失去了双剑中的另一把，无法发挥出原本的力量。

顺带一说**【Blood Sword】**算是寿终正寝了。果然要修复断折的刀剑没有那么简单。

使用『表示』确认过能力之后，我将这些纷纷收回『持有物品』中。

这时候，雷纳尔多从附近的架子上取来了魔法道具。

那是一条闪着翠色光辉的项链。雷纳尔多将它递到我手上。

[首先是可以保护身体抵御风属性攻击的魔石呐。正好有这个【翠之护身符】在，拿去用吧。效果你知道吗？]

[感激不尽。我有【赤之护身符】所以知道效果的]

[那就好。.....不过，虽说常用的【护身符】有现成的，但其它的魔法道具就得从零做起了啊。小子，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那个，倒是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不如说，

其实我已经有对付那条风龙的办法了。要说不足的话，就是需要用到的魔法消耗甚大这点吧。我打算今天好好回复魔力，明天尝试去挑战一番]

[什么啊，原来是这么回事。真不愧是骑士团长，这么快就找到破局之法了啊。嗯，实力上没有问题的话，只要解决小子你的魔力消耗问题就可以了么……。那么，这边就准备有助于魔力回复量的魔法道具——不，准备储存魔力的道具更好吗……。？]

雷纳尔多揉搓着下巴自言自语道。

思考过一番之后，他抬起头娴熟地行动起来。

[好了。老朽知道要做什么了。来帮忙，小子]

[啊，好的]

他从附近的抽屉里取出不知名的魔石，麻利地加工起来。与魔石的加工一同进行的是对用于镶嵌魔石的戒指的打造。

在雷纳尔多那熟练的技艺之下，魔法道具以惊人的速度被制作而出。

大概过了四五十分钟后，一个魔法戒指便完成了。

[要补充不足的魔力的话，其实还有这种方法]

【魔石『空白』之戒】

寄宿着『』力量的戒指

[这本来是结婚仪式上使用的魔法戒指。是将双方的思念和魔力结合在一起，通过交换的方式缔结羁绊的礼装。但是，如果要将之应用到战斗

上的话也很简单。只要把多余恢复的魔力存储到这个戒指里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挑战迷宫的效率也能提高了吧]

[这、这个是真的好！我能试一试吗.....!!]

[无妨。就当做确认成效，你试一试好了]

得到了如果是在游戏里差不多等于稀有道具的MP回复手段，我不由地兴奋起来。

接着，我将在工作中自然回复的MP注入戒指中。仅仅如此，戒指的名称就改变了。

【次元之戒】

寄宿着『次元』力量的戒指。

变成了跟之前作为对我的『魔法相杀』的对策使用的戒指同类的东西。

不仅仅是增强魔法和 MP 用尽时的紧急手段，应该也能成为应对『魔法相杀』的对策吧。

[真的帮大忙了！这样一来我最担心的魔力问题也解决了！]

[呼。那就再好不过了。既然这样，那老朽就再做几个好了。所幸材料还有剩]

[拜托您了！]

就这样，我们将午后的时间用于魔法道具的制作上。

不光是魔法的问题，装备的问题也解决了，攻略风龙的自信越来越充分。原本都做好要多次挑战的准备了，但现在大有一蹴而就的势头。

想着明天早上就去挑战的我，带着歉意向雷纳尔

多申请暂停工作一天。雷纳尔多很爽快地就同意了
了我的请求。

[嗯。对老朽而言，也是希望小子你越早回到
地上越好。明天你就放心去挑战吧。如果罗德来
这里打探情况的话，老朽就骗她说你出去采买好
了。要是被那家伙知道了，十有八九会为了找乐
子而去碍事的]

而去还主动表示愿意帮我应付罗德。

虽然跟我料想的理由不同，但雷纳尔多也觉得罗
德会成为我攻略迷宫时的障碍。

这样一来我就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迷宫攻略中
了。

[真是非常感谢。我一定会尽快赶回地上的]

[不过，不要勉强啊。一旦死了的话，那就什么都白费了。难关恐怕不止六十六层而已]

只要突破了六十六层，之后的敌人只会越来越弱。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大意。迷宫的构造有多麻烦姑且不论，怎么也是十的好几倍数的阶层，马虎不得。

[谨记在心。在六十层还有不知底细的守护者。我想在那里，一定也驻守着千年前的某位猛者]
[是啊，最大的难关就是那里了吧。要是出来个不听人话的家伙就糟透了。想来，说到千年前最需要注意的人物的话——]

雷纳尔多稍作思考后，道出了那些人的名字。

195. 挑战开始

[首先是曾作为南之『御旗』的诺斯菲。以及那名少女的骑士缇达·兰斯、诺文·阿雷亚斯、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此外便是北之『狂王』罗德。加上她麾下的艾德、涡波、赛尔德拉。战时属这八人名声最为显赫]

这些名字中既有我早已熟悉的，也有从未耳闻的。

在雷纳尔多罗列出的这些危险人物中没有出现使徒和缇娅拉的名字，这不觉让人感到违和。或许她们在千年前并没有现在地上流传的那样活跃。

[如果诺斯菲的三名守护骑士是六十层的守护者的话，你要切记绝对不可与之相战。生前，纵

使罗德与涡波两人合力也不曾击溃一人的事，老朽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似乎缇达、诺文、法芙纳三骑士的强大在千年前也是超群绝伦的。就连『始祖涡波』这等人物也战之不胜，他们那深不可测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话是这么说，其中三分之二现在已经都变成魔石了就是。

[不，缇达和诺文的话已经无需担心了。因为他们两个已经全被我打倒了]

言毕我哼了两声，意气扬扬地向他报告自己的成绩。

不过雷纳尔多并没有立时相信我的话。

[.....你说你把那两个人给打倒了？]

[是、是真的哦？]

[.....啊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用陷阱给阴死了
了对吧？]

[才、才不是！我什么阴招都没使！]

[那就是绑了人质对吧。懂的懂的]

[我是有多不被信用啊!？]

[第一是谋略、第二也是谋略，第三第四为洗脑胁迫，
第五还是谋略不就是小子你的信条来着？]

[不不，从一到五全都是堂堂正正地决胜负来的!]

昨天晚上跟罗德的嘴架现在又打了一遍。

从他们两个的反应来看，『始祖涡波』为人信用度之低真是一目了然。因为过去劣迹的拖累，让我现在不得不花上好一段时间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最后我不得不将自己与缇达和诺文战斗的始终向雷纳尔多和盘托出。因为除此之外根本找不到解除他对我的怀疑的方法。

[——呼。既然是这样，那唯一需要警惕的就只剩下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而已了。除了他之外的人都不会一见到小子就袭击过来的]

[赫勒比勒夏因吗.....]

一听这姓氏很明显就是莱纳的祖先大人。据说现在在地上赫勒比勒夏因家也是骑士名门，应该不会有错吧。

就这样推敲了一番针对六十层守护者的对策，接着今天的工作也临近收尾。

将工房收拾了一番后，雷纳尔多将戒指交付给

我。

这样戒指就有三个了。我先将它们分别戴到食指中指无名指上试了一试。

[那我就走了，雷纳尔多先生。明天的事就拜托您了]

[知道了，这边的事就放心吧。小子你专心挑战迷宫便是]

最后行了一礼，我便动身打算离开工房。

不过，在即将走出雷纳尔多的房子的时候，我又遇到了贝斯酱。看来她一直在这里等到我工作结束。

跟昨天一样，贝斯酱手中拿着点心。

[骑士团长大人，您辛苦了。那个、这个.....]

[多谢啦，你今天也做点心了啊。不过你不用勉强自己哦？做点心很辛苦不是么？]

一边接过她手中的点心，我一边尽可能以开朗的语气说道。

但是贝斯酱却把头摇的像拨浪鼓一般否定说。

[不会的！一点都不辛苦！这都是因为我喜欢才做的，骑士团长大人您千万别在意！.....是的，这都是我喜欢才做的。没错、一直一直、永远永远，我都想这样做下去]

[这、这样啊。是这样就好.....]

她这坚定的语气听得我无言以对。这不是一个小孩子在撒娇，已经与大人的信念无异了。

甚至到了让我在一瞬间将贝斯酱看作与我同龄

的女孩子的地步。

[所以，请让我从今往后一直像这样为您做点心吧。我、只要能这样就满足了]

[那我在这里工作的期间就有劳你了。虽然我迟早会离开『这里』就是了]

[诶.....?]

我不会永远留在这里。将这一点告知贝斯酱之后，她的表情当即黯淡了不少。

比起让她抱有淡淡的期待，不如明确地告诉她，这才是为了她好吧。做出这般判断的我继续讲道。

[抱、抱歉。因为我必须要尽快回到地上才行.....]

[回到地上.....? 离开『这里』.....?]

贝斯酱的表情整个僵住了。她含英咀华般将我的话再三重复。

她这样的表情也仅仅维持了数秒。很快贝斯酱就再次变得开朗起来，并连连点头。

[说、说的也是呢！骑士团长大人毕竟事务繁忙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呢！啊，今天的点心我做了不少，请您带回去吧！以便跟城堡里的人一起吃！]

看上去似乎被她接受了。

但是，那股违和感还是挥之不去。

贝斯酱方才的言谈中混杂着与她年纪不符的成熟感。可能是雷纳尔多口中所谓『还残留着』的东西使然吧。

[直到那一天为止就有劳你了呢，贝斯酱。那再见了.....]

想到与我的接触越多，越会让她遭受千年前的记忆的折磨，我便不由地与她拉开距离。

[是的，您走好。骑士团长大人.....]

就这样，我离开了雷纳尔多的宅邸。

接着，结束了第二天工作的我快步赶回魔王城。路上面对街坊四邻投来的亲切问候，我再度以假笑应之。

回到了魔王城之后，迎接我的是一场小型的茶会。

不知为何，在城堡庭院的正中央摆着一个规格不小的白桌，上面铺好了雅致的桌布，还有一组饱

含历史感的红茶茶具。

而罗德则坐在价值不菲的椅子上，以优雅的姿态品着红茶。

随侍在一旁的，理所当然地便是莱纳了。莱纳以习以为常的姿势端着茶壶站在一边。

[我说你们俩，今天是在干什么啊.....?]

见到我登场，罗德眼眉都不眨一下，依旧以假冒大小姐的扮相品过茶后将茶杯置于桌上。

若是在毫无矫揉造作的状态下，恐怕真正的罗德原本就是一位完美的大小姐。因而现在这副假冒大小姐的模样，其实才是她有意为之的吧。

[你问做什么，不就是野餐喽？因为今天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就一边在庭院里玩一边等

涡涡回来了]

[但是不管怎么看莱纳都不像是在野餐的样子啊.....]

[唉，不管人家怎么邀他一起正常野餐他都不答应呢.....。莱纳坚持说自己不做随从伺候别人的话就不舒服什么的，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看来是莱纳的工作狂性格造就出面前这种扭曲的野餐形式。

再看向他本人，当事人莱纳则是一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的表情。恐怕在莱纳过去的人生里，一直都像这样侍奉着别人吧。一边感叹莱纳那悲哀的人生，我一边将贝斯酱的点心摆到桌上。

[啊，有点心诶。人家能吃点吗？]

[吃吧，本来就是贝斯酱送给你们的当然没关系。

莱纳也坐下来一起吃吧。对这种别人送来的赠礼，好好坐在座位上享用才符合礼仪]

要是直白地邀请莱纳肯定会拒绝，因而我使用他人的好意和礼节相要挟。

[嗯，这倒确实.....]

这一招终于击溃了莱纳执事般的姿态，他坐到了椅子上。

抓住这个破绽，我一把将莱纳手中的茶壶抢过来并倒了满满三杯。

[啊.....]

看到我这番举动的莱纳反而露出了反省自己工

作不力的表情，陷入了自责当中。见到他这样，我带着半分无奈指摘道。

[我说啊，莱纳.....。你现在既不是贵族（赫勒比勒夏因家）的骑士，也不是谁的侍从。而是一个纯粹的探索者啊。不用这么拘谨也可以哦？为什么偏偏要当个劳苦人呢？]

时机正好，我打算试着纠正莱纳的被虐性格。要是让他继续这样下去，总觉得莱纳会因为心神劳累而病倒，让我有些不安。

不过莱纳却摆出极其认真的神情甩出一番不明所以的理论。

[你问为什么.....，地位最低的我负责这些杂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地位最低？莱纳，你居然有这种想法吗。至少我跟罗德可都当你是自己的朋友哦。跟年龄立场都没关系，你是我们对等的朋友]

言毕，在一旁吧唧吧唧地嗑着饼干的罗德也连番点头。

[对等的朋友……。基督，你这话说的可不对。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在等级序列的支配之下的。而『基督』是『始祖大人』，罗德是『王族』，我则是『孤儿院出身的贵族养子』。不管怎么看，我的地位都是最低的不是么？]

莱纳以一副陈述金科玉律的态度说道。

在我心里，本以为共同跨越死斗的莱纳是心意相通的好友，但看来有所不同。莱纳将我看得太高

了。

他的话中甚至透露出一种只要为了我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危险想法。尽管我一直以来都对罗德多加留意，但莱纳的扭曲程度也不小。

当我为了订正与他之间的分歧而挺身欲语时，罗德出声说道。

[莱纳，你这种想法才是错误的。不管始祖啊王啊孤儿啊什么的，跟这种东西都没有关系。我们是平等的。至少在人家眼中，莱纳绝对不是什么地位低下的人——]

罗德讲出了我想讲的话。而且语气相当认真，一反以往那种吊儿郎当的态度，非常稀奇。看来莱纳方才的主张是不能为罗德所容忍的。

[不是不是，这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久疏世事才会这样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平等的。你们两人方才所言全都是天真的幻想罢了。不如说，要是我真觉得自己跟始祖和王对等了，那回到地上之后可就不妙了]

然而莱纳一口否决道。

听到他的话之后，罗德稍稍思考了一会儿，接着浮现出相当温柔的表情。从这份温柔中，我或许感觉到早上的罗德身上那种高贵的气质。

[可能确实是这样呢.....。也许莱纳才是对的。千年前的世界一样给人这种感觉。无论在哪里都存在着阶级、序列、还有差别.....]

[对吧？无论哪个时代都是被阶级和序列支配的。

这可是永远不会消弭的东西]

不过，罗德的高贵气质只是昙花一现，她立马又恢复了平时那种开朗的模样。

[——嘛，既然是没法消弭的东西，那也无可奈何了呢！既然如此，那干脆就从朋友关系飞跃到家人好了！成为家人的话就没问题了吧？没错没错，都是因为莱纳说了些任性的话所以才给你特别待遇的哟？]

[哈？为、为啥会变成这样……？]

[没办法了呢，既然人家是长辈那就得好好让莱纳撒娇才行了呢。也就是说，人家是姐姐，莱纳就是弟弟喽]

[不是，等下。我说真的怎么就会变成这样！？我在地上已经有正儿八经的家人了，用不着你费

心。不如说，我可不想再多个姐姐了啊。是真的，我说真心话！]

[人家说行就是行了哟！家人可是越多越好的嘛！刚才莱纳不是说自己是孤儿出身来着吗！你在孤儿院的时候，难道不是有很多家人的!?]

[那当然、孤儿院的大家都是我的家人来的.....]

[这座城堡就跟孤儿院差不多喽！从今天起大家都是家人了哟！]

[哈、哈啊!?]

如此不讲道理的理论让莱纳目瞪口呆。

[乖哦乖哦~，莱纳。让姐姐喂你饼干吃~]

看来罗德打算强行让莱纳接受自己的娇惯。她将自己手中的饼干喂到莱纳嘴边。

虽然这做法显得稚拙，不过我倒觉得不坏，于是我也模仿起来。

[好滴。那么哥哥我也来喂你饼干吃吧]

[为啥啊!?]]

我把自己的饼干也一股脑儿地放到莱纳面前。
要是莱纳一意坚持贬低自己的话，那我们就惯他惯得更厉害好了。

我们继续伺候一脸懵逼的莱纳。

罗德一边给莱纳揉肩一边在他耳边说 “你想要什么姐姐都去给你买来哟~。” 我则给他的茶杯注满红茶，慰劳莱纳。

感到混乱的莱纳挣扎着说道。

[不、不是，我家兄弟姐妹之间可不是这样啊.....]

我们这种应该是平民家庭的氛围吧。

不过我们就是故意这么做的。这都是为了尽可能地治愈作为贵族的养子被抚养长大而妄自菲薄的莱纳。

但是，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罗德这丫头不光对莱纳，还想对我也摆出姐姐的样子。

她满面春风地纠缠过来。

[不过，麻烦了啊。要是这样的话，那连罗德都成了我的家人了诶]

[一脸嫌弃!？不、不是挺好的嘛。虽说到不了代替涡涡妹妹的程度，哪怕一点也好，就把人家当

成姐姐对待嘛！]

[然而很遗憾，虽然我想要一个像莱纳这样的弟弟，但是像你这样的姐姐就免了.....]

[好一个令人不想得知的残酷事实！为、为什么啊！？人家难道不是个理想的姐姐吗！？可谓 Best of 姐姐不是吗！？]

[连个饭都不会做的姐姐，说实话有点.....]

[你说什么！既然你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做给你看好了！今天的晚饭就交给人家了！]

气得脸颊直鼓的罗德于是起身朝厨房进发。看样子她是当真想要做晚饭。明明除了切菜之外啥都不会。

[莱纳，拜托你照顾一下那个 *** 姐姐]

[啧，真拿她没辙.....]

罗德对跟到她身后的莱纳表示出热烈的欢迎。想象到姐弟一起做料理的情景似乎让她相当开心。

而在后面观望着这一幕的我，叹了一口气后紧紧地靠在椅子上。

这样的时间着实不坏……。

尽管我对罗德的留恋毫无头绪，也没有余裕去详细询问莱纳的过去，但至少可以像这样帮他们一点小忙。

在滞留于『这里』的期间，我希望能够好好守护我们三个人和睦相处的时间。

虽然不知为何，但我渐渐能体会到罗德的心情了。

确实，这样的时间如果能永远持续下去的话，那未尝不坏。

如果留在隔绝于世的『这里』，那这份幸福应该能永远持续下去吧。这点毋庸置疑。

但是，在那条路的尽头什么也没有。

既无法实现罗德的留恋，我也无法帮助妹妹和同伴们，莱纳那扭曲的生存方式也不会好转。什么都没法解决。

所以，我明天要前往迷宫。

纵使罗德不希望我那样做。

这一天——，围着罗德那不像样的晚饭，我们三个一直谈笑到深夜。

于是乎，迷宫生活来到了第三天的清晨。

【Status】

名字：相川涡波 HP293/293 MP945/945 职业：探索者

级别 22

力量 12.55 体力 14.12 技巧 18.57 敏捷 22.96 贤能 19.67 魔力 38.34 素质 6.21

【Skill】

先天技能：剑术 3.79

后天技能：体术 1.56 次元魔法 5.27+0.10 魔法战斗 0.73 感应 3.56

编织 1.07 诈术 1.34 锻冶 0.92 神・铁・锻・冶 0.44

这两天的工作也有了成果，我的锻冶技能顺利成长了。

身体状况和 MP 也处于万全状态。昨天晚上我将

魔力注入了所有的【空白之戒】中，应该储存了远超『表示』的大量魔力。

就算大量使用『Default』和『Distance Mute』，魔力恐怕也不会轻易枯竭。

首先必须将我今天的行程告诉莱纳才可以。我拍了拍在一旁熟睡的莱纳的脸叫醒他。

[起床了，莱纳。已经早上了哦]

[嗯、呜……。——我靠!?]]

一看到我的脸，莱纳吓得差点儿飞了。

因为他吓得就差使出魔法了，搞得我也差点拔剑。

[怎、怎么了吗?]

[不是……，一觉醒来就看到基督的脸对心脏不

太好.....]

[我的脸怎么了？]

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说。以前从没有被家附近的孩子们说过脸长得吓人，也不曾被小动物们避开过。当然我刚才也没有故意冲莱纳摆出一张鬼脸。

莱纳指了指我的头发，接着把手指摆成剪刀的样子比划了两下。

[我说基督，你差不多该剪剪头发了。有点长过头了]

[啊啊，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

来到这个异世界之后，也过了挺长一段时间了。虽说在水晶中的一年间没有成长，但头发的长度

也确实成了问题。

这样的话简直就像——

[说起来，这头发是阳潼的头发来着啊……。一想到这个，就觉得不忍心啊……]

尽管样貌是『涡波』，但这具身体毕竟是妹妹的。想到这是阳潼的头发，就连摆弄刘海的力度也柔和了不少。

霎时间，感到自己变得跟自恋狂一样，脸不由火辣辣的。可能的话还是不要往那边想比较好。

[所以说你能不能不要把这种恶心的台词挂在嘴边啊……。我倒是也知道你的身体是妹妹的来着。然后吧，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不知不觉间感觉你身上女性的氛围越来越浓了啊……]

[诶?]

[虽然可能也有我睡糊涂的原因，但是刚才我起来的时候还以为叫醒的我是个不认识的女人呢]

[怎么会，居然到了这种程度.....]

确实，自从知道了这具身体是妹妹的之后我便越发小心地保养了起来。可能洗脸的次数确实比往常频繁了许多。但就算这样，也不至于被错看成女性的吧。

要说原因的话，应该是出于其他理由。比方说，有可能是在我意识到身体原来的性别之后，便被诱向那边了。

一旦我的『魂』本身也对女性身体予以了认可的话，那『身体』的性状向那边进行变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好，剪了吧。剪回男性该有的发型吧。现在立马就开始剪吧]

我是男的、男的、男的！

想着，我开始在心里反复主张自己是男性的事实。

[不过话又说回来，回到地上的时候多一点女性气质也挺合适的。因为弗茨亚茨十有八九在通缉基督。我觉得改变形象的话行动起来也自由点]

[.....你是要我男扮女装去跟妹妹再会吗？]

[我、我没说到那个份上吧.....。你表情有点可怕啊，基督.....]

[总之你的这个提案没门。反过来显眼一点才更好。虽然弗茨亚茨的追兵会找上门，但是相对地

也更容易跟同伴们汇合了啊]

[啊啊，是这样啊。既然这样，那剪回原来的发型最好。要我现在就帮你剪吗？这种事我已经习惯了所以还挺擅长的呢]

[.....嗯，那就拜托你了]

因为觉得有点可怜，所以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会习惯给人剪发。

接着莱纳便使用『魔力风刃化』将两根手指变作了剪刀，娴熟地开始为我理发。他的技艺是如此娴熟，以至于我立马就理解到他一定是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在为自己那个蛮横的姐姐理发了。

[很好，完美了。跟原来的基督一样]

[谢了，莱纳。那我差不多该出门了。啊，顺带一说，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迷宫来的]

[好、好快啊。这就要去了吗？]

[要是新魔法顺利的话，我想只要一击就能打倒那条龙了]

[哦哦。真不愧是基督啊。不用我跟着去也行吗？]

[今天只是去尝试一下所以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那我今天不看好罗德可不行啊]

莱纳对进展顺利的事感到欢喜，并表示绝对不会让罗德来碍事。

我们各自在房间里做好准备，莱纳一如既往地要去监视罗德，而我这次的目的地则不是雷纳尔多的工房，而是迷宫。以防万一在出发的时候将撤退用的『Connection』设置在了房间里。

漫步于清晨的街道，我前往这座城市的边缘。

为保万全，我展开了『Dimension•决战演算』之后进入了六十六层。

又一次来到了这个空之世界。

而支配这整座天空的，便是那条体型甚于云海的自由的『风龙（艾尔芬里斯）』。

一边迈步于草原，我一边观察风龙的情况。

光是把握风龙从龙首到龙尾的模样就费了好一番功夫。看上去真的就像茶褐色天花板在蠢动一般。

无论何时，都不觉得能赢得了。

但今天，我却带着犯规的招数前来挑战。只要被我接触到，就有将它无力化的自信，胜算这次姑且是有的。

先在六十六层随便走走吧。在我于地上行走的时候，风龙对我完全没有兴趣。正如莱纳所言，只有到了六十五层和六十六层中间的位置它才会袭击过来。

要与风龙战斗的话，似乎只能攀登位于中央的螺旋阶梯了。

之前被破坏的阶梯已经恢复了原状。在迷宫内的物体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自行修复。应该是使用了魔力的『想起收束(Drop)』的一种应用吧。

所以我打算跟之前一样使用阶梯。

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同时在脑海里模拟战斗的场景。按照计划，我打算使用两次魔法就决出胜负。

在进入战斗之前，我开始构筑打算在最开始使用的魔法『Default』，并一点点地向六十五层接近。

还差一点就到了之前被袭击的位置了。

在此之前，我做出宣言。

为了让自己奋起，我向自己宣誓。

[这是第二次讨伐龙了吗.....]

跟第一次不同，这次要依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屠龙。

即使这样我也不能说什么丧气话。哪怕在『最深部之誓约者』的帮助下消除了与妹妹相关的不安，我也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地上。

所以——今天，就在这里，我要杀了这条龙。

连同迷宫一起，用最快的速度进行攻略。

在心中如此发誓过后，我与浮在空中的风龙那双太阳般的龙瞳目光相合。

[好了，那我们就来较量一下吧。——风龙]

应着我的挑衅，遮盖天空的茶褐色巨体自上而下地朝我袭来。

第 6 章. 唯二人的家族

282. 这就是斯诺

抵达了坐落于本土东端的柯尔库港之后，我们立刻前往办理『Living Legend 号』的驻港手续。

不过多亏了有克洛伊小姐的介绍，手续的办理非常顺利。不然的话，像『LivingLegend 号』这样的大型船只肯定要经过相当严格的审查的，但利用克洛伊小姐的立场，这些流程统统被免除了。结束了手续的办理，我们纷纷下了船照各自原本的目的行动了起来。

不过在船上举办茶会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同伴的所在地，所以犯不着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只要直接向克洛伊小姐拜托就好了。

[——诶，您想跟斯诺大人见面是吗……？]

[没错。我必须要尽快和她汇合才行。我和她姑

且算是相识，所以只要告诉她说我来了应该就可以了.....]

[这倒确实，涡波大人和斯诺大人的确是互相认识的.....倒不如说，您二位的关系应该是相当深厚的啊，这点我也有耳闻。不过，就算您再怎么着急、斯诺大人她毕竟是掌管北部战区全域的总司令，我想实在是没办法那么容易就安排——]

[我手上有联合国那边的介绍信来着，用这个的话能不能通融一下呢？]

[这样啊，原来是走了国家那边的正式程序是吗。容我确认一下]

当身边的船员们急急忙忙地装卸着船上的货物时，我将塞拉给我的介绍信递给了克洛伊小姐。她在接过信件浏览起来之后.....脸色变得越来越青。

[诶.....这个是、斯诺大人的『免职令』.....？怎

么会，为什么这么快就……？]

拉丝缇娅拉拜托我将斯诺带走，这当然就意味着要让斯诺从现有的职位上离职。

递给克洛伊小姐的介绍信同时也是命令斯诺和我们同行，并安排人员补充斯诺离去造成的职位空缺的敕令。

[……那个，补充空位的人员似乎是由弗茨亚茨选定的一干人才，请你放心。我听说虽然没有斯诺那样有能，但为数不少所以应该能派上用场的]

[怎、怎么可以……根本没有人能够代替斯诺大人的——]

看来克洛伊小姐因为受到的冲击太大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虽然之前在船上看到她的态度时就意识到斯诺在她心中的地位之重了，不过这种反应怎么说还

是有些反常。我本来是想稳妥地把这件事办好的，但看来还是有点麻烦。

[——克洛伊大人！紧急报告！！]

就在这时，一名男性从街对面连跑带喊地冲了过来。

看上去他并非船队的一员，而是隶属于柯尔库的士兵。

[非、非常抱歉，涡波大人。这件事先放一放.....]

见她那慌张的模样，我只好点了点头并退开一步。

于是士兵立刻向她详述起来。

[之前的那个怪物正从西面向我们这边袭来！虽然数量不是十只而是一只，但也是不可小觑的威胁。现在指挥部那边正在制定以驻守在『圣柯尔库堡』的兵力迎击的计划，可能的话希望克洛伊大人也能参与指挥]

[是那个怪物吗？]

[没错。虽然斯诺大人此前应该是前往迎击了，但好像还是有漏网之鱼。斯诺大人她也还没有回来]

[.....镇静一点。斯诺大人她一定是相信我们的能力，认为只有一匹的话交给我们也没有问题才会有此事态。我们必须回应她的信赖才可以]

克洛伊小姐听完报告之后以镇定自若的表情如此答道。但拥有『Dimension』的我还是能看出她心中的动摇。这座港口城市如今陷入了危机。于是我立刻运用『Dimension』向士兵报告的方向进行侦查——接着很快就发现了目标。

【Monster】Centidreadnought: Rank32

是在空中飞舞的巨型蜈蚣。

这种怪物我以前见过。我和帕林库洛在本土中央战斗的时候，它也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怪物中的

一种。

普通人要和那种怪物战斗的话确实是一件不俗的挑战。Rank32——此等水平相当于十名联合国精英探索者的战力。但这座港口城市此时是否凑得出这般阵容呢。

想到这里，我便拓展『Dimension』开始衡量这里拥有的战斗力。这时，我们身后的古奈尔酱出声问道。

[嗯～，感觉情况不太妙啊。不过在会长看来又如何呢，你掌握的情况肯定比士兵的报告还要详细吧？]

[没错，有大型的飞行怪物正在向这边袭来。方向是西南偏西，距离十五千米，数量为一匹]

看她想要了解情况的样子，所以我就告诉她了
听到我的话，古奈尔连连点头。

[咱就知道。只要跟会长在一起，这种程度的戏

码就少不了呢]

接着，她蹑手蹑脚地拉开和我之间的距离。

正当我为了弄清她话中未尽之意而转头的时候，古奈尔酱已经抱起了正统派公主如脱兔般火急火燎地跑掉了。

[——然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现在！咱这就溜喽、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们了！等咱跑远了就会为了彼此再也不见而祈祷滴—!!]

见她突然狂奔起来，担任护卫的一千人等虽然吃惊但也只好追上去。

总觉得护卫们对古奈尔的突然行动有些司空见惯了。

她逃跑的时机抓的很巧妙，我只能小叹一口气，而缇缇则愤慨地抱怨道。

[啊！那家伙还是逃掉了！……怎么说，涡涡。干脆怪物的问题交给人家解决，你去给她追回来怎

么样？]

说到追踪的话肯定是我来更合适。但我并没有即使做到那个地步也要拉古奈尔同行的想法。

[算了，就放她去吧。看上去她是真的不想应付我们。这次只要知道有从千年前活到今天的人存在就足够了]

[姆姆—。人家倒是非常想让她陪一程的说]

可能是对我的判断感到了不满吧，缇缇气得鼓起了双颊。

[忍忍吧。比起她的事，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处理怪物的问题。仅依靠这里的驻军对付那个怪物可能会有一定的牺牲的]

[好吧。那咱们就随手帮个忙去给它干掉好了]

虽然气得鼓起了脸颊，但缇缇也没有特别纠结。想必她也明白古奈尔酱是真的不愿意陪我们旅行。她很快就投入了讨伐怪物的筹划之中。

[既然这样，那人家这就去给怪物解决掉怎样。对付飞行类的怪物的话，人家比涡涡更合适]

[不用，还是我来吧。之前不是说了再有大型怪物出现的话就让我来主攻的么。正好我也有些事想拿那个怪物来试验一下]

另外，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我还担心如果让缇缇出马的话，这座城市的受害状况可能会很惨。缇缇战斗的余波会有多么惊世骇俗我想都不敢想。所以还是我更适合静谧一些的战斗。

我们三两句话就决定好了作战的方针，然后便打算告诉正在指挥周围的士兵的克洛伊小姐。不过她看上去实在是忙得不得了，所以就麻烦其中一名士兵代我们通报一下。

[——打扰一下，克洛伊大人.....涡波大人说他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涡波大人他？这实在是雪中送炭，只是.....]

麻烦作为客人的我们出面对身为军人的她来说
实在是失体面。

因为理解她的顾虑，所以我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再
摆出『英雄』的模样表演起来。

[毋需多虑，克洛伊小姐。『相川涡波・基督・欧
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正是为了这种
紧急情况而存在的。我此去势在必得。你们没有
必要勉强自己]

我这波表演的是面对危机无法坐视不管的『英
雄』角色。

克洛伊小姐看到我的表演之后先是一惊，接着嘀
咕道。

[又、又是、和斯诺大人一样——]

不过她的惊讶仅仅流于一瞬而已。

很快她就恢复了作为军人的矜持，向我深深地俯
首道。

[那就容我接受您的好意了.....当然，我方的部队也会在后方待机以备不测，毕竟实在不方便全都交由您一人处理]

言及于此，克洛伊小姐用钦佩的眼神仰视着我。那是一双蕴含着某种期待，寄宿着几丝憧憬的眼神。

搞不好她也和喜欢英雄戏码的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属于同类吧。脑海中浮现着这种想法的我冲她点了点头。

[那么我这就赶过去了。毕竟看上去情况很紧急呢]

[明白。正好我们这边的部队差不多也组织好了]说着克洛伊小姐便将士兵聚集起来。只用刚才这么短的时间，她就将驻守在这座城里的士兵召集了起来并完成了迎击的准备。

我一面叹服于她出色的手腕，一面在口头上对附

近的地理状况做了确认，接着便沿着柯尔库最宽的一条大道走了起来。

想当然耳，这是一条可以让全副武装的军队通行的大道。而且，接到克洛伊小姐命令的『要塞』那边也派出了增援的部队加入进来，最终形成了一条如长蛇般的阵列。

我一边想着接下来的打法一边迈步，同时注意到有不少道边的市民指着我议论纷纷。稍稍用『Dimension』确认了一番，结果明白了他们是在议论[那个开拓地的英雄来到了这里]云云。他们投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对英雄参加『境界战争』的期待。

这也难怪，因为此情此景在一般人眼中看来，确实像是我和缇缇在统率军队前进。为了避嫌我觉得还是不要在这里花上太多时间，所以就催促克洛伊小姐她们加快脚步离开城市。

接着我们开始向『Dimension』找到的最适合迎击的平原移动。因为士兵们的素质优异，所以没用多久就抵达了目的地。

就这样，部队在距柯尔库西南方向一千米的位置处排兵布阵。

[——克洛伊小姐。就在这里准备迎击吧。大家请在后面做好准备。我先去同它战斗，如果有什么不测，到时候就有劳了]

[我明白了。涡波大人]

我缓缓地迈步离开了排好阵型的军队。虽然刚才我拜托克洛伊小姐如果有什么万一到时就有劳协助，但说实话根本就不会有她们出场的机会。就算真有什么不测，那也是缇缇出场帮忙，然后整片平原从地图上消失罢了。

我一边前进一边仰望天空。

我对怪物飞行的方位有着精确无比的把握。

它现在的位置和所处的高度、飞行的速度、抵达这里的时间点、可能会成为不确定因素的风向和风速、温度和湿度、等等等等全都在『Dimension』的掌握之下。

我一边分析这些信息，一边确认接下来要使用的魔法和装备。

对把这个问题当做一大危机的军队来说可能有些失礼，但这场战斗于我而言只不过是与艾德战斗之前的热身运动罢了。

[——次元魔法『Shift』]

我最近刚获得的魔法『Shift』。

我将它那可以引发捩转的魔力丝线缠绕在右手上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上。这样一来——

[——魔法『次元斩裂剑』]

——曾几何时的高难度魔法现在用起来也是轻而易举了。

跟帕林库洛战斗的时候，这一招是需要相当的精力和大量的魔力才能使出来的，但现在却如此驾轻就熟。看来服用大量魔石之后，对我已有的魔法也产生了不俗的影响。

[很好，感觉不错。剩下的就是装备的契合度了] 时机正好，一道巨大的黑影出现在天边。

Centidreadnought 出现的时间跟我预测的分毫不差。

我逐渐提高前进的速度，在平原上驱驰起来。在奔跑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到敌人身上，而是投向了自己身上的装备。准确来说是穿在我手脚上的——【Chrome Glove】和【Megistus Boots】。

两者都仿佛是被我一直使用至今的装备那样趁手。

用于缝制手套和靴子的魔石的丝线对我的魔力

起了反应。

这让我的动作变得更加轻盈。

双脚拔地时感觉更加有力，握剑的手感也上了一个层次。

我一面在心中默默地感谢艾利巴茨的关照，一面提高奔跑的速度。

只用了一瞬间，天边的黑影就变得轮廓分明，我已经可以清楚地用肉眼看到天边那只巨大的蜈蚣了。而这对它来说也是一样，Centidreadnought张开充斥着宛如利爪般锋利的獠牙的血盆大口，冲着作为它敌人的我纵声长啸。

以此为号，我也蹬了地面一脚——一跃而起。

这是一种既有急行跳远的感觉又兼具跳高意义的行为。

但它的效果绝非现代常识能够衡量的。我的跳跃力经过异世界的『魔力变换（Level Up）』已经

升华到了其它的次元。而且还伴之以异世界魔法的力量。

[——魔法『Default』!]

我将犯规手段化作了这既是跳高又是急行跳远的行为的助力。

通过对空间的扭曲和压缩，一个普通的跳跃立时升华为堪比瞬间移动的移动手段。

就这样，仅在一刹那间，原本距离整整一千米的 Centidreadnought 已是近在咫尺。与此同时，蕴含魔法力量的剑划出了一道白色的弧线。

我首先冲 Centidreadnought 的腹部使出一记横斩，就这样将它那庞大的躯体一刀两断。当然，剑闪远远不止于此。接在第一剑之后，我又从各个方向挥出十余计斜斩。

不仅未能抵抗，就连发出悲鸣都做不到的敌人就这样自高空坠落。

在它陨落之际我仍然在不断释放斩击，等到敌人的身体触及地面时，它那巨大的身体已经被我切成了上百段。

随后咚地一声、我也落到了地面。

着陆的冲击从双脚一直传到头顶。但是多亏了我这结实的身體和【Megistus Boots】的加护，冲击还不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呼。一切顺利真是再好不过]

我仔细审视起自己用一口气的功夫打倒的怪物。被我大卸百块的 Centidreadnought 仍然活着。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Shift』和『次元斩裂剑』只是引发空间错位的魔法，并不具备物理层面的攻击力。因此我做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将敌人身体斩断，而是通过空间的错位扰乱它飞行的感觉。

如果 Centidreadnought 能够对身体的错位进行

正确的计算并予以适应的话，那么它是可以继续活动的，但看上去它并不具备这样高的智能。

结果只剩下头部还完整的 Centidreadnought 只能趴在地上可怜兮兮地呻吟着。

[话说，我应不应该结果掉它呢.....? 算了，机会难得就保持这样好了.....]

虽然看上去有点可怜，但据说这家伙是数度袭击城市的凶恶种类。

正所谓物竞天择，这次碰到我只能算它运气不好，做出决定后，我便待在它身边等待克洛伊小姐一行的到来。

看到 Centidreadnought 自天边坠落之后，克洛伊小姐立刻统领所有的士兵朝这边赶来。接着，看到了怪物的现状，克洛伊小姐惊讶地问道。

[涡、涡波大人.....敢问这到底是.....?]

[我用次元魔法把它的身体给分割开了。像这样

保持它活着的状态加以捕获不可以吗？]

[您说捕获是吗.....？确实、如果能抓到活的那真是大有裨益。这样就能调查这个棘手的怪物的弱点了。不过，我们这边也是第一次捕获它，也不清楚能否把握好就是了.....]

带着危机被化解的安心感，克洛伊小姐和我谈起了事后的处理。

然而在我们谈话的途中，在一旁一脸好奇地打量着 Centidreadnought 的模样的缇缇却突然抬头望向了天空。她的反应就像机敏的小猫一样。

缇缇感受着吹动平原的风，露出相当严肃的表情。

自我们来到地上之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露出这种表情。

[——涡涡！]

接着，她高声喊出我的名字。

居然会有让缇缇摆出这种表情的存在，吃惊之余我中断了和克洛伊小姐的交谈，将注意力投向她那边。

[发生了什么?]

[有个跟人家同水准的飞行能力者正在朝这边赶过来!!]

[跟缇缇同水准? 哪个方向?]

因为战斗已经结束所以我缩小了『Dimension』的范围。我本想再次拓展，但却遭到了缇缇的否定。

[没时间用『Dimension』确认了! 总之你做好准备!]

丢下这句话之后，缇缇便张开双翼冲上了天穹。因为缇缇剧烈的加速，一道暴风随着她扶摇直上。

接着她之后，又有一道暴风席卷而来。这次是跟

Centidreadnought 出现时一样的方向——那是一道横向流动的暴风。

[快快停下！来者何人！]

一个小型物体以凌驾于 Centidreadnought 的速度自天边踏将而来。

缇缇挡在该物体的行进方向之前纵声呵止。

随着一道急刹车，突然出现的存在静止于空中。

所有人也终于得以看清该物体的姿态。

[翠色的辉翼……？偏偏在这种时候……！]

那是一道令我十分怀念的声音，也是令我眼熟的面容。

少女的背后伸展着一对青色的翅膀。跟缇缇的羽翼不同，她的翅膀酷似龙种。在那对翅膀之下的，是重叠掩映的民族服饰和庄严肃穆的披风。

少女留着一头淡青色的长发。乍看之下有些慵懒的樱色眼瞳中确实地寄宿着炽热的意志。

我立刻同缇缇喊道。

[住手、缇缇！她就是斯诺！斯诺·沃克！她不是我们的敌人！！]

为了让双方都听到我的声音，我在地上扯着嗓子大喊。

一听到我的话，缇缇立马叨咕了一声[原来如此]，而她的战意也随之萎靡下来。而斯诺则因为惊讶而张大了嘴巴。

[——诶？]

斯诺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很显然斯诺并没有理清现场的状况，于是克洛伊小姐也跟着说明起来。

[斯诺大人！欢迎您回来！不过您已经没有必要那么着急了！斯诺大人的朋友、涡波大人他已经将敌人解决了！！]

听到同僚的话，斯诺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眼前的光

景并非幻觉，她一点点地摆脱了呆若木鸡的神态。

[诶、诶……？这？这是……？]

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过疑问词之后，斯诺啪嗒啪嗒地扇动翅膀开始降落。

接着，双脚着地的她缓缓地向我接近过来。

——就这样，在此时此刻、时隔一年的岁月，青色的龙人少女斯诺·沃克终于和我再会了。

斯诺仿佛是在确认一般唤出我的名字。

[涡、波……？]

[没错，是我。抱歉了，斯诺。来的这么迟]

我也念出她的名字，并向她致歉。

即使有千言万语，我仍然觉得自己最先应该做的就是向她谢罪。经由斯诺在下一刻满溢而出的泪水，这份想法的正确性也得到了验证。

斯诺的双眼盈满了泪水。

在此时的她眼中，可能只容得下我的存在了吧。
就像丧失了除此之外的语言能力一般，斯诺不停地重复着我的名字。

[呜、呜哇啊啊、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涡、涡波——! 涡波涡波涡波! 我的涡波! 是涡波啊啊啊啊——!!]

斯诺哭着、喊着、呜咽着，来到了我的面前。

[呜、呜呜……! 一直以来! 我、一直以来都相信着涡波会回来的! 因为我跟涡波发誓不会再放弃，所以这一年来我都相信着涡波然后不断地努力着! 我真的、超级超级努力了——!!]

从这份哭喊中，她这一年的辛苦便可见一斑。

不过，斯诺性格的另一面似乎也被周围的同僚们窥见了。

[斯、斯诺大人……!?]]

以克洛伊小姐为始，众多士兵因为看到自己司

令的丑态而大惊失色。从他们的反应来看，想必斯诺是第一次在他人面前展露自己不成器的模样——这也让我明白了斯诺这一年里有多么出色地坚持战斗。

所以我根本无法拒绝她的拥抱。

[涡波、给我奖励！来摸摸头！摸头摸头摸头！好好摸摸我的头、夸夸我!!]

既然她的哭喊淤积了整整一年的份量，那么她的撒娇也一样是一年份的。

斯诺完全倚靠在我身上，自下而上地望着我索求着。

这我当然不能拒绝。

可是话虽如此，众目睽睽之下，我也实在不能不顾形象——

[好、好好好，我摸我摸。你看，我在摸了哦。所以拜托你稍微冷静一下好吗。不是，我知道都是

我不好.....! 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能再冷静一点就帮大忙了.....!]

我为了安抚她的情绪开始抚摸斯诺的头。

话说周围的视线好扎心。

不过，只有缇缇带着好奇的表情从天上落下来。

[哦、嚯~? 感觉这个女孩子相当有意思呢。亏人家刚才吓了一跳。不过、唔—.....。总觉得跟赛鲁多拉有点.....不对不像啊。性格上差得太多了。不如说跟人家更相似呢]

在此期间，斯诺仍旧死死地抱着我撒娇。因为斯诺的怪力，我几欲被压倒在地，不过还是拼命维持着站姿。

[涡波! 诶嘿~、诶嘿嘿嘿~!]

[嗯，厉害厉害。真了不起。你很努力了呢。斯诺。我说的都是真心的]

这是我发自真心的对斯诺的称赞。

离别之际，我跟斯诺说了之后的事就拜托她了。根据拉丝缇娅拉的话听来，斯诺很出色地完成了我的委托。而且不仅如此，斯诺还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拼命努力，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职尽责。

既不曾驻足不前也没有任何懈怠，她始终都在向前迈进。

——那·个·斯·诺·居·然·做·到·这·个·地·步。

因为有些感动，所以我持续不停地抚摸着斯诺的脑袋。

而克洛伊小姐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她战战兢兢地走过来问道。

[斯、斯诺大人.....您跟这位到底是.....]

[嗯！他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老公哦。诶嘿嘿~]

斯诺满面春风地给出了回答。

她擦了把眼泪、用相当不成体统的面容笑着跟自己的部下炫耀起来。

我想，这应该就是斯诺用一年时间塑造起来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的瞬间了吧。

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也无可奈何。

因为斯诺塑造的那份威严跟她实在是太不相衬了。

不过在克洛伊小姐她们看来则完全相反，她们只会觉得斯诺现在的模样跟她不相衬吧。克洛伊小姐抬高了音量迫近过来。

[老公!？请、请您不要开玩笑！]

[诶、诶？我没有开玩笑唷？克洛伊也知道在开拓地上演的那则英雄谭不是么？涡波就是把我从束缚中拯救出来的人。是把家族啊婚约者啊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都打飞的人。所以说，他是我老公。诶嘿嘿~]

在过去被封印的爱称就此复活，斯诺也借此跟大家介绍起我来。

这果决的口气虽然证明了斯诺情绪的正常化，但也让周围的人因为震惊而说不出话。

不过，虽然全场都噤声不语，但唯有一人面露愠色。距离斯诺最近、也是最敬爱斯诺的克洛伊小姐狠狠地瞪着我。

[百闻不如一见、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天然小白脸英雄『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吗——！]

嗯。这把不妙了。

虽然我是想尽可能地满足斯诺的撒娇的，但差不多也到极限了呢。

[呐呐，涡波。我们两个去好好聊聊吧、好～好好地聊一聊！来听听我这一年的努力吧！听完之后来夸夸我！夸我夸我夸我！然后重新迷上我！可能

的话干脆直接结婚好了！不如说来生孩子吧！！]

而且斯诺这边在各种意义上也是限界突破了。

[好、好了好了，拜托你再冷静一下、斯诺。深呼吸、快深呼吸。你再说下去我的社会地位差不多就要粉碎了。真的超不妙的]

[诶、我很冷静啊？我很冷静哦，所以咱们赶紧回柯尔库吧？]

等不及和我聊天的斯诺兴致勃勃地打算赶紧回到柯尔库。

[不不，在那之前还有很多事得处理呢。比如说那边那只怪物的问题]

我指着动弹不得的 Centidreadnought 说道。

听完我的说辞，斯诺在犹豫了片刻之后，缓缓地
向它接近过去并挥下一拳。

[.....嘿！]



只听吧唧一声，Centidreadnought 的脑袋就被砸烂了。

[啊]

[好的，搞定了。工作结束。所以赶紧回柯尔库去吧。让我们在那儿好好聊聊]

怪物飞溅而出的鲜血洒在斯诺脸上，不过她毫不在乎地笑道。

如此决绝的行动让除我以外的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确实有所成长，但斯诺还是有不少地方还是老样子。

话说，为什么我的同伴都这么擅长这种会让人汗毛倒竖的恐怖行径呢。

虽然我已经习惯了，所以面对这种程度的事不会产生动摇就是了.....

斯诺牵起见怪不怪的我的手，在众多的士兵的拥

簇下开辟一条通路往柯尔库走去。在途中她还不忘以上司的身份嘱咐克洛伊小姐。

[对了，从今天开始所有人不许擅自进入我的房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敢违背的话就处以极刑。而且我会哭的]

[斯诺大人会哭!?不不，就算您说不许进入、可是接下来还有怪物讨伐的报告书以及招待塞斯提亚和历基亚国公主的事情要处理啊!]

如此不讲道理的命令让克洛伊小姐大为惊慌。

[嗯～。那就到早上为止好了。到明天早上为止，务必要贯彻这条命令，拜托了。特别是晚上，晚上绝对不可以进来!]

[斯诺大人，请您发言注意一下分寸！您可是『柯尔库』的最高领导人、是肩负『南方联盟』之一切的总司令、为所有人所憧憬的『英雄』啊!!]

为了阻止过分率性而为的斯诺，克洛伊小姐可以

说是相当拼命。

从她的语气和表情来看，她是真的不惜拼尽全力也要让斯诺回归以往。

然而，斯诺的反应却是——

[诶、那、那样的话。嗯……]

斯诺嘀咕了两声，在迷茫了一会儿之后，可能是终于厌倦了思考吧，她又露出了笑容。

[那、那这样吧，什么总司令什么英雄我都不干了算了？]

——她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表示说要就此辞职。

[斯诺大人啊啊啊啊啊啊——！？]

克洛伊小姐惨叫、整支部队也一片哗然。

毕竟自己的英雄在自己的面前表示说不想再做英雄了。会有这种反应也难怪。

在一阵哀嚎中，我仅仅只是感到了怀念。

这是和拉丝缇娅拉再会时未能体会到的心情。

这才是斯诺。

既倦怠又奔放还有逃亡癖、本质上就是个废人。

这样才符合她的风格。

我当然知道此时应该帮一帮克洛伊小姐她们。

只是，想到终于有一名同伴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我不觉莞尔一笑。